

心灵驿站
13
经典特选

八十天环游地球

[法] 儒勒·凡尔纳◎著 庞冬◎译

中国妇女出版社

COL 中文在线

作者简介

儒勒·凡尔纳（1928—1905），法国小说家。早年在巴黎学习法律，后从事文学创作，写有多部科幻小说。代表作有《格兰特船长的儿女》《海底两万里》《神秘岛》《地心游记》《八十天环游地球》等。其小说故事生动，幻想多有科学基础，许多预想为后来的科学发展所证实。

内容简介

福格和改良俱乐部的会友以2万英镑为赌注，打赌可以在80天内环游地球一周。随后福格带着仆人“万事通”，从伦敦出发，开始了不可思议的环球旅行。一路上，他们历经各种困难和挫折，最终在没有飞机和远洋巨轮的19世纪，竟然实现了天方夜谭般的绕地球一周。福格不仅在打赌中获胜，而且收获了爱情。本书集科学知识、创造力、艺术性和趣味性于一体，在全世界拥有广泛的读者。



400-800-8350

封面绘画：李飞锐 指导教师：吕江

美术指导：宝贝计画绘本儿童美术

官方网址：www.bbjhart.com



宝贝计画微信



宝贝计画APP



宝贝计画微博

八十天环游地球

[法] 儒勒·凡尔纳 著 庞冬 译

中國婦女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八十天环游地球 / (法) 凡尔纳著; 庞冬译. --北京: 中国妇女出版社, 2015.7
(心灵成长经典伴读)
ISBN 978-7-5127-1099-3

I. ①八… II. ①凡… ②庞… III. ①科学幻想小说—法国—近代 IV. ①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107956号

八十天环游地球

作者: [法] 儒勒·凡尔纳 著 庞冬 译

责任编辑: 门莹

封面设计: 尚世视觉

责任印制: 王卫东

出版发行: 中国妇女出版社

地址: 北京东城区史家胡同甲24号 邮政编码: 100010

电话: (010) 65133160 (发行部) 65133161 (邮购)

网址: www.womenbooks.com.cn

经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欣睿虹彩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150 × 215 1/16

印张: 15

字数: 190千字

版次: 2015年7月第1版

印次: 2015年7月第1次

书号: ISBN 978-7-5127-1099-3

定价: 26.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错误, 请与发行部联系)

001_	第一章	菲利亚·福格雇用万事通
007_	第二章	万事通相信自己会梦想成真
011_	第三章	一场让福格付出昂贵代价的谈话
019_	第四章	福格吓呆了万事通
023_	第五章	伦敦市场上出现了新股票
026_	第六章	警探菲克斯焦急万分
031_	第七章	只查护照将一无所获
034_	第八章	万事通或许是个“大嘴巴”
038_	第九章	福格顺利到达孟买
044_	第十章	万事通从寺庙中“杀出重围”
049_	第十一章	福格斥巨资购买坐骑
058_	第十二章	福格一行密林探险
065_	第十三章	万事通再次证明勇敢者会 交好运
072_	第十四章	福格穿过美丽的恒河山谷， 却无心看风景
079_	第十五章	又损失了几千英镑
086_	第十六章	菲克斯大智若愚
091_	第十七章	从新加坡到香港的旅途见闻

- 098_ 第十八章 菲克斯和万事通各怀心事
- 104_ 第十九章 万事通对主人忠心耿耿
- 112_ 第二十章 菲克斯与福格狭路相逢
- 120_ 第二十一章 班斯比差点儿失去200英镑奖金
- 129_ 第二十二章 万事通领会到，出门在外必须带点儿钱
- 135_ 第二十三章 万事通的鼻子变得特别长
- 142_ 第二十四章 太平洋见闻
- 149_ 第二十五章 旧金山大会走马观花
- 156_ 第二十六章 乘坐太平洋铁路快车
- 161_ 第二十七章 万事通上了一节传奇的摩门教史课
- 168_ 第二十八章 万事通无法说服众人
- 178_ 第二十九章 联合铁路怪事频发
- 186_ 第三十章 菲利亚·福格尽职尽责
- 194_ 第三十一章 菲克斯帮了福格一把
- 202_ 第三十二章 福格不惧恶劣天气
- 208_ 第三十三章 福格处变不惊
- 218_ 第三十四章 万事通抓到了讥讽菲克斯的机会
- 222_ 第三十五章 万事通迅速去执行福格的指令
- 228_ 第三十六章 福格股票止跌大涨
- 233_ 第三十七章 福格虽然没有赢得金钱，却收获了幸福

第一章 菲利亚·福格雇用万事通

伯灵顿花园塞维尔街7号住宅，曾经住着英国已故的演说家施尔顿¹，到了1872年，这里易主为菲利亚·福格先生。这位福格先生一直努力避免受到关注，然而，他恰恰又是伦敦改良俱乐部中最引人注目的会员。

问及福格的详细情况，人们多半会摇摇头，因为与有名的施尔顿相比，他实在是个神秘人物。除了知道他是一位出入英国上流社会的绅士外，大家对他所知甚少。

光看他的脑袋，有人将他比作诗人拜伦²，低头再瞧瞧则不禁哑然，福格可不像拜伦是个瘸子。再说，这要是活了1000岁也不显老的拜伦的话，那么此拜伦与彼拜伦的区别就在于前者的胡子多了些，脾气少了点儿。

很显然，人们可以确信福格是个地道的英国人，至于他是不是地道的伦敦人，就没有多少人敢打包票了。他从来都不会出现在伦敦的交易所、大小银行以及伦敦商业区的任何一家商行，也不曾在伦敦的任何一个港口或是码头，看到属于菲利斯·福格的船

1 施尔顿（1751—1816），英国剧作家，代表作有《谣言学堂》《评论或排练的悲剧》等。

2 拜伦（1788—1824），英国诗人，著有《唐璜》《恰尔德·哈罗德游记》《该隐》等。因脚畸形，常受到其母亲的嘲讽。

只。在伦敦的任何一个行政管理委员会都不见他的身影。不论是各种律师协会，还是伦敦四法学会¹的中院、内院，林肯院或是格雷院，都和他没有什么交集。他也从未在大法官法庭、女皇御前审判庭、财政审计法院和教会法院参加过诉讼。他不是企业主，也不曾经商或者务农。英国皇家学会的会员名单里没有他的名字，伦敦学会也难觅他的踪迹。他没参加手工业者学会，也没有加入罗素²协会。他既不是西方文学会的会员，也不是法学会的骨干，更非仁慈的女王陛下亲自主持的科学艺术联合会在册人员。总而言之，从亚摩尼卡学会到以消灭害虫为己任的昆虫学会，在英国首都充斥着林林总总、各式各样的社会团体，福格先生却独善其身，一律不予青睐。

不过，有一个例外，福格参加了改良俱乐部。孤僻古怪的福格，居然能参加改良俱乐部这样高级的俱乐部？这可真叫人吃惊。对此，有人给出了解释：福格的入会推荐人是巴林兄弟³。他之所以能够赢得巴林兄弟的信任，靠的正是他的信誉。他一直在巴林兄弟开办的银行存款，而且他出具的支票从来都是按时付账的。

福格是个有钱人吗？当然是，这毫无疑问。至于他是怎么成为有钱人的，没有人能回答，即便是消息最灵通的人也搞不清楚。这事只有福格自己知道，想知道答案的话，可以去找他问问。他从不挥金如土、肆意浪费，也从不嗜钱如命、吝啬贪婪。当他听说哪里的慈善事业需要资助时，总愿意乐此不疲地伸出援手，但都是默默

1 英国检定律师的机构，也是出庭律师设立事务所的地方，位于伦敦市中区。

2 罗素为英国自13世纪起的一个名门望族，16世纪时获得公爵头衔。此处指英国政治家约翰·罗素（1792—1878）。其后代威廉·罗素（1872—1970），是我们熟知的英国数学家、逻辑学家和哲学家。

3 英国19世纪著名的金融家，在伦敦开设了一家很大的银行，享誉金融界。

支持，从不留名。

简而言之，这个英国绅士可算是最不爱交际的人了。福格沉默不语的行事风格，使他身上充满了神秘气息。他的生活又极其规律，总是循规蹈矩，分毫不爽，这更激起了很多人的好奇。

福格有没有出去旅行过？或许有吧。要知道，他比任何一个人人都了解世界地理，甚至很多偏僻的地方他都似乎了然于胸。有的时候，俱乐部会流传一些关于旅行家失踪或是迷路的传言，他只需要寥寥数语，就可以点破迷局，使人茅塞顿开。事情的结果往往不出其所料，就像他有未卜先知的能力一样。可以这样说，他肯定有过周游各地的经历，至少是精神上的周游。

但是，有一点大家很确定，那就是福格这么多年来从没离开过伦敦。对他稍有了解的人都可以证实，福格没在别的地方待过，除了他每天都要走的从家到俱乐部的那条路。

看报纸和打惠斯特牌¹，是福格唯一的消遣活动。天性决定了他适合玩这种安静的游戏，因此他常常是牌桌上的赢家。不过，他从来不会把赢来的钱归为己有，而是全部投入慈善公益事业中。此外，有一点需要说明，福格从来不计较输赢，玩牌纯粹是为了消遣。对他而言，打牌是一场竞技，一场与困难的角力，只是不费什么气力而已。打牌不会让人感到疲惫，倒是很契合福格的性格。

很多人都清楚，福格形单影只，没有妻小——现实中老实巴交的人比比皆是；他也没有亲戚朋友——这就不是常见的情况了。很少有人出入过他在塞维尔街的宅院，只有他一个人住在那里。人们也不会谈论他的个人生活。他的家里只有一个仆人。他的午饭和晚饭都在俱乐部解决，每天都是准点就餐，而且每次都在固定的房

1 一种扑克牌打法，4人玩儿，2人一组。

间和固定的餐桌前吃饭。没人见到过他请俱乐部的其他会员或是外人吃饭。改良俱乐部为会员准备有舒适的卧室，福格从来都不用，而是按时在晚上12点整回家睡觉。一天的24个小时中，他待在家里的时间是10个小时，其间他或者在睡觉，或者在进行睡觉前后的梳洗。在俱乐部的时候，他也会活动一下，不过是在回廊上踱踱方步，要么就是在俱乐部里铺着镶花地板的过道里来回转悠。装着蓝花玻璃的拱顶，构成俱乐部回廊的上部，下部则是由20根希腊爱奥尼式红云斑石柱支撑着。在午餐和晚餐时间，俱乐部的餐厅、食品贮藏室、食品供应室、鲜鱼供应室和牛奶房，会给他送来色香味俱全的美味佳肴。身着黑色礼服、脚踩厚绒软鞋、态度恭顺的服务人员，会在产自萨克斯的漂亮桌布上放置一套造型别致的瓷器餐具，拿出珍贵精美、式样古朴的水晶杯供他品尝佳酿，譬如西班牙白葡萄酒、葡萄牙红葡萄酒或是掺着香桂皮、香蕨和肉桂的粉红葡萄酒。为了保持他所喝的冰镇饮料清凉可口，俱乐部还专门从美洲湖泊运来新鲜的冰块。

过着这种生活的人即便被称为怪人，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这样的古怪别有一番乐趣。

福格在塞维尔街的住宅尽管算不上富丽堂皇，却也舒适有加。由于主人的作息规律总是一成不变，因此很少有什么需要仆人做的事。不过，对家里唯一的仆人，福格要求他必须守时有序，按部就班。在10月2日这一天，福格将他的仆人詹姆斯·福斯特辞退了，原因很简单——主人刮胡子要用华氏86度（30℃）的热水，福斯特送来的却是华氏84度（28.9℃）的水。

这会儿，福格在等着接替福斯特的新仆人，他估摸着来人应该在11点至11点30分之间到来。他像受检阅的士兵一样，笔直地端坐在安乐椅上，双脚并拢，双手扶膝，昂首挺胸，盯着正在走动的挂

钟指针。这只挂钟十分精密复杂，能够同时指示秒、分、小时、日期、月份和年份。按照往常的习惯，11点半的钟声一敲响，福格就该出门去改良俱乐部了。

就在这个时候，坐在小客厅里的福格听到了外面传来的敲门声。

已被辞退的仆人福斯特走了过来。

“先生，您要找的新仆人来了。”他说道。

说话间，一个30岁左右的年轻人跟着进来，恭敬地给福格敬了个礼。

“你来自法国？该不是叫约翰吧？”福格开口问道。

“噢，不，先生，我叫让¹，希望您不会介意，”年轻人答道，“大家给我起了个外号，叫我‘万事通’。根据这个名字您应该就能猜到我这人很会办事。先生，我认为自己还算是个诚实的人。不过坦率地说，我其实经历非常丰富。我当过流浪歌手，在马戏团做过演员，能像莱奥塔尔那样施展高空特技，也能像布隆丹那样在钢丝上翩翩起舞。后来为了更好地发挥我的才能，我还担任过体育教练。再后来，我在巴黎消防队里升到了队长一职，参加过多次扑灭大火的行动，这些记录到现在还保留着。不过，如今我离开法国已经有5个年头了。因为我想体验家庭生活的滋味，就在英国为他人当家庭仆人。最近，我正在找工作，听说您是英国生活最有规律、最顾家的人，就跑到您这里来。但愿能够在府上过几天安稳日子，忘掉过去的一切，包括我的名字万事通在内……”

“万事通这个名字很对我的脾气，”福格说道，“我从介绍人那里了解了你的履历，知道你身上有不少优点。你清楚我对仆人的要求吗？”

¹ 英国人名中的“约翰”，在法语中称作“让”。

“清楚，先生。”

“那好，看一下你的表，现在几点？”

万事通从裤腰上的口袋里掏出一只大银表，答道：“现在是11时22分钟。”

“你的表走慢了。”福格说道。

“抱歉，先生，我想是您弄错了。”

“你的表慢了4分钟。不过不要紧，你能记住慢的时间就好。行了，从现在起——1872年10月2日星期三上午11时29分，你就是我的仆人了。”

言毕，福格从椅子上站起来，机械地用左手把帽子戴在头上，一言不发地出了门。

万事通先是听到一次关门声：这是自己的新主人走了；接着，他又听到了第二次关门声：这是自己的前任——福斯特走了。

此刻，塞维尔街的宅院里就剩下万事通一个人了。

第二章 万事通相信自己会梦想成真

“毋庸置疑，我曾在杜莎夫人蜡像馆见过这样的‘好好先生’，”万事通若有所思，“他们简直同我的新主人一样！”

需要提示的是，那些“好好先生”都是蜡像，深受伦敦市民的喜爱。这些蜡像除了不能言语，看起来与真人无异。

在看到福格的瞬间，万事通已经匆匆但不失认真地打量了他今后的主人。他约莫40岁，容貌尊贵且俊朗，身材高挑，前额宽阔，连太阳穴处都没有皱纹。但他脸色苍白，毫无血色，长着一口好牙。他似乎最大限度地表现出“动中有静”这个词，这种人的长处恰恰在于说得少，而干得多。冷静、安详，眼睛明亮，眼皮不随便眨巴，像极了那些经常遇见的镇定自如的英国人，也是安吉莉卡·考夫曼¹笔下带有学究气质的英国人的典型。纵观这位绅士生活的各个方面，他给人留下了这样的印象：四平八稳，冷静沉着，像勒鲁瓦²或厄恩肖的秒表那样精确。菲利亚的确是精确的化身，这一点可以从他手脚的动作看出来。因为人类和动物一样，四肢是表达感情的器官。

福格绝对属于循规蹈矩之人，从来都不会慌里慌张，总是做足了准备，从不多动一下，多走一步。走路也是一样，从不多迈一步

1 安吉莉卡·考夫曼（1720—1807），瑞士著名女画家。

2 勒鲁瓦（1717—1785），法国著名钟表匠，现代钟表之父。

路，能抄近道则抄近道。他绝不抬头多看一眼天花板，也从不做多余的动作。少有人见他慌乱过、激动过。他仿佛是世上最沉得住气的人，但他从未耽误过一件正事。他离群索居，不喜欢参加任何社交活动。因为他觉得，只要与他人交往，就会发生矛盾，而发生矛盾就会耽误事情，因此他也不与任何人发生矛盾。

而人称万事通的让，则是个土生土长的巴黎人。到英国这5年来，他始终在伦敦当仆人，始终也没遇到一个令自己满意的主人。

万事通绝不像弗隆丹¹或马斯卡里尔²那样的人。他们昂首挺胸，装模作样，目光呆滞，百无聊赖。我们的万事通却是个好小伙，他模样长得还算周正，嘴唇微微翘起，好像时刻准备尝东西或亲什么的样子。他长着一颗可爱的圆脑袋，性格温顺而殷勤。他有一双蓝眼睛，红光满面，圆脸胖乎乎的，胖得自己很容易看清自己的颧骨。他身材魁梧，膀大腰圆，肌肉发达，力大无穷，这得益于他年轻时经常锻炼身体。他还有一头乱蓬蓬的褐色头发。如果古代雕塑家精于密涅瓦³18种打理头发的方法，那万事通就只会一种：草草了事。

稍微谨慎点儿的人都会认为，感情外露的万事通和他的新主人菲利亚·福格的性格合不来。万事通能否成为他主人所要求的那种精确无误的仆人呢？用过之后大家才会知道。万事通年轻时四处奔波，现在十分渴望停下来歇歇脚。他听人说英国的绅士都一板一眼、沉着冷静，于是便跑过来碰碰运气。可直到现在，命运之神尚未眷顾于他。他换了十多户人家，却没在一处扎下根来。那些主人或性格古怪，变幻无常；或追求刺激，东奔西跑，无一适合万事

1 法国18世纪喜剧中的丑角。

2 法国17世纪著名剧作家莫里哀居中的丑角。

3 罗马神话中的智慧女神。

通。他的最后一位主人是朗斯费里伯爵——一位年轻的下院议员，此人每晚都要光顾海伊市场街的“牡蛎酒家”，最后通常是由警察先生送回家。万事通出于对主人的敬重与爱戴，斗胆规劝了他几句，不料主人气急败坏，大发雷霆，一气之下万事通就辞职不干了。恰巧，他听说菲利亚·福格正在找寻一个仆人，就四处打听了这位绅士的个人情况，了解到他是个生活规律、从不在外过夜也不外出旅游、整天宅在家中的人。这对万事通来说再合适不过了。于是，他主动找到菲利亚·福格的门前，正如大家所知道的那样，得到了福格的认可，成为福格的新仆人。

11点半的钟声敲过，万事通一个人待在塞维尔街的住处。他马上开始了巡逻，从地窖到阁楼，从上到下检查了个遍。这栋房子干净又整洁，朴素而庄重，便于收拾打理，他非常喜欢。他感觉这栋房子像极了漂亮的蜗牛壳，不同的是这个蜗牛壳明亮且暖和，因为房间里的煤气足以给整所房子带来光明和暖意。万事通轻而易举地在三楼找到了他自己的房间，他对这个房间也非常满意。屋里有电铃和话筒，并且直接与中二楼和二楼相通。一只电钟挂在壁炉上，与主人菲利亚·福格卧室里的挂钟分秒不差。

万事通自言自语地说道：“这儿太棒了，棒极了！”

他看到自己屋子的电钟上贴着一页“注意事项”，上面写着他每日需要做的工作。他了解到从菲利亚·福格早晨8点起床，到他11点3分离家去改良俱乐部期间自己的所有工作：8点23分，上茶水和烤面包片；9点37分，送热水剃须；9点40分，整理……接着从上午11点30到深夜——一成不变的绅士休息时间，所要做的活儿都写得一清二楚。万事通满心欢喜地把这页“注意事项”研究了一番，把该做的工作都刻在了脑子里。

主人的衣橱里装得满满当当，所有的衣物一应俱全。每条裤

子、上衣和背心都标上了序号，同时在收取衣物的登记本上详细备案，并且还标明了根据时节的不同穿适合的衣服，鞋子也严格按照此标准执行。

塞维尔街这所住处，在远近闻名但风流不羁的施尔顿住的时候，或许是杂乱无序的，但现在却秩序井然，让人倍感舒适和安逸。屋里没有书房，也没有摆放图书，对于福格而言，这些东西的用处不大。因为俱乐部的两个图书室——文艺图书室、法律和政治图书室可以供他使用。在他的卧室里，有一个坚固、防火又防盗的保险柜。此外家里没有任何武器，打猎或打仗的武器都没有。可见，房子的主人是一个性格温和之人。

在认真打量了一番住所后，万事通双手对着搓了搓，喜上眉梢，高兴地说道：“太好了！这正合我的心意！福格先生和我的性格一定合得来！他的确是个按部就班、一板一眼的人。他简直就是台机器！但是我不介意服侍这样一台机器！”

第三章 一场让福格付出昂贵代价的谈话

11点30分，福格起身离开了塞维尔街的住所，右脚迈了575步，左脚迈了576步之后，他到达改良俱乐部。该俱乐部位于帕尔-马尔街上一座总价不低于300万英镑的高大建筑内。

福格直接向餐厅的方向走去。餐厅朝向一座美丽的花园，共有9扇窗户，花园中的草木早已被秋天染成了金黄色。他坐到往常的那张餐桌前，餐具已经摆放整齐。他的午餐包括：一份冷盘，一份上等雷丁产酱油烧鱼，一份香菇烤牛排，一块大黄和青醋栗的点和一块柴郡干酪。饭后再喝几杯俱乐部特制的茶水。

这位绅士12点47分站起身来，径直走向大厅。大厅富丽堂皇，四周装饰着各式带有精美画框的名画。走进大厅，服务生递给福格一份未裁开的《泰晤士报》，裁开这一份报纸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儿，但他却手法娴熟。看完这份报纸已经是3点45分，他又接着看了《旗帜报》，直到晚饭时间。除了多出一道英国蜜饯外，晚餐与午餐的情况基本相同。

福格5点45分回到大厅，专心致志地开始浏览《每日晨报》。

半小时后，改良俱乐部的其他会员也来到了大厅，他们走近燃着煤火的壁炉。这几位都是福格平日玩牌的好友，和他一样是惠斯特迷。他们包括工程师安德鲁·斯图尔特，银行家约翰·叙利旺和塞缪尔·法伦丹，啤酒批发商托马斯·弗拉纳根，英国银行董事会

董事戈捷·拉尔夫。他们无不腰缠万贯、声名远扬，即便在该俱乐部里，他们也算得上工业界和金融界的精英。

“哦，对了，拉尔夫，”托马斯·弗拉纳根问道，“那起盗窃案怎么样了？”

“这个呀，那家银行只能赔钱呗。”安德鲁·斯图尔特说。

“我不同意您的看法，我希望警方可以将这位盗贼缉拿归案，”戈捷·拉尔夫说，“我们已经派了不少机警的探员前往美国和欧洲的各大重要进出港口和码头，这个人插翅也难飞。”

“警方到底掌握了多少关于盗贼的线索？”安德鲁·斯图尔特问道。

“我首先要说明一点，他不是个盗贼。”戈捷·拉尔夫严肃地回答。

“什么，窃走了5.5万英镑，他还不算盗贼？”

“不是。”

“难不成他还是个企业家？”约翰·叙利旺说。

“《每日晨报》报道说他是一位绅士。”从报纸后面传出一个声音，说话的正是福格。说完，他向大家鞠躬致敬，加入了大家的谈话中。

他们刚才谈论的那件事，发生在3天前，英国各家报纸正在热烈地讨论着。9月29日，英国国家银行一捆数额巨大的钞票，足足有5.5万英镑，竟然从总出纳的柜台上不翼而飞了！

这么一大笔钱竟然在众目睽睽之下被偷走，许多人为之诧异。银行副总裁戈捷·拉尔夫简单的解释是，当时那位出纳员正忙着记录一笔3先令6便士的款额，而没有谁的眼睛可以哪里都顾及得到。

在此解释一下（这样对读者理解这件事情大有帮助），这家信

誉优良的英国国家银行十分信任顾客的人格。这里既没有警卫，也没有看守，更没有铁栏杆。黄金、钱币、钞票都随意地摆放着，全凭顾客的自觉。没有谁会怀疑任何一位客人的诚实。一位深谙英国习俗的观察家叙述了这一件事：一天，他来到国家银行的营业厅，看到出纳柜上放着一根重达七八磅的金条。出于好奇，他走上前去拿起这根金条仔细查看，然后又递给旁边的人看，这个人又递给了另外一个人，就这样，金条从一个人传给了另一个人，一直传到了黑漆漆的走廊尽头。大约半个小时之后，金条竟然回到了原来的地方，这段时间出纳员连头都没有抬一下。

但是，9月29日的事情并没有这样发展下去。那一大捆钞票再也没有回到原来的地方，当“汇兑处”上方的挂钟敲了5下之后，该下班了，英国国家银行只好把这5.5万英镑登记在亏损账目上。

官方确认这是一起盗窃案。警方挑选了一批机警的警察和警探，派到世界各大港口，如利物浦、格拉斯哥、勒阿弗尔、苏伊士、布林迪西、纽约等。警方还得到承诺，破了案可获得2000英镑的悬赏，外加这笔赃款5%的回扣。调查即将展开，这些警察和警探在得到调查所提供的确切消息之前，开始奉命盘查到港和离港的旅客。

但是，据《每日晨报》的观点，大家有理由相信，偷钱的人不属于英国任何一个盗窃团体。9月29日当天，有人看到一位衣着整洁、风度翩翩、神情高贵的绅士在银行取款大厅里徘徊许久。警方经过严密调查，获取了这位绅士的相貌特征，并将结果立即通报了英国和欧洲大陆的全体探员。一些脑子灵活的人——戈捷·拉尔夫就是其中之一——认为法网恢恢，该盗贼一定逃跑不了。

正如人们所料，这件事成了伦敦乃至全英国的头条新闻。对

此，人们议论纷纷，为首都警方能否成功破获此案而争得面红耳赤。所以，改良俱乐部的会员们也谈起这个案子就不足为奇了，毕竟国家银行的一位副总裁也身处其中。

可敬的戈捷·拉尔夫不愿怀疑调查的结果，他相信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那些探员必将贡献出自己的才智。但他的会友安德鲁·斯图尔特可不这样认为。大家仍旧激烈地讨论着。他们围坐在牌桌旁，斯图尔特和弗拉纳根面对面，法伦丹和福格面对面。打牌过程中，大家都一声不吭，但是每打完一局，中断的讨论又重新上演，并且更加激烈。

“我认为，盗贼很可能跑掉了，”安德鲁·斯图尔特说，“他可是个机灵的家伙！”

“算了吧！”拉尔夫回道，“他不可能逃得了。”

“不可能！”

“您认为他会逃到什么地方？”

“这个我不知道，”安德鲁·斯图尔特说，“世界如此之大。”

“过去是这样……”福格低语道，接着拿起洗好的牌，边递给托马斯·弗拉纳根边说，“轮到您倒牌了，先生。”

讨论又随着牌局的开始暂停下来，但不一会儿，斯图尔特又牵起了话头：

“什么叫‘过去是这样’？难不成地球变小了？”

“的确如此，我认为福格先生说得挺在理。”拉尔夫说，“地球是变小了，现在人们环游地球一圈比100年前要快10倍。这也是这桩案子破起来速度会很快的原因。”

“如此说来，贼也更容易逃跑了！”

“斯图尔特先生，轮到您出牌了。”福格提醒道。

但是，不依不饶的斯图尔特并没有被说服，等到这局结束后，

他又急忙补充道：“拉尔夫先生，您说地球变小的观点也太不可思议了。依您所言，那现在环游地球一周不出3个月就足够了？”

“80天就够了。”福格插话道。

“这是事实，先生们，”约翰·沙利文说，“随着印度半岛铁路罗塔尔到阿拉哈巴德段的开通，80天足够环游地球一圈了。”

这是《每日晨报》上列的一张时间表：

从伦敦出发到苏伊士，途径尼山与布林迪西（火车、轮船）	7天
从苏伊士出发到孟买（轮船）	13天
从孟买出发到加尔各答（火车）	3天
从加尔各答出发到中国香港（轮船）	13天
从香港出发到日本横滨（轮船）	6天
从横滨出发到美国旧金山（轮船）	22天
从旧金山出发到纽约（火车）	7天
从纽约出发到伦敦（轮船、火车）	9天
总计：80天	

“是啊，还真是80天。”斯图尔特嚷道，他一不留神出错了一张牌，“但是，这种考虑不包括恶劣天气、逆风、翻船、火车出轨等意外事故吧。”

“都考虑进去了。”福格一边打牌一边回答。这次争论打破了大家平日里玩牌不准说话的规矩。

“假如印度人或印第安人破坏铁轨呢？”斯图尔特叫道，“又或者他们强行拦截火车，抢夺行李，割去乘客的头皮¹呢？”

“这也算上了！”福格边回答边出牌，“两张王牌。”

1 旧时，北美印第安人从战败的敌人头上割下头皮作为战利品。

该斯图尔特洗牌了，他一边洗牌一边继续讨论：“理论上您可能是正确的，但实际操作起来……”

“斯图尔特先生，实际做起来也一样。”

“我倒想见识见识您如何在80天内环游地球一周。”

“那得看您了，要不咱俩一起试试？”

“谢天谢地，您就饶了我吧！”斯图尔特喊道，“不过我敢拿4000英镑做赌注，80天环游地球一周是不可能的。”

“我不这样想，完全有可能。”福格回答道。

“好吧。那就赌一把吧。”

“80天环游地球一周？”

“是的。”

“我赞同。”

“何时起程？”

“马上。”

“荒谬至极！”斯图尔特吵嚷着，福格的坚持简直使他恼火，“算了，咱们还是接着打牌吧。”

“牌发错了，您重新洗牌吧。”福格说。

斯图尔特用发颤的双手拿起牌来，突然又把牌放在桌上，说：“好吧，福格先生，我赌4000英镑！”

“冷静点儿，亲爱的斯图尔特，”法伦丹赶忙说，“这不过是个玩笑。”

“说赌就赌，”斯图尔特回答说，“我是认真的。”

“没问题，”说着，福格转向其他牌友，“我存了2万英镑在巴林兄弟银行，我情愿全部拿出来做赌注。”

“2万英镑！”沙利文惊讶地说道，“万一发生什么意外的延误，2万英镑就不属于你了。”

“不存在未料到的事情。”福格平静地回答。

“但是，福格先生，80天可是旅途需要的最起码的时间啊！”

“好好利用，起码的时间也足够了。”

“要想不超过这个天数，你必须分秒不差地从火车换到轮船，再从轮船换到火车。”

“我可以分秒不差。”

“你简直是在开玩笑！”

“真正的英国人在讨论正事的时候从来不会开玩笑的，打赌就是正经事，”福格回答说，“我会在80天或80天内环游地球一周，也就是用1920小时，或者11.52万分钟环游地球一周。赌注2万英镑，有谁愿意跟我打赌吗？”

斯图尔特、法伦丹、沙利文、弗拉纳根以及拉尔夫商量之后，异口同声地说：“我们赌。”

“好，”福格说，“8点45分有一趟开往多佛的火车，我就乘这趟车出发。”

“今晚就走？”斯图尔特问。

“今晚就走，”福格回答，他查看了一下口袋中的日历补充说，“今天是星期三，10月2日，按计划，我应该在12月21日星期六晚上8点45分返回这间客厅，倘若我不能按时返回，存在巴林兄弟银行的2万英镑就归你们了。这是一张2万英镑的支票。”

6位当事人签好了打赌的字据，整个过程，福格显得异常冷静。他绝不是为了赢钱而打赌，2万英镑——那可是他的一半家当，因为他预见到， he 可以从对方手里拿钱来完成这项艰巨的甚至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至于他的对手们，一个个看起来激动万分，倒不是因为赌资巨大，而是因为按这个条件打赌，对于他们的朋友实在于心不忍。

时钟敲了7下，大家提议牌局就此作罢，得让福格回去准备准备，好尽快动身。

“我已经准备好了，”福格镇定自如地说道，“我翻的是一张方块。轮到您出牌了，斯图尔特先生。”

第四章 福格吓呆了万事通

牌桌上的菲利斯·福格一共赢了二十几个基尼¹，才与这些高贵的会友们挥手作别，在7：25分离开改良俱乐部。

万事通对于福格先生的突然归来感到非常吃惊，因为他已经认真研究了主人给他制订的工作日程表。按照日程表的记录，福格应该在午夜12点准时到家，而不是这个时间。

福格没做停留，直接走进卧室，然后叫道：“万事通。”

万事通没有作答。他想，应该不是叫他，因为还没有到时间嘛。

“万事通。”福格继续叫道，声调倒是没有提高。

万事通走了过来。

“你的名字我已经叫了两次了。”福格说。

“可是现在还不到点儿啊。”万事通回答道，手中攥着表。

“我知道，我没有责怪你的意思，”福格接着说，“10分钟后，我们前往多佛尔和加莱²。”

奇怪的表情顿时浮现在万事通的圆脸上，他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问道：

“先生，您这是要出远门？”

“不错，我们要去环游地球。”福格答道。

1 英国旧用金币。

2 多佛属英国，加莱属法国，两地隔海相望，距离很近。

万事通不禁双目圆睁，眼皮和眉毛同时上翘，双臂耷拉下来，身体似乎要瘫软一般，明显是被吓到了。

“环——游——地——球！”他一字一顿地重复道。

“是的，我们要用80天的时间环游地球，所以一分钟都不能耽搁。”

“但是，咱们的行李呢？”万事通问道，他的脑袋不由自主地来回摇晃。

“咱们不带行李。准备两件羊毛衫和三双袜子，装在一个旅行包就行，”福格说，“你装同样的东西。在路上，咱们再买其他要用的。记得带上我的雨衣和旅行毛毯。你找一双结实点儿的鞋子穿上。当然，咱们没有多少步行的机会，或许根本不用走路。去收拾吧。”

万事通还想说点儿什么，最终也没能说出口。他走出福格的屋子，回到自己的房间，一屁股跌坐在椅子上，一串家乡话脱口而出：

“上帝啊！真够呛！我还指着过太平日子呢！”

他像个木偶一般，面无表情地收拾起行装来，脑子里却思潮澎湃。要用80天环游地球？福格这是疯了吗？他肯定是在开玩笑……要去多佛尔，可以！还要去加莱，没问题！这个勇敢正直的小伙子可不会畏惧什么，再说他可是有5年没再踏上祖国的土地了。没准儿他们还会去趟巴黎，那是肯定的，能够再次见到祖国的首都会让他感到无比高兴。可是，主人福格可是个从来不愿多走一步路的人，他会在巴黎停留吗……会，肯定会吧。真是没有想到，这位向来喜欢宅在家里的绅士居然要出远门了。

8点整，万事通收拾停当，神情恍惚地走出房间，锁上门，提着一个简单的旅行包来找福格，包里装着主人吩咐他准备的几件衣物。

福格也做好了出发的准备。一本布莱德肖编的《大陆火车轮船运行总指南》夹在他的腋下，此次旅行所需要的一切必需信息都要

从这本书里查找。他从万事通手里接过那个旅行包，往里面塞了一沓花花绿绿的钞票，这些钞票可以在世界各国通用。

“还有什么没有带吗？”他问万事通。

“都带齐了，先生。”

“雨衣和旅行毛毯呢？”

“喏，在包里装着。”

“好极了，拎着这个包。”福格把包交回万事通。

“千万看好它，”福格又叮嘱道，“这里面可装着2万英镑。”

这话又一次吓到了万事通，他顿时感到旅行包里就像是装着2万磅的金子一样沉重无比，差点儿没从他的手里掉下来。

福格和万事通一起走出门，并给大门加上了两道锁。

塞维尔街的尽头有个马车站。主仆二人在那儿登上一辆马车，吩咐车夫赶往查林-克罗斯车站，那是东南铁路支线的起点站。

8点20分，马车停在了火车站的栅栏前。万事通先跳下车，福格跟着跳了下来，给车夫付了车费。

就在这时，一个女乞丐牵着一个孩子凑上前来乞讨。只见女人头上戴着一顶无比破旧的帽子，帽子上还插着一根凄凄惨惨的羽毛，她衣衫褴褛，身上披着一块破披肩，赤脚踩在泥泞中，让人感觉可怜兮兮。

福格掏出在改良俱乐部刚赢来的那20个基尼，全部递给这个女人，同时说道：“拿好了，善良的人，很高兴遇到你。”说完，便转身走了。

万事通感觉自己的眼眶湿润了，主人刚才的义举不经意间打动了她。

在火车站的大厅里，福格让万事通去买两张去巴黎的头等厢车票。回过头来，他突然看到了改良俱乐部的5位朋友。

“诸位先生，我马上就要出发了，”福格补充道，“等我回来后，对于我的行程路线，你们一查验护照上的签证便可清楚。”

“哦，福格先生，”戈捷·拉尔夫礼貌地说，“用不着查验，您可是个讲信用的君子。”

“有个证明岂不是更好？”福格说道。

“福格先生，您还记得您回来的日期吧？”安德鲁·斯图尔特提醒福格。

“当然，距离今天80天之后，也就是1872年12月21日晚上8点45分，”福格挥一挥手，说道，“再见了，先生们！”

8点40分，福格和万事通在车上找到各自的座位坐了下来。5分钟后，火车在汽笛长鸣中，缓缓离开了车站。

外面已经黑了，天空飘着蒙蒙细雨。福格倚着车厢一角，一声不响地坐着。万事通还不清楚福格和那些人谈话的详情，只是死死地抱紧旅行包。

在火车距离西登汉姆还有些距离时，万事通突然发疯一般地大叫一声。

“怎么了您？”福格问道。

“我……我……走得太匆忙……忘了……”

“忘了什么？”

“忘了关我屋里的煤气。”

“好啊，你小子，”福格冷漠地说，“到时候这笔钱你出。”

第五章 伦敦市场上出现了新股票

福格估计料想不到他离开伦敦的举动会在英国引起如此大的轰动。打赌的消息最先在改良俱乐部传开，随即成了该俱乐部会员相互谈论的话题。接着，该消息又登上了报纸，继而，伦敦和全英国人民都知道了这件事情。

“环游地球之行”在人们中间引起了广泛的争议和评论，其热闹程度仿佛“亚拉巴马”事件¹再次发生。有的人支持福格，但是另外一些人则持反对态度，后者很快变成了多数。在这些反对者看来，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依靠现有的交通工具完成环游地球一周的旅行，如果不是纸上谈兵，那就是痴人说梦。《泰晤士报》《旗帜报》《晚星报》《每日晨报》以及另外20多家主流报刊媒体都反对福格的这一壮举，只有《每日电讯》在一定程度上给予了他支持。大部分人都把福格看成疯子，甚至连改良俱乐部跟福格打赌的会友也受到了牵连，他们认为凡是打这个赌的人脑子都有问题。

一时间就这个问题涌现出了许多文章，讨论非常激烈。当时的英国，地理方面的问题受到了人们极大的关注。因此，社会各个阶层的读者都很关注福格历险的文章。

起初，特别是在《伦敦新闻画报》刊发了从改良俱乐部复制

¹ 1864年6月19日，英美两国政府因“亚拉巴马”号巡洋舰的沉没而发生争执，至1872年9月14日方告结束。

的福格的照片之后，支持他的人——大部分是妇女，越来越多。有些绅士甚至叫嚣：“为什么不可以呢？比这更特别的事我们都见过！”说这话的多半是《每日电讯》的读者。不久，人们察觉到这家报纸的姿态也变低了不少。

起因是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刊在10月7日登出的一篇长文。这篇文章从多角度分析了“80天环游地球”的问题，并且指出，做这种事简直是疯狂之举。此文认为，一切都对两位旅行者不利，包括人为和自然的障碍。要想成功完成这项旅行，出发和到达各地的时间必须分秒不差，这显然是很难实现的。倘若是在欧洲境内，距离相对较短，火车准点还有可能性，但是火车要3天才能横穿印度，7天才能横穿美国，这两种情况，火车准点到达的可能性就很难保证了。此外，机器故障、火车出轨、撞车、恶劣天气、大雪封路等问题，这一切不都有可能对福格不利吗？即便是最好的轮船，横渡大洋的时候延误两三天也是常见的事，而任何一个延误都会使计划全盘落空。如果菲利亚·福格延误一次航班，哪怕只有一个小时，他就得等下一班了，这样一来，他的旅行计划就会功亏一篑。

这篇文章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各大报纸纷纷转载。这令之前草率支持福格的人感到十分失落。

在福格出发后的前几天，人们就开始以他环游的成败来下赌注。众所周知，英国在世界上以盛产赌徒而著名，而那些打赌的人可比赌徒要高明得多。爱好打赌也成了英国人的天性，因此，不仅改良俱乐部的会员，连广大市民也在福格这件事上下了赌注。菲利亚·福格的名字成为了一种股票，很快就在股票交易所上市发行了。人们以牌价或溢价买进或卖出“菲利亚·福格”股票，交易额巨大。但是，在皇家地理学会发表这篇文章之后的第5天，持有“菲利亚·福格”股票的人纷纷开始向外抛售，一开始以票面的1/5抛

售，然后是1/10、1/20、1/50，甚至是1%的价格抛售。

福格的支持者只剩下最后一位——瘫痪的阿尔比马老伯爵。这位高贵的绅士瘫坐在椅子上，他宁可倾家荡产也盼望着环游地球，哪怕花费他10年的时间。所以，他在福格身上下了5000英镑的赌注。当别人告诉他这次历险是十分愚蠢甚至是不可能成功的时候，他仍对自己的决定充满信心，“如果这件事能够成功的话，那也应该是英国人。”

当下，福格的支持者越来越少，人们都在反对他，而“菲利亚·福格”股票已经跌至1/150、1/200了。到了他动身后的第7天，一件意外的事致使这只股票变得一文不值。

这天晚上9点，伦敦警察局局长收到一份电报，该电报是从苏伊士发往伦敦的：

苏格兰场警察局局长罗恩先生：

我发现了银行失窃案的盗贼菲利亚·福格，请马上寄逮捕证到孟买。

警探菲克斯

这份电报立即在社会上引起一片哗然，高贵的绅士一瞬间变成了银行失窃案的盗贼。人们详细对比了他和改良俱乐部其他会员一起的照片，发现福格和警察提供的盗贼相貌十分吻合。这让人们对福格诡异的生活展开了丰富的联想，他的孤僻、他的突然离开……很显然，打赌环球旅行不过是为了掩人耳目，他真正的目的是想摆脱警探的追踪！

第六章 警探菲克斯焦急万分

要逮捕菲利亚·福格的电报是在下面的背景下发出的。

10月9日，这天是星期天，人们都在苏伊士运河码头上等着东方半岛公司的“蒙古”号邮船，它预计在上午11点到达。这艘钢铁汽船带有螺旋桨推进器和轻甲板，它标定的动力是500马力，载重可达2800吨。它固定往返于布林迪西与孟买之间，苏伊士运河是必经之路。苏伊士和孟买航段的规定时速是9.53海里，布林迪西和苏伊士航段则达到每小时10海里，但“蒙古”号邮船总能超过这个时速行驶，因为它是东方半岛公司最快的船只之一。

自从莱赛普斯¹工程修建后，这个昔日的普通小镇才逐渐繁华起来。这会儿“蒙古”号还没到，码头上已经人满为患，本地土著居民和外地来的游客交错其间。有两个人夹在里面走来走去，其中之一是英联邦驻苏伊士运河的领事，他的责任是每日来查看英国船只通过苏伊士运河的情况。苏伊士运河修建后，船只再不必绕行好望角了，英国到印度的路程因此缩短了一半，但是英国政府一直认为这条运河存在航运安全隐患。另一个男人个子不高，有些瘦小，但给人精明的印象。他尽管有些焦虑不安，但仍努力做出微笑的样子。一双灵活的眼睛在睫毛下不停转动，外人却很难从中读到被他

¹ 德·莱赛普斯（1805—1894），法国子爵，曾在埃及驻外交官，与当时的埃及王储建立了友谊，参与了苏伊士运河的策划工作。

刻意隐藏起来的欲望。此刻他根本站不住，来来回回走动，一副急不可耐的神态。

他是一名英国警探，名叫菲克斯。英国国家银行发生盗案后，他和同事们被分派到各个港口执行任务。分到苏伊士的菲克斯，需要时刻保持高度警惕，密切监视每一个出入苏伊士运河的客人，一有可疑情况，就要赶紧申请逮捕证，同时跟踪嫌犯直至将其捉拿归案。

准确地说，两天前，伦敦警察局局长给菲克斯发来了银行盗案嫌犯的外貌特征。据称，有目击证人在案发前看到这个衣着得体、举止高雅的人曾出现在银行交易大厅。

之所以焦急地等待“蒙古”号轮船，很显然，是因为菲克斯很期待能尽快抓获嫌犯，这样高额奖金也就唾手可得了。

菲克斯再次问道：“领事先生，这艘船有可能晚点吗？”

领事答道：“没这个可能，菲克斯先生，要知道‘蒙古’号是昨天才离开的塞得港。对它来说，160公里长的苏伊士运河根本不是问题。我向您再重复一遍，要是能够比规定时间早到24小时到达目的地，政府会支付25英镑的奖金，‘蒙古’号每次都是这笔奖金的获得者。”

“它是直接从布林迪西开过来的吗？”菲克斯不甘心地追问道。

“对，它在那儿装上寄往印度的邮件，然后在上周六下午5点半离开。别急，它会准点到的。可是我很费解，就算是嫌疑犯现在‘蒙古’号上，你凭什么方法把他找出来呢？”

“领事先生，与其说是找出来，”菲克斯得意地说，“倒不如说我是感觉到他的。这是一种特有的感觉，由听觉、视觉以及嗅觉组合而成。像这样的绅士，我这辈子可逮过不少。这次他绝对逃不出我的手掌心，除非他不在这艘船上。”

“但愿您一切顺利，菲克斯先生，”领事说道，“这可不是一般的小案子。”

“这绝对是一宗要案！”菲克斯有些激动，“窃贼盗走的可是5.5万英镑哪！不是谁都可以遇到这么大数额的案子的！如今的窃贼净干些小偷小摸的事，没偷几个先令就被逮住了。像西巴尔德¹那样的江洋大盗可是好几年都没遇到了。”

“菲克斯先生，”领事不无担心地说，“听您策划得这么周密，我当然希望您能手到擒来。可我还是有些顾虑，因为单凭感觉，要抓住这个窃贼还是有些困难的。您也知道他可是个看起来很正派体面的绅士。”

“领事先生，”菲克斯以一种肯定的语气回答道，“大盗往往会打扮得像个正人君子。真要是长得尖嘴猴腮，只能老老实实地夹着尾巴做人，要不然，他们一下子就被逮住了。所以，越是体面正派的人，我们就要越发地重视对待。无怪乎有人会说，这份工作不好干。它已经上升为一种艺术，而不再局限于一种职业了。”

不用怀疑，菲克斯是个自以为是的家伙。

此刻，船马上就要到了，码头上热闹了起来，各国的生意人、经纪人、搬运工以及当地的苦力们纷纷往前挤。

因为刮东风的缘故，户外显得很冷，不过天气倒不太坏，突出在城市上空的清真寺尖塔这会儿也沐浴在苍白的阳光下。南边是一段2000米长的河堤，伸展到运河的港湾，就像一只臂膀。红海的海面上，各种渔船和小舟星罗棋布，其中一些船只还保留着过去双桅战船的设计，别具一格。

菲克斯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穿行，并用职业的眼光仔细打量着

¹ 西巴尔德（1702—1724），英国大盗，曾多次被捕，又多次越狱，于1724年最后一次被捕后被施以绞刑。

身边的每个过客。

10点半的钟声敲响了。

“‘蒙古’号还没到！”他嚷了起来。

“马上就要到了。”领事宽慰着菲克斯。

“按计划，它会在这儿停多久？”菲克斯问道。

“应该是停4个小时来加煤。接下来它要从这儿穿行1310海里的红海，才能抵达亚丁，因此必须准备充足的燃料才行。”

“那么，它是直接驶往孟买吗？”菲克斯继续问道。

“对，中途不再装货。”

“好极了，”菲克斯说道，“只要嫌犯走的是这条路线，并且又恰好搭了这艘船的话，在这里下船是他最好的选择，因为接下来他可以从这里转往亚洲的荷兰殖民地或法国殖民地。他肯定清楚，印度是英国的属地，去那儿可是自找苦吃。”

“除非他另有办法，”领事猜测道，“很显然，英国的犯人与其在国外亡命，还不如在伦敦更容易躲藏。”

领事说完，就回自己的办公室了，但他的话提醒了菲克斯。菲克斯还留在原地，紧张地思索着。他越发相信，窃贼在“蒙古”号上的可能性非常大，这是一种无法言说的预感。况且，如果窃贼真要逃亡美洲的话，他更愿意选择走印度这条线路，因为警方布防重心不在这边，窃贼更容易逃脱。

就在这一愣神的工夫，尖锐的汽笛鸣叫声提醒他“蒙古”号靠岸了。搬运工和苦力们一窝蜂地涌上码头，很多乘客被他们撞得七扭八歪。河中的小船此时纷纷解开缆绳，驶向“蒙古”号。

转眼之间，运河中就出现了硕大无比的“蒙古”号的身影，一股股巨雾从烟囱中喷出来。大船上的水手们忙着下锚停靠，这时11点的钟声恰好敲响。

轮船上的旅客委实不少。有些旅客站在甲板上举目眺望这座城市的全景，而大多数旅客则挨个登上了靠在“蒙古”号旁边接旅客上岸的小驳船上。

菲克斯目不转睛地扫视每一个上岸的旅客。

就在此时，有个人费力地推开那些围堵着吆喝搬行李的搬运工，朝着菲克斯走过来。他礼貌地询问菲克斯是否知道英国领事馆的地址，同时手里拿着一本护照。

菲克斯顺手接过了护照，下意识地扫了护照一眼，就看出了端倪。

这份护照上人物的外貌特征恰好与伦敦警察局局长寄来的描述完全一致。这一发现让菲克斯激动不已，他拿着护照的手也因此有些发抖。

“这不是您的吧？”他问道。

“噢，不是，是我主人的。”这个人回答。

“您的主人？”

“是的，他现在船上，没有下来。”

“可是，”菲克斯说道，“要盖领事馆的签证，本人必须到场。”

“是吗？还有这个要求？”

“必须这么办。”

“领事馆怎么走？”

“在那儿，广场的边上。”菲克斯伸手指着200步开外的房子说道。

“好吧，我回去找我的主人。他可是最怕麻烦的主儿。”

说完这句话，这个人向菲克斯点了点头，又回船上了。

第七章 只查护照将一无所获

菲克斯急忙离开码头，走向领事馆。基于他急切的请求，领事先生立即接见了 him。

“领事先生，”菲克斯直入主题地说，“我完全相信我们要抓的人就在‘蒙古’号上。”随即，他将刚刚看到的护照信息讲给了领事听。

“好，菲克斯先生。我倒很想见见那个家伙！”领事回答道，“不过，倘若真如您所说那样，那盗贼也许不会再到领事馆来了。窃贼是不太可能暴露他的行踪的，况且现在签证也不是非办不可。”

“领事先生，”菲克斯说，“如果他真如我想象得那样厉害，他一定会来的。”

“来办签证？”

“是的。正直的人才不会认为护照是个麻烦事儿，而那些盗贼得靠它来逃跑。我保证他的护照不会有问题，不过我希望您别给他办理签证。”

“为什么？如果他的护照没有问题，我没有权利不给他签。”领事回答道。

“但是，在拿到伦敦发出的逮捕证之前，我必须想方设法把他留在这儿。”

“哦，这您得自己想法子了，”领事回答说，“但是，我不

能……”

领事的话音未落，敲门声便响起来。领事的手下领着两个人进来了，其中一个就是菲克斯探询过的那个仆人，另外一个则是他的主人，他拿出自己的护照，请领事帮他办理签证。领事接过护照仔细查看了一番，菲克斯则在办公室的角落里，目不转睛地盯着这位主人的一举一动。

“您就是菲利亚·福格本人吗？”领事看完护照问道。

“是的。”

“他是您的仆人吗？”

“是的。他是法国人，名叫万事通。”

“你们是从伦敦来？”

“是的。”

“这是要去哪儿？”

“孟买。”

“好的，先生。您知不知道签证手续已经没有什么用处了？现在我们不再要求呈验护照。”领事问道。

“我知道，先生。”福格回答道，“但是我希望通过签证来证明我到过苏伊士。”

“这没问题。”

领事在福格的护照上签上了日期，并盖上了公章。福格缴了费用，生硬地鞠了一躬，带着仆人离开了办公室。

“怎么样？”警探问道。

“看，他多像个正人君子！”领事回答说。

“可能吧，但问题不在这儿，领事先生。”菲克斯说，“您不觉得这位冷静的绅士跟我材料上那位盗贼相貌吻合吗？”

“我承认，但是，您知道，材料上的描述……”

“我会查清楚的，”菲克斯说，“他的仆人看起来可没那么神秘，况且他是个法国人，还很健谈。不好意思，我先走一步，领事先生。”

菲克斯说完，便寻找万事通去了。

离开领事馆会后，福格回到了码头，交代了万事通几件事，便上了小船，回到了“蒙古”号上。他拿出笔记本，记了些备忘录：

10月2日，星期三，下午8点45分，离开伦敦。

10月3日，星期四，上午7点20分，到达巴黎。上午8点40分，离开巴黎。

10月4日，星期五，上午6点35分，经过塞尼山到达都灵。上午7点20分，离开都灵。

10月5日，星期六，下午4点，到达布林迪西。下午5点，上“蒙古”号。

10月9日，星期三，上午11点，到达苏伊士。

行程总计：158小时15分，即6天半。

这些日期都被记在一本分栏的旅行日志上。日志上写明了从10月2日到12月21日期间的月份、日期以及预计到达每个城市的时间和实际到达时间，这些城市包括：巴黎、布林迪西、苏伊士、孟买、加尔各答、新加坡、香港、横滨、旧金山、纽约、利物浦和伦敦。福格会记录下每个到达城市的提前和延误时间，这样就可以一目了然地知道自己的行程是提前还是延后了。

10月9日，星期三，福格记录下他到达了苏伊士，这与预估的时间出入不大，既没早到也没晚到。他平静地坐在舱房里吃了午饭，完全没有出去逛逛的想法。福格更喜欢让仆人代替他游览各地。

第八章 万事通或许是个“大嘴巴”

菲克斯不久就找到了万事通，此时的万事通正在码头上溜达，他倒认为随处看看总是有必要的。

“嗨，朋友，”菲克斯朝着万事通走过去，“护照办好了吗？”

“哦，是您啊，先生，”万事通回答，“感谢您的关心，护照已经办妥了。”

“您在这儿闲逛？”

“是的，像做梦一般，我们走得太快了。这里真是苏伊士吗？”

“没错。”

“到埃及了吗？”

“到了。”

“那就是到非洲了？”

“对，非洲。”

“我们到非洲了，”万事通说道，“太不可思议了！想想看，先生，没有想到我们走得比巴黎还远。那座有名的城市，我只不过在早上7点20分到8点40分透过马车窗看了一眼，也就是从北站到里昂站之间，而且外面还下着大雨。太遗憾了，都没来得及看看拉雪兹神父墓和香榭丽舍大街的马戏！”

“你们这么着急赶路啊？”菲克斯问道。

“我倒不着急，着急的是我的主人。想起来了，我还得去买几

双袜子和几件衬衫。出门时除了带个旅行袋，我们什么都没准备。”

“我带你去一个什么都能买到的集市吧。”

“先生，您真是个好入！”万事通说。

于是两人一起走了，一路上万事通都喋喋不休。

“最重要的是，”万事通说，“我可千万不能误了船。”

“时间绰绰有余，现在才12点。”菲克斯回答道。

“12点？”万事通掏出自己的怀表，“怎么可能，我的表才9点52分。”

“你的表慢了。”菲克斯说。

“我的表会慢？这块表可是祖传的，从我曾祖父手里一直传到现在。它可是一块真真正正的好表！”

“明白了，”菲克斯说，“你的表还是伦敦时间呢，伦敦和苏伊士有2个小时的时差。你每到一个地方都得把表调整到当地时间。”

“调表？这可不行！”

“不调的话，就与太阳运行的时间不一致了。”

“我才不管什么太阳时间呢，跟我的表不一致，出错的肯定是太阳。”说着，万事通庄重地把怀表放进了口袋。

过了一会儿，菲克斯问道：“看来你们离开伦敦十分仓促？”

“是的。上周三晚上8点，福格先生提前从俱乐部回到家，不出3分钟，我们就出发了。”

“你的主人这是要去哪儿啊？”

“一直往东，说是要环游地球！”

“环游地球？”菲克斯惊讶地问道。

“是啊，80天环游地球，”万事通说，“他说这是和别人打的一个赌，说实话，我可不信。这有些不符合常理，我觉得此事必有隐情。”

“这样啊！福格先生还真是个怪人！”

“可不是嘛。”

“他很富有吧？”

“那当然了，他随身带着一大笔现钞，一路上花钱大手大脚的！他还对‘蒙古’号的大副说，如果能把我们提前送到孟买，就给他一大笔钱。”

“你和他认识很久了吗？”

“我？”万事通回答，“我是出发那天才开始侍奉他的。”

万事通和菲克斯的对话，加深了菲克斯对福格的怀疑。盗窃案发生不久，福格就匆忙离开伦敦；身上带着一大笔现钞，急切地想逃之夭夭；还找了一个这么荒唐的借口，这一切信息更加证实菲克斯判断的正确性。他又和万事通聊了一会儿，从中得知那小伙子对他的主人知之甚少，也知道了福格在伦敦过着足不出户的生活；他很富有，但没人知道他的钱是从哪里来的，他是如此神秘的人……菲克斯确定福格不会在苏伊士久留，他要去孟买。

“孟买离这儿远吗？”万事通问道。

“远着呢，还得坐10多天的船。”菲克斯回答。

“孟买属于哪个国家？”

“印度。”

“在亚洲吗？”

“是的。”

“糟糕！有件事儿我总放心不下——我的煤气！”

“煤气怎么了？”

“临走时，我忘关掉煤气开关了，烧的煤气费得算我的。我算过了，每天2先令，比我的工资还多6便士。所以，您想，要是旅行时间越来越长……”

菲克斯警探会关心万事通煤气的事吗？可能性不大。他正思考

着自己的计划，耳朵里根本听不进万事通的说话内容。他们来到了集市上，菲克斯让万事通自己去买东西，并嘱咐他别耽误了上船的时间。说完，他便匆忙向领事馆奔去。他现在对自己的推测深信不疑，也恢复了昔日的冷静。

“领事先生，”菲克斯说，“我确信找到要抓的人了，他装疯卖傻的，声称要在80天内环游地球。”

“如此说来，他竟是个狡猾之徒，”领事说，“他想要骗多国警方之后再回伦敦。”

“走着瞧吧！”菲克斯说。

“您不会搞错吧？”

“不会的。”

“那么，为什么这个盗贼要通过办签证证明他到过苏伊士呢？”

“这个？我还没搞清楚……但是，您听我说……”于是，他把和万事通谈话的重点简要地说给了领事。

“是的，种种迹象表明这个人嫌疑很大。接下来您打算怎么办呢？”领事问道。

“我马上给伦敦警察局发封电报，让他们立即把逮捕证寄到孟买。我会登上‘蒙古’号，跟踪他到印度。在英国的殖民地，我将礼貌地出示逮捕证，并把手放在他的肩膀上，然后将他逮捕。”

菲克斯冷静地说完这些话之后，告别了领事，来到电报室，给伦敦警察局发了封我们之前看到的那封电报。

15分钟后，菲克斯提着行李，登上了“蒙古”号。不一会儿，这艘轮船就全速驶进了红海海域。

第九章 福格顺利到达孟买

苏伊士运河距离亚丁港有1300海里。航运公司设定轮船走完这段路程需要138个小时。“蒙古”号行驶速度快，船上燃料充足，说不定可以提前达到。

大部分在布林迪西上船的旅客都是要往终点站印度去的。他们中间，有的要去孟买，有的要去加尔各答，不过也得途经孟买。自从横穿印度半岛的铁路建成后，人们再也不用像以前那样绕道锡兰¹了。

在“蒙古”号的旅客中，既有不同种类的文官，也有各级武官。他们当中，有的是英国正规军的将领，也有的是指挥印度士兵的军官。以前是东印度公司给他们发饷，现在改为国家负责，他们都有着丰厚的收入，少尉7000法郎，下士6万法郎，将军则是10万法郎。

人们在“蒙古”号上过得有滋有味。夹在官员中的，是几个来自英国的年轻人，他们携带着数目不小的现钞，计划前往海外经商。“蒙古”号上的事务长不是一般人，他在船上的地位几乎和船长差不多。他做起事来很讲究。不论是上午的早餐，下午2点的午餐，还是下午5点半的晚餐，晚上8点的夜宵，他都要安排人在餐桌上摆上一盘盘新鲜肉食，还会搭配一些配膳房准备的各式小甜点。

¹ 即今天的斯里兰卡。

有些女客一天要化两次妆，只为参加船上的活动。在风平浪静的时候，人们会在音乐声中翩翩起舞。

然而，红海与其他狭长海湾没什么区别，天气是同样的变化莫测、瞬息万变。海面上一旦刮起狂风，不论这些海风是来自亚洲海岸或是非洲海岸，都会把这艘巨轮吹得颠簸摇晃。往往这个时候就没了女客们的踪迹，钢琴声也戛然而止，轻歌曼舞一律停歇。但是，无论怎样波涛汹涌、浊浪排空，“蒙古”号依旧在螺旋桨推进器的作用下，毫不迟疑地朝着曼德海峡前进。

福格是怎么打发这段时间的呢？人们可能会认为他此刻一脸愁容，要么是担心风浪影响了轮船的航行，要么是担心海浪打坏轮船上的机器，总之肯定在担心“蒙古”号遇到意外而不得不半路抛锚，最后耽搁了他的行程。

事实上，福格完全不是这样的人。就算他真的会担心这些意外的发生，你也没法在他脸上找到任何迹象。在改良俱乐部里，再也找不到第二个能像他那样宠辱不惊、沉稳淡定的人了。无论发生什么样的意外，他都是一样的从容冷静。他给人的感觉就像船上的计时器，似乎什么东西都不会引起他的注意。他很少出现在甲板上。虽然这片海域曾见证早期人类的重要历史，福格照样没什么兴趣欣赏。虽然远处的地平线上不时会闪过两岸城市美丽的倩影，他也根本不去看。虽然斯特拉蓬、阿里安、阿尔德米多、艾德里希等从前的历史学家对危险的红海一概谈虎色变，福格也同样不予理会。从前，航海家只有祭过海神，才敢在这个阿拉伯海湾航行。

那么，这个古怪的英国人到底在做什么呢？

第一件事，是一日四餐。任凭外面是多么剧烈的狂风暴雨，船身是怎样的颠簸摇晃，他都像设计精密的机器一样按时就餐。第二件事，则是打惠斯特牌。

对了，福格在船上认识了几位牌友，一个是前往果阿¹走马上任的税务官员，一个是要返回孟买的传教士德西缪斯·史密斯，还有一个是要去贝拿勒斯跟部队会合的英军旅长。这4位先生都是一样地钟情惠斯特牌，可以连续几个小时不断地打牌，他们在牌桌上都沉默不语。

说到万事通，他跟主人一样，也是到点儿吃饭，也没有晕船现象。所以，万事通觉得这趟航行很舒服。他下定决心，这段时间要好吃好睡，安心欣赏船外的风景。万事通还确信一点，那就是等到了孟买，他们这趟怪异的旅行就该结束了。

10月10日，离开苏伊士运河的第二天，万事通偶然在甲板上遇到了熟人，就是曾在苏伊士运河码头上跟他交谈过的那个人，这让他有些出乎意料。

“我该不是认错人了吧，先生！”万事通高兴地迎上来，“是您啊，还记得我吗？在苏伊士运河您还热心地帮助过我。”

“是你啊，”菲克斯答道，“我记得你，你不就是那个英国人的仆人吗？”

“对，是我。先生，怎么称呼您？”

“我叫菲克斯。”

“哦，菲克斯先生，”万事通说道，“能再次见到您真的很高兴。您要去哪儿？”

“孟买，跟你们一样。”

“那再好不过了！您这是第一次去吗？”

“不，去过好多次了，”菲克斯回答道，“我是东方半岛公司的代理。”

“您是不是对印度很了解？”

1 印度领土上的前葡萄牙属殖民地。

“嗯……还行……”菲克斯不想就这个话题再继续下去。

“印度有趣吗？”

“很有趣！印度有庄严肃穆的清真寺，有高耸的尖塔，有宏伟的寺庙，有出家修行的僧人，有威猛的孟加拉虎，有令人恐怖的毒蛇，还有婀娜多姿的舞女呢！到了印度，你可得好好玩一玩。”

“但愿有这样的机会吧。您应该很明白，一个有正常心智的人怎么会下了轮船就要赶火车，刚下火车又要上轮船，这样来来回回地折腾，还说打算用80天的时间环游地球一周。肯定没戏。我敢打赌，等到了孟买，这样的体操式旅行保准完事大吉。”

“福格先生最近还好吧？”菲克斯尽量保持平静自然的语气问道。

“托您的福，非常好，菲克斯先生。我也很好，胃口也特别好，像是每天都没吃饱过一样。估计在海上航行就是这种反应吧。”

“我在甲板上怎么从来没见过福格先生？”菲克斯对万事通的吃饭问题没什么兴趣，努力把话题拉回来。

“他从来没来过甲板上。他可不是喜欢看风景、看热闹的人。”

“万事通先生，你是否清楚，福格先生的80天环游地球计划是不是有什么秘密任务？比如说，是一次秘密的外交行动？”

“菲克斯先生，我不骗您，我真的什么也不知道，这一点可以向您保证。”

打这以后，菲克斯和万事通有机会就聚在一起聊天。菲克斯想方设法和福格的这位仆人套近乎，以便在必要时利用他。于是，他常常请万事通去船上的酒吧喝酒，而这个家伙也是毫不客气。有道是礼尚往来，万事通也回请了这个看起来热心正直的绅士几次。

“蒙古”号继续快速向前航行。13日这一天，穆哈古城¹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穆哈古城的城墙早已破败不堪，在残垣断壁间长着一丛丛碧绿的椰枣树。大片的咖啡种植园绵延不绝，一直延伸到远处的山上。看着这座城池，万事通不禁失笑，他发现古城呈环状围绕，配上附近那个像茶杯把子的古堡，活脱脱就是一个巨型咖啡杯。

当晚，轮船驶过曼德海峡。在阿拉伯语中，“曼德”是“眼泪之门”的意思。次日，也就是14日，“蒙古”号停靠在亚丁港西北的汽船休息处，因为它必须在这里加满燃料和储备物资。

这里离矿区非常远，导致船上的燃料供应变得成本很高。以东方半岛公司为例，每年要花费80多万英镑（2000万法郎）用于此项开支。可行的解决办法是在各个港口开设仓库，然而经过跨越重洋的海上运输，燃煤的价格也高达每吨80法郎。

亚丁港与孟买的距离是1650海里，因此“蒙古”号需要储备充足的物资，这个过程需要4个小时的时间。

这次停留在福格的预料之中，不足以影响到他的行程。况且，现在是14日晚上，而按原计划“蒙古”号是15号早上才到达的，就相当于福格有了15个小时的富余时间。

福格带着万事通下船登陆，想去办签证。菲克斯则悄悄地尾随其后。签证办好，福格返回船上，继续打他的惠斯特牌。

万事通还留在岸上，一个人在亚丁城四处转悠。这座城市有2.5万居民，其中有索马里人、巴尼昂人、帕尔西人、犹太人、阿拉伯人和欧洲人。当年的防御工事仍保留着，这使得亚丁城成了印度洋中的直布罗陀海峡。万事通注意到，所罗门王时代工程师建造的精巧绝伦的蓄水池，在2000年后的今天仍在正常使用，英国的工程师

¹ 北也门濒临红海入曼德海峡的一座重要港口城市。18世纪时，该市是椰枣、香料和上等咖啡的重要产地。

负责蓄水池的日常维护。

“太有意思了，太有意思了！”回到“蒙古”号时，万事通还是止不住赞叹道，“出门旅行可真是大开眼界的好机会。”

晚上6点，“蒙古”号重新起航，它的螺旋桨片用力拍打着海水。不一会儿，轮船就驶入了印度洋。按规定，“蒙古”号从亚丁港到孟买的航行时间是168小时。而目前，印度洋面刮起了西北风，这样的天气条件对于航行非常有利。“蒙古”号在顺风 and 蒸汽的双重作用下，鼓满船帆，飞速地朝着孟买航行。

这时，旅行一切顺利，船也平稳了许多。女客们又是一番梳妆打扮，重新回到甲板上。曼妙的歌舞很快在“蒙古”号上再次上演。万事通为着能与偶然相识的菲克斯结成旅途伙伴而感到十分高兴。

10月20日，星期天，临近中午时分，船上的人们可以看到印度海岸了。2个小时后，领航员登上了“蒙古”号。远处的地平线上，起伏的山峦与蔚蓝的天空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又过了一会儿，一排排的棕榈树跃入眼帘。“蒙古”号驶进了由撒尔赛特岛、科拉巴岛、象岛、屠夫岛环绕而成的港湾。4点半，轮船终于抵达孟买码头。

这时，福格打完了今天的第33局牌。他跟自己的同伴，因为大胆地做了一手好牌，竟拿了13墩牌。随着这一局牌大获全胜，这段航行也宣告结束。

按计划，“蒙古”号本应在10月22日到达孟买。不过，它在20日就到了。所以，从伦敦起程算起，福格已经赢得了2天的时间，他把这个数认真地填在旅行日记的盈余栏里。

第十章 万事通从寺庙中“杀出重围”

众所周知，印度像一个底朝上、顶朝下的巨大倒三角形，总面积达140万平方英里，总人口约1.8亿人，但分布十分不均。在这片广阔的土地上，英国政府只控制了一部分地区。在加尔各答设有全印总督，在马德拉斯、孟买和孟加拉设有地方总督，在阿格达设有代总督。

但是，真正算得上英属印度的只有70万平方英里，人口为1亿~1.1亿。可见，印度有相当一部分地区不在英国的管辖范围内。可以肯定，内地还有许多凶狠的印度王侯保持着独立。

从1756年英国首次在现在的马德拉斯城建立殖民机构，到印度士兵发动起义的那段时间，著名的东印度公司势力异常强大。它一步步地吞并了很多省份，名义上是从印度王侯手上买到很多土地，实质上却很少或根本不支付任何费用，而且还得由它来任命印度总督和各地的文官和武官。但现在，东印度公司已经不复存在，英国对印度的管辖权已经划归英国女王。

现在，印度的整体风貌正日益改变，包括风俗和种族斗争等。以前，人们到印度旅行只能依靠最传统的办法——步行、骑马、坐轿子、人背、坐马车等。现在，印度河和恒河上可以行驶蒸汽快船；一条铁路横穿印度，沿途还有多条支线，从孟买到加尔各答只需要3天时间。这条铁路横穿印度，但走的并不是直线，而孟买到加

尔各答的直线距离只有1000英里~1100英里，由于该铁路延伸到了印度北部，到达阿拉哈巴德，致使行程多出1/3。

“大印度半岛铁路”沿线的路线如下：火车从孟买发车，途经撒尔赛特半岛，到达塔纳对面的大陆，穿过西高止山，向东北方行驶，到达布尔汉布尔，沿着本德尔肯德邦（土地基本上独立）领地，北上到阿拉哈巴德，然后向东行驶，在贝拿勒斯与恒河相遇，继而背离恒河，向东南方下行，路过布德万和法属殖民地金德纳格尔，最后到达终点加尔各答。

下午4点半，“蒙古”号上的乘客在孟买下了船。等到晚上8点整，才会有一辆开往加尔各答的火车。

福格和他的牌友们告别后走下船，嘱咐万事通要买哪些东西，并让他务必在8点前赶到火车站。然后，他便匀速地向领事馆走去，步伐精确地像摆动的钟摆。尽管孟买风光秀美，但福格却提不起丝毫欣赏的兴趣，不论是气势恢宏的市政厅、壮丽的图书馆、热闹的码头和集市，还是寺庙、犹太教堂、亚美尼亚教堂和屹立于马拉巴尔山上的宝塔。他不愿意去观赏象岛的石窟，也没有去瞻仰孟买著名的佛教遗址——撒尔赛特岛上的康埃里石窟。

在领事馆办好签证后，福格不慌不忙地向火车站走去，并在那里用了晚餐。店主厨特别向他推荐了一道当地的特色美食——白葡萄酒烩兔肉，并称赞这道菜极其美味。

福格点了这道菜，除了酱汁还算可口之外，他觉得这菜难吃极了。他把主厨叫过来，问道：“这就是兔子肉？”

“是的，先生，”主厨固执地回答，“灌木林中的兔子。”

“那这只兔子被杀的时候有没有喵喵叫？”

“喵喵叫？兔子怎么可能喵喵叫呢？我向您发誓。”

“得了吧，主厨先生，”福格说，“你不用对我发誓，但你得记

住，过去的印度，猫可被视为神圣的动物。那可是个美好的时代。”

“猫的美好时代吗？”

“或许也是旅客的吧！”福格说完，又继续吃他的晚饭。

菲克斯警探在福格下船不久后也下了船，直接奔向当地的警察局。到那儿之后，他首先亮明了自己的身份，陈述了自己到孟买来的任务以及盗窃嫌疑人的情况。他向局长询问是否收到了从伦敦寄过来的逮捕证，不幸的是，逮捕证尚未到达。坦白来说，逮捕证已经在路上了，只是还没有到孟买。

菲克斯十分沮丧，他希望局长能够发放一张逮捕菲利亚·福格的逮捕证，此举遭到了局长的拒绝。因为这个案子是由伦敦警察局负责的，只有他们才有权力派发拘捕证。这种办事的原则性以及対法律的绝对尊重，是符合英国人的习惯的：对涉及个人自由的事，不可武断行之。

菲克斯不再坚持，只能耐心等待那封逮捕证。但他决定在孟买停留期间要紧紧盯着这个神秘的嫌疑犯，他像万事通一样，相信福格会在孟买停留的。这样一来，就有时间等待伦敦的逮捕证了。

但是，此时的万事通忽然明白了主人在下船时的吩咐和往常是一样的，也就是说，这次到孟买同到苏伊士和巴黎一样，很快就会离开，起码会到加尔各答，或者是更远的地方。他开始相信主人打那个赌的真实性，虽然他渴望过上平静的生活，但命运之神却安排他进行80天环游地球。

买了几件衬衣和几双袜子之后，万事通就在街上闲逛起来。街上人来人往，各个国家的人都有：欧洲人、带着尖帽子的波斯人、缠着布袋的邦雅斯人、戴着方帽的信德人、穿着长袍的亚美尼亚人和顶着黑色头巾的帕西人。恰好今天是帕西人的节日，他们的祖先信奉拜火教，他们是印度人中最节约、最文明、最机灵、最刻

苦的部落，孟买那些富有的商人大都来自这个部落。他们正在举行宗教狂欢节，有游行和各种文艺活动，一些身披玫瑰色轻纱的少女合着鼓点，在人群中翩翩起舞，她们一个个舞姿婀娜，端庄秀雅。

不用说，万事通此刻已经完全被这样盛大的宗教仪式吸引住了，只见他目瞪口呆，耳朵竖起，一副没见过世面的呆瓜表情。

好奇心太大会坏了事情。狂欢节结束后，万事通开始向车站走去，在路过马拉巴尔山那座寺庙时，他心血来潮，想进去看看。他完全不知道印度寺庙是禁止基督教徒入内的，即便是印度虔诚的宗教信徒，也必须把鞋子脱在门外。英国政府也很重视保护当地宗教，违反当地教规将受到严格的惩罚。

万事通没想到自己会惹上这么大的麻烦，他像普通游客似的进了寺庙，欣赏着庙内辉煌的装饰物。忽然，他被3个愤怒的僧人掀翻在神殿的石板地上，只见这3人向他扑去，一边脱他的鞋子，一边咒骂着，并且不断地打他。好在万事通还算灵巧，一阵拳打脚踢就将3人中的两人打倒在地，趁他们被长袍牵绊之时，拔腿就跑，冲出了寺庙。他很快就把第三个边追边喊的人甩得远远的。

差5分钟8点的时候，万事通光头赤脚地赶到了火车站，买好的衬衫和袜子也在打斗中弄丢了。

菲克斯跟踪福格来到了火车站，看到福格正站在月台上，明白他确实要离开孟买了。菲克斯当即决定要跟着他到加尔各答，或是到更远的地方，他是不会放弃的。万事通没有注意到躲在暗处的菲克斯，但菲克斯却听到了万事通向主人简单汇报刚才的历险经历。

“希望以后不要再发生此类事情。”福格冷冷地说，然后上了火车。可怜的万事通非常沮丧地跟在主人身后，一声也不吭。

菲克斯正要进入另一节车厢时，他忽然改变了注意，决定留下来。

“不行，我得留下来！”菲克斯自言自语道，“他们在印度境内犯了罪，现在我可以抓他们了。”

之后，火车发出一声刺耳的汽笛声，随即消失在茫茫夜色之中。

第十一章 福格斥巨资购买坐骑

火车准点启程。车厢里的旅客千差万别，有军官，也有政府公务员，还有一些在印度半岛东部从事鸦片和靛蓝生意的商人。

福格和万事通坐在同一节车厢里。坐在对面角落的是福格在“蒙古”号上时的牌友弗朗西斯·科罗马蒂先生——那个要前往贝拿勒斯跟部队会合的旅长。

科罗马蒂身材魁梧，长着一头浓密的金发，年龄在50岁上下。在最近一次镇压印度士兵叛乱的过程中，他表现得十分抢眼。科罗马蒂对印度非常了解，可谓是“印度通”。在早年间，他就移居到印度，其间很少回英国。科罗马蒂知识渊博，尤其对印度当地的掌故、风土人情了如指掌，若福格开口向他请教，想必他会知无不言的。很遗憾，福格不是个好奇的人，第一次旅行的他什么都不打听，只愿意一个人静静待着。他简直就是一颗围绕地球运行的行星，在自己的轨道上不紧不慢、有条不紊地进行机械运动。这会儿，他又开始在脑子里盘算已经花费的时间，同时双手下意识地搓着，这是他的习惯性动作。

其实，早在“蒙古”号上打牌时，科罗马蒂已经注意到这位举止怪异的福格先生了，他感觉福格并不是平常人。科罗马蒂很想知道，外表冷酷的福格是不是和其他人一样，也有一颗怦怦跳动的心？他真的对大自然的美景没有兴趣吗？他在精神上渴望什么？这

些都是没有答案的难题。旅长自忖见多识广，阅人无数，但是像福格这样古板的人，他还是头一遭碰到。

福格将自己的环游地球计划全盘托出，打赌的情况也向科罗马蒂讲了一遍。科罗马蒂并不认为这次打赌有什么意义。在他看来，参加这场赌局的人肯定是脑子进了水，否则不会做出这么不理智的事情。要是福格不就此收手，最后不见得能吃到好果子，其他人说不定也会跟着遭殃。

火车走了1个小时后，驶过一座高架桥，又穿过撒尔赛特岛，飞驰在印度半岛大陆上。过了卡莲站后，火车没有走右边通往坎达拉哈和普纳去的铁路支线，而是选择了朝印度东南方的伯维尔方向继续行进。接下来，火车要在崇山峻岭的西高止山脉间穿行。溶洞和岩石在这里随处可见，山顶则是大片茂密的丛林。

福格也会时不时地跟科罗马蒂聊上几句。不过每次都是科罗马蒂先起头，往往两人没说几句，谈话便戛然而止。

“福格先生，说不定你要在这里耽搁上一段时间，几年来这已经是常事了。”

“何出此言，科罗马蒂先生？”

“因为铁道还没修完，到前面的山脚下就断了，旅客通常得雇轿子或找人背着才能翻过这座山，然后在山那面的坎达拉哈车站换车。”

“这并不会影响到我的行程，”福格缓缓地说，“我已经将各种意外考虑到了。”

“不过，福格先生，”科罗马蒂提醒道，“保不齐您的仆人会给你捅什么大娄子。”

此刻，万事通把自己裹在毯子里，正睡得鼾声大作。恐怕他做梦都想不到，旁边的两个人正在议论着他。

“英国政府对于这种违法事件毫不手软，”科罗马蒂继续往下说，“对于侵犯当地人宗教禁忌的人，他们向来严惩不贷。一旦万事通被他们抓住……”

“没关系，科罗马蒂先生，”福格很轻松地说，“他如果被抓住，被判刑或是接受别的惩罚，也是咎由自取，完了再老老实实回欧洲去。但我看不出这对我的环游行程有什么影响。”

话说到这份儿上，科罗马蒂不知道该怎么往下接。

夜间，火车穿过西高止山区，经过了纳西克。第二天，也就是10月21日，火车来到康德什地区。这里地势平坦，草木茂盛，一些村镇点缀其间。远远望去，村镇上空耸立着清真寺的尖塔，没有大家习以为常的教堂钟楼。康德什地区分布着戈达维力河的很多支流，得益于河水的滋养灌溉，这片土地因此越发的肥沃。

万事通一觉醒来，惊奇地发现他们居然正沿着印度半岛铁路在横穿印度次大陆。他真不敢相信这一切，不过，这是事实。火车在英国司机的驾驶下，烧着英国煤炭，喷发着烟雾，在万顷良田间风驰电掣。铁道两旁，棉花、咖啡、豆蔻、丁香和辣椒在种植园里茁壮生长。火车喷出来的烟雾随风飘散，围绕附近的棕榈树丛弥漫开来。一幢幢秀丽的平房，几处庄严的佛教庙宇，还有一些荒凉废弃的寺院和印度风情十足的漂亮庙宇，都透过棕榈树林若隐若现。再往前，是辽阔的田野。在密林深处，还有猛兽毒蛇不时出没，不过火车汽笛的嘶鸣声吓得它们胆战心惊。茂密的森林被铁道线劈为两半，有时候象群也会在附近驻足停留，它们看着火车这个怪物飞奔而来又飞奔而去，感到莫名其妙。

这天上午，火车驶过玛立甘姆站，来到一个令人恐怖的地方，信奉死亡女神的教徒常常在这里杀人。埃罗拉寺离这里不远，那里有很多制作精巧的宝塔。继续往前就是奥伦加巴城，这座历史名城

曾是誓死不屈的奥伦扎布王的京城，眼下它作为省会受尼赞王管辖。图基教领袖、绞人党头目斐林吉阿实际控制着这片区域，他带领手下结成牢不可破的秘密组织，经常以祭祀死亡女神为名而大开杀戒。他们心狠手辣，不分老幼，一度让这里尸横遍野。英国政府为了制止这些杀戮活动，曾经出动武装力量进行围剿，遗憾的是绞人党十分狡猾，总能顺利脱逃，继续逍遥法外。

中午12点30分，火车在布尔汉布尔车站停下来。万事通下车花了一大笔钱，才买到一双缀有假珍珠的拖鞋。尽管如此，他还是觉得派头十足。

下车的旅客们草草吃完饭，然后沿着小河塔帕蒂河溜达了一会儿，之后又登上火车，去往阿苏古尔。

有必要分析一下万事通此刻的想法。起初，他始终认为这段旅途会在孟买结束。然而，几天的印度之旅让他的脑子里产生了新的念头，使他潜藏在身体中的本性也逐渐恢复了，一些青年时的奇思妙想也慢慢回来了。他开始认真看待主人的环游计划，已经完全接受福格跟人打赌这一事实。他对这场赌局也产生了兴趣，相信福格确实要环游地球一周，而且不能超过80天的时间。他担心路上出什么意外会耽误主人的行程，一再祈祷后面能够一路顺利。一想到前天闯的大祸，他就懊悔不已，害怕会因此给主人惹上什么麻烦。万事通没有福格那么冷静，所以就容易出现焦虑心理。他掰着指头把时间算来算去，不由得咒骂该死的火车总是逢站必停，隔一会儿又埋怨火车开得不够快，盘算着要是福格打点一下司机，估计能好点。这个实诚的家伙哪里知道，轮船可以超速行驶，火车却不行，必须按规定的速度前行。

夜幕降临，在康德什和本德尔肯德的交界地带，火车穿行到了苏特普山区的狭道里。

第二天，10月22日，科罗马蒂问几点了，万事通抬起手腕看着他的大银表，回答道：“现在是凌晨3点，先生。”其实，这仍是英国格林尼治时间，而格林尼治距离他们目前所在位置往西有77经度，所以他的时间比实际上慢了4个小时。

科罗马蒂试图给万事通讲清楚经度与时间的关系，由于他们在向东走，就是迎着太阳走，因此每走过一个经度，他们的白天就少了4分钟，正确的做法就是将手表调整到当地时间。很显然，科罗马蒂白费一场工夫。万事通似懂非懂，但就是不愿调表，继续使用着伦敦时间。好在他的这份固执对别人来说也没有什么不好的影响。

早晨8点，火车在离罗塔尔车站15英里的地方停了下来。这里是一片空地，周边有些平房和工棚。

“旅客们，下车了。”列车长走到每节车厢前喊道。

科罗马蒂感到大惑不解，对面的福格正盯着他，显然后者同样想知道发生了什么。

万事通忍不住好奇心，起身下了火车，很快又跳了上来，张皇失措地叫道：“不好啦，先生，前面没有铁路了！”

“什么？没有铁路了？”科罗马蒂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对，火车没法继续往前走了。”

科罗马蒂闻言起身下了车，福格紧随其后。碰到正在忙活的列车长，两人异口同声地问道：“这是什么地方？”

“科尔比。”

“为什么要停车？”

“前面的铁路还没有修好。”

“什么？还没修好？”科罗马蒂很惊讶。

“对。到阿拉哈巴德后才有铁路，前面的50多英里还没铺上

铁轨。”

“我记得报纸说已经全线通车了啊？”科罗马蒂不甘心地问道。

“事实是没有通车，只能说报纸搞错了，那也没办法，先生们。”

“你们卖给我们的票可是从孟买到加尔各答的啊！”

“的确如此，但是其他旅客都知道火车要在这里停车，到阿拉哈巴德后才有火车。”列车长不紧不慢地回答道。

科罗马蒂气得七窍生烟。万事通也是怒火中烧，恨不得上前把这个傲慢的列车长揍一顿。他没敢回头看福格，简直不能想象他的主人会是怎样的生气。

“科罗马蒂先生，”万事通身后传来福格依旧平静的声音，“如果您不介意，我们一起想办法赶往阿拉哈巴德吧。”

“福格先生，我担心这次恐怕会误了您的行程。”

“没关系，这并非出乎意料的事。”

“什么？您事先就知道了？”

“不，我并不知道，我只是知道路上总会遇到一些破折。不过，不用担心，这些不会耽搁行程。我有2天的富余时间。只要我们在25日中午12点赶到加尔各答，乘上开往香港的轮船，就没有问题。今天才22日，因此不用着急。”

福格的自信与沉着，不由得让科罗马蒂为之钦佩。

铁路以后终会全线通车，问题是报纸过早地宣布了这个消息，就像那些走快了的表一样。看来大多数的旅客都很明白这一点，他们一下火车就飞奔着去抢购镇上的各种交通工具。等福格一行来到镇上，发现无论是四轮大车，还是驼峰牛拉的辇车，以及像活动庙宇一样的旅行小车、滑竿或是小马，都被一抢而空。

“大不了我们走过去。”福格提议。

万事通磨磨蹭蹭地来到主人跟前，低头盯着自己脚上那双好看但不耐穿的新鞋，似乎有了什么主意，但又不确定是不是要说给主人听。

“先生，”他终于鼓起勇气，“我推荐一种交通工具。”

“什么交通工具？”

“大象！喏，您看，前面那个印度人有一头大象。咱们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看到主人感兴趣，万事通有些兴奋。

过了一会儿，他们来到印度人的茅草房前，附近垒着一座高大的圈舍，里面关着一头大象。在福格的请求下，印度人把他们带到圈舍里。

大象的主人介绍，他打算把这头象训练为斗兽，而不是用来当作牲口使唤。大象这种动物天性是温顺的，要把它培养为印度语中称作“马其”的猛兽，就必须逐步训练出凶猛的野性，还要给它喂上3个月的糖和黄油。尽管喂食糖和黄油的方法听起来有些滑稽，但确实很多印度训象人都成功了。看来福格来得不晚，这头大象的训练才刚刚开始，身上还没有多少“马其”的凶猛。

和其他同伴一样，这头名叫奇乌尼的大象善于翻山越岭，可以长途跋涉。对福格来说，这时候别无他法，奇乌尼就是最好的选择。

不过大象在印度一点儿都不便宜，它们已经很少见，像马戏团用来表演的公象更是可遇不可求。家养的大象繁殖能力差，人们只能靠猎捕来获取新的大象。同时，养大象一点儿也不比猎捕来得容易。因此，当福格提出租用奇乌尼时，印度人直截了当地拒绝了。

福格毫不气馁，开出了天价，每小时10英镑，然而印度人仍不

为所动。20英镑呢？不行！40英镑呢？不行！福格每加一次价格，万事通都要吓一跳，可是印度人根本没有妥协的意思。

这个价格已经高得很离谱了，福格他们租用15个小时，等到了阿拉哈巴德后完璧归赵，算下来这个印度人一趟就可以赚到600英镑。

福格始终保持着他一贯的从容淡定，继续开价，表示愿意支付大象主人1000英镑，直接买下这头大象。

这个印度人居然再次拒绝了！可能是他觉得福格别无选择，只能与他交易，便坐地起价。科罗马蒂看不下去了，将福格拉到一边，劝他冷静一下，三思而后行。福格感谢科罗马蒂的好心提醒，不过他并未失去理智。既然要去赢那2万英镑的赌注，他就必须使用这头大象，即便是付出高于实际价值20倍的价格，他也在所不惜。

福格再次来到印度人面前，这个印度人仿佛知道自己奇货可居，眼睛里放射出贪婪的光芒。很明显，他看出来这位先生不在乎钱。福格重新开始加价过程，先加了500英镑，不行；又加了300英镑，还不行；最后加到了2000英镑。万事通的脸已经涨得通红，他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接着他的脸又因为太过激动而转白。

听到2000英镑时，印度人终于松了口。

“要怪还得怪我这双不禁穿的鞋，否则，您也不用花这么大价钱买这头大象！”万事通有些自责。

交通工具已经搞定了，接着需要找个向导。这事不难办，一位看着精明强干的帕西人毛遂自荐，表示愿意为福格效劳。福格点头同意，并承诺会支付高额酬劳，让这个帕西人激动不已。

无疑，这个帕西人很擅长担任象童或是向导。大象一牵出来，他立即鞍前马后一通忙活。帕西人在大象的背上放置一个坐垫，又在两侧各挂上一副看起来不是那么舒服的鞍椅。

福格从鼓鼓囊囊的旅行包中掏出一把钞票，大象主人欣然接了过去。万事通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就好像自己的五脏六腑都被掏了出来一样。福格转身邀请科罗马蒂同行，这位旅长没有跟他客气，再加一个人，这个庞然大物也不会累着。

在镇上买了些食物后，他们就出发了。福格和科罗马蒂分坐在两侧鞍椅上，万事通则爬上去，一屁股坐在象背的座椅上。至于帕西人向导，则骑在大象的脖子上。

上午9点，大象动身离开科尔比小镇，抄着最近的小道，扎进了茂密的棕树林。

第十二章 福格一行密林探险

为了节省时间，向导直接向左走，避开正在修建的铁路。因为这条铁路线必须穿越纵横交错的温迪亚山脉，很难走一条直路。这个帕西人向导看来对这里的大道小路都很熟悉，他说假如从丛林中直接穿过去，会缩短20多英里的路程。

福格和科罗马蒂端坐在鞍椅上，两人只露出了脖子。大象在向导的指挥下向前飞奔，搞得他俩也随之剧烈摇晃着，但他们始终保持着英国人固有的隐忍，默不作声。他们俩也很少交谈，只是偶尔看上对方一眼。

而万事通则骑在大象的背上，颠簸之苦可想而知。他认真听从主人的告诫，不把舌头放在上下牙之间，以防颠簸中不小心咬断自己的舌头。可怜的万事通一会儿被颠到大象脖子上，一会儿又被颠到大象屁股上，像极了马戏团的小丑在玩跳跳板。但在这个过程中，他还不忘说说笑笑，不时从旅行袋中掏出一些糖果来逗这头大象，大象用长长的鼻子卷走糖果，然后继续向前狂奔。

2个小时后，向导让大象停下来，安排大家休息1个小时。大象在附近的小溪边喝饱了水，又找到一些嫩树叶和小树枝饱餐了一顿。弗朗西斯·科罗马蒂先生也想休息一下，一路的颠簸搞得他的骨头都快散架了。但此时的福格却精神饱满，像是刚从床上醒来似的。

“他可真是铁打的身子！”科罗马蒂称赞道。

“简直是钢铸的！”万事通一边接话，一边开始准备午餐。

到了中午，向导发出上路的指示。很快他们便置身于一片荒地之中，大片的密林后面是一片果树林和棕榈树林。再往前走，就是广阔贫瘠的平原了，寥寥的灌木和随处可见的花岗岩点缀其中。本德尔肯德地区很少有旅行者光临，这里居住着大量的原始居民，保留着骇人听闻的印度教规。英国政府一直没能对这块土地实行绝对的统治，更别提温迪亚山群山中那些偏远地区了。

福格一行好几次看到一群杀气腾腾的印度人朝他们摆出威胁的手势，帕西人向导尽量避开他们。路上很少遇到野兽，所以，当碰上几只“装腔作势”的猴子从一棵树跳到另一棵树上时，万事通异常兴奋。

万事通原本就操心不少的事，现在又多了一件：等他们到阿拉哈巴德火车站之后，福格先生将如何处置这头大象。带它上路？不可能的！运费可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卖掉它？把它放了？这头了不起的大象还真让人难以割舍。送给万事通当礼物？这样的话可太难为他了。这事一直困扰着万事通。

晚上8点，福格一行已经翻过了温迪亚山脉的主峰，随后他们在北坡脚下的一间小破屋里休息了一会儿。这天他们走了将近25英里，再走25英里就到阿拉哈巴德火车站了。

夜凉如水。向导在小屋里用干树枝架起了火，大家顿时觉得倍感温馨。从科尔比镇买来的干粮刚好可以用来做晚餐。颠簸了一天，大家都累坏了，便匆匆吃了晚饭。饭后大家随便闲聊了几句，不一会儿屋子里就鼾声四起了。向导守着大象，大象也靠在一棵大树上睡着了。晚上就这样平静地过去了。只有几声山豹的叫声和猴子的吵闹声划破夜的寂静，但对小屋里酣睡的人们并未产生多

大的影响。科罗马蒂先生睡得十分香甜，好像一个疲惫不堪的老战士。万事通由于白天颠簸得太厉害，睡得不太安稳。至于福格，他像睡在塞维尔街的公寓里一样，十分安稳。

早上6点，他们再次启程。向导希望当天晚上可以到达阿拉哈巴德火车站，这样的话，福格自旅行开始节省下来的48小时只会损失一小部分。

齐乌尼继续狂奔，很快他们走过了温迪亚山脉最后几段斜坡。临近中午时，他们来到了卡伦杰小镇，这个小镇位于恒河支流的卡尼河畔。向导尽量从有人群居住的地方绕道，他认为还是从这块开阔的盆地上走更安全。现在距离阿拉巴哈德火车站不足12英里了，他们停在一片香蕉树下休息，树上的香蕉和面包一样美味，大家对此赞不绝口。

下午2点，向导带领大家钻进了一片绵延数公里的密林。他更喜欢在树荫下赶路。到目前为止，一路上他们还没碰上任何麻烦。就在这时，齐乌尼却突然焦躁不安，不再往前走了。

这时是下午4点。

“发生了什么事？”科罗马蒂探出头来问道。

“我不清楚，长官。”向导一边回答，一边仔细听着从密林深处传来的嘈杂声。过了一会儿，嘈杂声越来越清晰了，像是远处有人在配乐演奏。

万事通睁大眼睛，竖起耳朵，想要了解发生了什么事情。福格则默不作声，静观其变。

帕西人从大象的背上跳下来，把它拴在树上，钻进茂密的树林。很快他跑了回来，说：“一队婆罗门教徒游行者正往咱们这个方向走来，咱们最好别让他们看见。”

向导解开大象，朝树林深处走去，并告诫大家不要下来。他则

保持着随时可以跳上大象的姿势，这样当危险发生的时候，大家就可以随时逃跑。不过，他认为婆罗门教徒应该发现不了他们，因为这浓密的树林是一个大“保护伞”。

人群的嘈杂声中，锣鼓齐鸣的声音越来越近了，中间还夹杂着单调的歌声。很快，队伍的排头走进了树林中，距离福格一行藏身之地只有50多步。从树枝之间可以清楚地看到游行队伍中着装怪异的人。走在前排的是一些头戴高帽、身披袈裟的僧人，身边簇拥着一些男人、妇女和孩子，高声唱着一种悲凉的挽歌。一辆车轮巨大的车子紧随其后，车辐和车辕上雕刻着一条条相互缠绕的毒蛇。车子由4头装扮华丽的驼峰牛拉着，上边有一尊面目狰狞的雕像。此雕像有4只胳膊，通体暗红，像凶神恶煞一般，披头散发，舌头外伸，嘴唇血红，脖子上戴着骨头项圈，腰上系着断臂接成的腰带，立在一个卧倒的无头巨人身上。

科罗马蒂先生认出了这雕像，小声说道：“她是凯里女神，爱情和死亡之神。”

“死亡之神我还相信，若说是爱情之神我就不敢苟同了。”

“丑八怪！”万事通嚷道。

向导示意大家不要大声说话。

一些身穿赭石色条纹、身上道道伤口流着血的苦行僧，围着雕像疯疯癫癫地做着各种怪异的动作，真是些愚蠢的疯子。在这些盛大的印度宗教仪式上，他们甚至心甘情愿钻到毗湿奴¹战车的车轱辘下去送死。身着华丽僧袍的婆罗门僧侣紧随其后，拉着一位女子一步一步地向前走去。这名女子很年轻，肤如凝脂，如同欧洲人。她

1 毗湿奴教是印度教的三大教派之一，于12世纪中叶由罗摩奴创建，崇信最高神毗湿奴及其配偶吉祥天女和毗湿奴的各种化身。该教实行苦行、素食、禁欲主义等。

的头上、脖子上、肩上、耳朵上、胳膊上、手指上、脚趾上，都挂满了项链、手镯、耳环和戒指等珠宝。她身穿一件绣金紧身上衣，外罩一件轻纱长袍，体态婀娜。

跟在这位女子身后的是一群士兵，他们腰间别着出鞘的军刀，挎着镶金长枪，合力抬着一顶轿子，轿子里有一具尸体。这是一位老者的尸体，他身穿华丽的衣服，头戴缠有珍珠的头巾，身上裹着绣金长袍，腰间系着缀满宝石的腰带，随身佩着印度王侯专用的精美武器。

后面跟着乐队和狂热信徒，他们大声喊叫着，声音有时甚至大过那震耳欲聋的乐器声。

科罗马蒂先生神情凝重地看着这支长长的队伍，转身对向导说：“这是寡妇殉葬吧。”

向导点点头，并把手指放在唇边，示意他不要出声。游行队伍在缓慢地向前移动，不一会儿，队尾也消失在了密林深处。歌声渐行渐远，偶尔还能听到几声喊叫，但很快便归于沉寂。

菲利亚·福格刚才听到了科罗马蒂先生和向导的谈话，游行队伍一消失，他便问道：“寡妇殉葬到底是怎么回事？”

“寡妇殉葬是一种活人祭。不过，那是一种自愿的活人祭。你刚才看到的那位年轻女子，明天一早就会被烧死。”科罗马蒂回答。

“天哪，这群恶棍！”万事通愤怒至极地嚷道。

“死者是谁？”福格问道。

“是这块土地上的王侯，也是那位年轻女子的丈夫，”向导回答，“是本德尔肯德邦的独立土王。”

“印度这种野蛮的习俗怎么还能保留至今？英国政府难道不能予以取缔吗？”福格冷静地问道。

“在印度的大部分地区，这种习俗已经不复存在了，”科罗马

蒂先生回答说，“但在一些未开化的地区，特别是本德尔肯德邦领地，英国政府也无能为力。温迪亚山脉北部的一些地区经常会发生烧杀抢掠的事件。”

“可怜的女人，要被活活烧死啊！”万事通说道。

“是的，活活烧死！”旅长说道，“倘若她不殉葬的话，就会受到亲人非人的待遇。他们会剃光她的头，随便给她些吃的，像下人一样对待她，或者将她清理出户，最后她会像流浪狗似的死在角落里。这样的下场还不如被烧死来得痛快，这一切与爱情和宗教毫无关系。不过，真有些殉葬者是出于自愿，政府也不得不出面百般劝阻。几年前，我在孟买的时候，一位年轻的寡妇就请求总督允许她和丈夫的尸体一起被火化。遭到总督拒绝后，她离开孟买来印度土王那里，终于完成了殉葬。”

在旅长讲话的过程中，向导不停地摇头，旅长的话刚落音，向导便说：“明天早上要被烧死的年轻女子可不是自愿的。”

“你怎么知道的？”

“本德尔肯德邦的人都知道。”向导回答。

“可她并未反抗啊！”科罗马蒂先生说。

“那是因为他们用大麻和鸦片的烟把她熏迷糊了。”

“他们会把她带到哪里？”

“离这儿2英里远的庇拉吉庙，今晚她会在那儿过夜。”

“那祭祀什么时候开始？……”

“明天一早。”

向导说完便走进密林里牵出大象，跳到象脖子上去。正当他准备吹口哨让大象赶路时，福格制止了他，并对科罗马蒂先生说：

“我们去救这个女子，怎么样？”

“救她，福格先生？”

“我还有12小时的富余时间，可以用来救她。”

“您真是个好心人啊！”科罗马蒂先生说。

“有时是吧，当我有时间的时候。”福格简单地回答。

第十三章 万事通再次证明勇敢者会交好运

这个营救计划充满风险，难度不小，看起来不容易成功。福格完全是在拿身家性命冒险，至少也是在拿自由来博取成功的机会，然而他一点儿也不犹豫。何况，科罗马蒂和他站到了一起。

万事通同样没说二话，时刻准备听从主人的召唤。福格见义勇为的决定让他兴奋不已。他没想到表情始终冷漠的福格却有着一颗善良高尚的心。这实在让他出乎意料，也加深了他对主人的敬佩之情。

帕西向导会做什么选择呢？他会支持那帮印度人吗？即便他不肯伸以援手，也不应该偏向那帮印度人，至少要保持中立。

科罗马蒂很直率地提出了这个问题。

“长官，”向导答道，“那个女人跟我一样，也是帕西人。有什么事情您尽管吩咐，我随时愿意效劳。”

“好极了，向导。”福格在一旁赞叹。

“可是，你们必须搞明白一件事，”向导继续说，“我们要去营救那个女人的话，是要冒着生命危险的，一旦被他们抓住，肯定会遭受残酷的折磨。事情就是这样，你们要想明白。”

“这些我们都已经考虑过了，”福格不为所动，平静地说道，“我们是不是天黑后行动的胜算比较大？”

“我跟您想得一样。”向导说。

接下来，这位勇敢的帕西向导把这个可怜女人的遭遇给大家详细介绍了一下。

她是一个在印度闻名遐迩的美丽佳人，也是帕西人，父亲是孟买的一个有钱商人。她在孟买接受了地道的英式教育，无论是举手投足，还是风度仪态，都被认作是欧洲人。她的名字叫阿妩达。

阿妩达在父亲死后成了孤儿，被逼迫嫁给了本德尔肯德的一位老王公。婚后3个月，老王公就一命呼呜，她便成了寡妇。当听说她的命运是殉葬后，她就出逃了，可惜很快被抓了回来。老王公的家人为了遵守这里的风俗习惯，执意要她给老王公殉葬。

听完这个故事，福格他们更加确信出手搭救阿妩达的决定是正确的。为了尽可能地接近庇拉吉神庙，他们让向导牵着大象载着大家往那个方向走。

半小时后，他们在一丛灌木林附近停下来休息，这儿距离神庙只有500步左右，神庙里的人不容易看到他们，他们却可以清楚地观察神庙里的动静。

大家开始商量救人的方法。帕西向导很熟悉这座庙的情况，他确信阿妩达就被囚禁在这里。是等到那些印度人都喝得醉醺醺，横七竖八躺在地上呼呼大睡时破门而入呢，还是在墙上凿洞钻进去？大家莫衷一是。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必须在晚上把阿妩达救出来，否则到了白天，他们只能眼睁睁看着她被大火烧死。到时候，他们就回天无力了。

福格他们安静地等待着夜幕的降临。

6点左右，天刚擦黑，营救行动开始了，第一步是先熟悉神庙周边的地形。这会儿寺庙里僧人的叫喊声都停止了。按照当地习俗，这些僧人要喝一种掺有鸦片汁的“昂格酒”，这会让他们烂醉如泥，不省人事。理论上，福格他们从这些人身上跨过去，到庙里救

人是完全可行的。

帕西向导带着营救队伍趴在地上匍匐前进。穿过一片橡树林后，他们来到一条小河边。借助旁边火把尖上烧剩的树脂发出的微光，他们注意到举行殉葬的祭坛已经准备就绪。那是一堆架好的木柴，木柴都是浸过香油的珍贵的檀香木。老王公的尸体被包裹得严严实实，此刻正静静地躺在祭坛上，明天阿妩达就要和这具尸体被一起烧掉。再往前100步左右，矗立着一座宝塔，宝塔的塔尖穿过树梢，直直插入幽暗的天际。

“赶快过来！”向导在远处向他们招手。

福格他们小心翼翼地向前挪动，不敢发出一点儿声音。

万籁俱寂，只有树林的枝丫在微风中沙沙作响。

不一会儿，向导带着他们来到一片空地上。几支燃烧的火把将这片空地照得如同白昼。福格发现，这儿就像尸横遍野的战场，地上到处躺着人，有男人，有女人，甚至还有孩子，显然他们都喝了昂格酒，这会儿正呼呼大睡，有的人还发出很响的鼾声。

空地对面，是隐匿在茂密丛林中的庇拉吉神庙，它影影绰绰，无法看清。不幸的是，神庙门口站着几名守卫，他们全副武装，正在来来回回地巡逻。向导猜测庙里肯定也有守卫。

这样看来，往里面硬闯是行不通的。帕西向导只好作罢，指示大家按兵不动。

科罗马蒂和福格对此表示理解。两人聚在一起商议对策。

“我觉得我们可以再等等，”科罗马蒂分析道，“现在刚8点钟，这些守卫说不定过一会儿就犯困了。”

“我同意您的看法。”帕西人凑了过来。

于是，福格决定让大家待在一棵大树下等待机会。

在这段等待的时间内，他们觉得简直度日如年。帕西向导几

次潜过去，透过树林查看有没有什么转机。然而，这些守卫毫不倦怠，依旧持着兵器来回巡视。同时，神庙的很多窗户也亮着灯光。

就这样一直等到夜半时分，还没有出现任何机会。神庙门口的守卫没有出现大家期待的困倦，还是精神抖擞。他们应该没喝昂格酒。看来，福格他们必须寻找其他可以进去的入口才行。而困扰他们的另一个问题是，神庙里面是不是也有和门口一样戒备森严的守卫？

商量完毕，大家很快行动起来。向导带着3人蹑手蹑脚地绕着神庙走，来到神庙的背后。

已经12点半了，这里空无一人。虽然无人把守，但是没有任何可供出入的门窗。

不消说，仅仅接近神庙是不够的，必须想办法进去才行。福格他们手里只有一把匕首。好在神庙的墙壁是由砖块和木头混合建成的，并不怎么牢固。只要撬开第一块砖，后面的砖就好办了。

4个人立马干起来。他们尽量不发出声音，以免惊动庙里的人。帕西向导站在一边，万事通站在另一边，他们俩撬动一块砖，试图打开一个缺口。

突然，庙里面传来一阵喊叫声，与此同时，庙外也骚乱起来，喧嚣声朝着这边传过来了。

向导和万事通赶紧住手，想搞清楚发生了什么。庙里的人被他们吵醒了？守卫发现他们了？为确保安全，他们迅速退回到大树下，盘算着等喧嚣停下来，再继续挖洞。

然而，事情的发展并未如他们所愿。庙里的僧人来到庙后检查一番离开后，在这里留下了守卫。

这样一来，挖洞的工作也不得不半途而废。这样还怎么接近阿妩达呢？更别提去救她了。他们沮丧至极，科罗马蒂气得牙齿咬得咯咯作响，万事通也怒发冲冠，帕西向导同样勃然大怒。倒是福格

依旧处变不惊，情绪似乎没受到丝毫影响。

“我们只有放弃了！”科罗马蒂哀叹道。

“没有别的选择了。”向导无奈地接了他的话。

“慢着，”福格可不像他俩那么沮丧，“能在明天中午之前赶到阿拉哈巴德就不算晚。我们可以继续等待机会。”

“您有什么高见？”科罗马蒂很困惑，“几个小时后，天就要亮了。”

“我们肯定可以在最后关头找到机会的。”

看着信誓旦旦的福格，科罗马蒂真想知道他的信心从何而来。这个冷静的家伙到底在想些什么呢？该不会是打算明天殉葬过程中出手吧？在众目睽睽之下，他们4个要从一群荷枪实弹的人手中把阿妩达抢走吗？

真要是这样，就太可怕了！科罗马蒂顿时觉得自己有责任阻止这个冒险的计划。不过，他并不能确定福格真要这么做，于是决定继续待着，看福格到底打算怎么做。帕西向导没有让他们躲到原来的藏身之处，而是来到那片空地前面。在这里，他们可以隐蔽在一棵大树后面，近距离地观察事态的变化。

万事通却与众不同，他敏捷地爬到树顶，从上往下俯瞰。他这时正在为一个想法纠结不已，这个想法刚才如电光石火般闯进了他的大脑中，此刻牢牢印在那里，挥之不去。

他口中喃喃道：“这个想法太冒险了！”然后，他又说：“有什么不可以？这好歹也是个机会。冒险又怎样，这可是现在唯一的机会了……”

万事通脑子里翻涌奔腾，就是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下定决心后，他沿着树枝慢慢爬过去，像一只无声蜿蜒的蛇。树枝尽头就是那片空地了。

几个小时后，东方的天边出现了鱼肚白，天快要亮了。而此时，广袤的大地似乎还沉睡在浓浓的夜幕中没有苏醒。

殉葬的时辰到了。在地上昏睡的人们纷纷起来，就像起死回生那样，你一言，我一语，七嘴八舌。隆隆的鼓声又响了起来。歌唱声、喊叫声混成一片，人声鼎沸，热闹非凡。不幸的年轻寡妇被烧死的时刻就要到了。

就在此时，庙门大开，两个僧人拖起女人开始往外走。火把熊熊燃烧，一道道强光从庙门穿射出来。福格他们看不清女人的具体情况，只能知道个大概。这个女人显然是被灌了迷药，意识不清醒，但出于自卫的本能，她全身挣扎，试图从歹徒的手中挣脱出来。科罗马蒂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儿，想到可能要去冒险的福格，他下意识地伸手抓住了福格，福格此刻手上攥着一把匕首。

人群骚动不安，他们为了制止阿妩达的挣扎，又让她熏了大麻。阿妩达很快便晕过去，无力地倒了下去。人们押送着她，穿过一群口中吟诵着经文的僧人。

福格他们混到人群中，紧紧地跟在后面。

大概过了2分钟，人们来到河边，在距离祭坛50步左右的地方停了下来。忽明忽暗的火光中，瘫软的阿妩达被平放在老王公的尸体旁，一动不动，没有任何反应。

接着，有个人举着火把点燃了祭坛，那些被浸了香油的木柴轰然烧了起来。

福格眼见此景，发疯一般要扑过去，但被眼疾手快的科罗马蒂和帕西向导一把按住了。福格不顾一切地推开他们。

突然，意外出现了。围观火葬的人们发出惊恐的尖叫，纷纷跪倒在地，磕头如捣蒜。

原来老王公居然活过来了！只见他从祭坛上坐起来，像幽灵一

般伸出臂膀，抱起身旁沉睡中的女人跳下祭坛。在烟雾缭绕中，他的样子跟厉鬼一样可怕。

僧人和守卫同样惊呆了，他们趴在地上瑟瑟发抖，对于眼前恐怖的场景，他们此生不敢再看第二眼。

年轻的女人轻飘飘地躺在老王公的臂弯里，仍旧毫无反应。福格和科罗马蒂惊得目瞪口呆，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帕西向导也害怕极了，低下头紧闭双眼，心想万事通也被吓个半死吧……

哪料到“老王公”一步步走到福格他们跟前，说道：“快走！”

啊？！居然是万事通。原来，他趁着人们不注意悄悄爬到祭坛上，借着浓烟的笼罩，机智地救下阿妩达，又勇敢地穿过层层围观的人群！

福格他们一下子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他们撒腿就跑，很快消失在密林中。看到真老王公的尸体还躺在滚滚燃烧的柴堆上，人们才从恐惧中醒悟过来，原来老王公没有复活，殉葬的女人被劫走了！惊愕很快就转化为愤怒，僧人、卫兵冲进树林，一边哇哇直叫，一边开枪射击。

大象奇乌尼载着福格他们一路狂奔，将喊声、叫声远远甩在了身后，一颗飞来的子弹有惊无险地打穿了福格的帽子。好在他们行动迅速，很快就逃出了子弹和弓箭的射程。

第十四章 福格穿过美丽的恒河山谷，却无心看风景

胆大包天的救人计划居然顺利地取得了成功。时间已经过去了1个小时，万事通还在为自己的急中生智感到激动不已。科罗马蒂给这个机智勇敢的小伙子来了个大大的拥抱，庆贺他的成功。福格也简洁地夸赞道：“好样的！”对万事通来说，“好样的”能够出自一向沉默寡言的主人之口，简直不可思议！万事通谦逊地表示，这些都要归功于主人，自己仅仅是出了个滑稽可笑的点子而已。再认真回味一下，他，万事通，几年前的体操教练、消防队队长，刚才竟然成了迷人的阿妩达的丈夫，一个浑身缠裹各种香料的印度老王公，不禁令人哑然失笑。

此刻，这个幸运的印度人还处于昏迷之中。她身上盖着一个毯子，无声地躺在座椅里。

帕西向导熟练地驾驭着大象在森林中穿梭奔跑。从庇拉吉神庙跑出大概1个小时后，他们来到一片开阔的平原地区。7点钟，帕西向导拉住大象，让大家下来休息。阿妩达还是睡得昏昏沉沉，向导喂她喝了一些水和白兰地。估计她受到的惊吓太大了，一时半会儿还不会醒来。

科罗马蒂很清楚，人一旦吸入大麻熏烟后就要昏迷一段时间，因此并不担心阿妩达的身体健康。但是，让他感到发愁的是这个女人的前途。只要阿妩达不离开印度，她就永远无法摆脱那些刽

子手的纠缠。在印度半岛上，到处遍布着这些人的信徒，甚至连英国警方也无法制止他们。阿妩达今后不管是逃到马德拉斯、孟买，还是加尔各答，都无法保证可以平安无事。科罗马蒂不禁想到了前不久刚发生的那起寡妇逃出后又被抓回殉葬的事件。他马上跟福格说了自己的担心，并且补充道：“这个女人只有离开印度才能获得安宁。”

福格很重视旅长的这个重要提醒，表示会认真考虑下一步的安排。

接近10点时，大家终于来到阿拉哈巴德车站。中断的铁路在这里又被接上了，乘坐火车花上24小时，就可以赶到加尔各答了。

因为要赶10月25日中午开往香港的轮船，福格必须尽快赶到加尔各答。

福格将阿妩达暂时安置到车站的一个房间里休息，并吩咐万事通出去给她买些东西。福格叮嘱不要怕花钱，多买一些洗漱用品以及裙子、沙丽、皮衣等一切用得到的东西。

万事通拔腿就出门了。阿拉哈巴德城作为宗教圣地，位于恒河和朱木拿河的交叉口，吸引了整个印度半岛的信徒，因此成为聚集印度教朝圣信徒人数最多的城市。根据印度史诗《罗摩衍那》¹的记载，恒河原本发源于天上，后来得益于宇宙缔造者梵天的帮助，才来到了人间。

万事通借着买东西的工夫，把这座城市也逛了一下。看得出来，这里从前有一座雄伟的城堡，如今已经改造成了监狱。或许阿

¹ 印度古代梵文叙事诗，印度教经典之一，与《摩诃婆罗多》并称印度两大史诗。主要描写罗摩因受王后吉迦伊的嫉妒而被放逐14年，妻子随行，在森林中被魔王劫持，后得猴王相助，才夫妻团圆，恢复王位。罗摩被当作护持神毗湿奴的一个化身。

拉哈巴德的工商贸易曾经很发达，现在却商业萧条，手工业也没什么发展。万事通找遍了大街小巷，都没能找到一家时装店，最后只好在一家犹太老人开的杂货铺里，翻找到主人让他买的物件：一件苏格兰料子的女长衫、一件宽大的斗篷、一件漂亮的水獭皮皮袄。店主要价75英镑，万事通毫不犹豫地付了款，开开心心地返回了车站。

阿妩达的神智这会儿逐渐恢复了，庇拉吉神庙恐怖的场景给她造成的刺激也慢慢消退了。这个漂亮印度女人的妩媚重新焕发出来。

为赞美倾国倾城的阿美那加拉王后，国王诗人乌萨夫·乌朵儿曾赋诗道：

她那乌黑亮丽的长发，均匀地铺洒在香肩，映衬着美丽白皙的脸颊；

她那粉黛蛾眉，恰如爱神卡玛的神弓，又细又长；

柔顺修长的睫毛下，闪动着明亮的双眸，清澈可人的眼神里秋波流转，宛若喜马拉雅山圣湖在太阳照耀下反射出的圣洁之光；

她的皓齿细小而又整齐匀称、雪白无瑕，在娇媚的双唇间流光溢彩，又似含苞未放的石榴花上晶莹剔透的露珠；

她的双耳娇小玲珑，她的双手粉嫩红润；

她的双足丰腴柔滑，好像能步步生莲，堪比斯里兰卡最闪耀的珍珠，不输于格尔贡最璀璨的钻石；

她的蛮腰纤细柔软，不足一握，衬托出饱满耸起的双峰，尤使她风采绝伦，如夏花般灿烂；

玉树临风的长裙，裹着她曼妙的身姿，就像是雕刻大师维克瓦卡尔玛精心打造的传世之作。

其实，我们不必借用这些璀璨的诗篇来形容阿妩达的美貌，但是可以肯定地说，这位本德尔肯德王公夫人绝对符合欧洲审美的一切标准。况且，她能够讲一口流利的英语，看来帕西向导没有夸大其词，阿妩达确实接受过地道的英式教育。

再过一会儿就要发车了。福格该和帕西向导结算酬劳了。他按照之前约定的金额支付了费用，不多也不少。万事通有些费解，在他看来，主人应该奖赏这个向导。要知道，这个帕西人可是冒着生命危险参与了救人的过程，说不定他已经得罪了那些印度人，一旦他们找到他，后果不堪设想。

怎么处理那头大象也是个问题。为了得到它，福格真是出资不菲。

万事通多虑了，福格对此早有安排。

“向导，你为我们提供了非常好的服务，你的人品也值得我们相信，虽然我已经付给了你费用，但是还不足以酬谢你在救人过程表现出的忠诚。你愿意带走这头大象吗？如果你没有意见，它就归你了。”

向导完全惊呆了！

“先生，您的意思是说要把这么巨大的财富奖赏给我吗？”向导还是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你没有听错，向导，”福格微笑道，“奇乌尼已经归你所有了！”

“太棒了！”万事通也感到很高兴，“帕西兄弟，奇乌尼一点儿都不胆小！”

万事通来到奇乌尼跟前，喂了它几粒糖果，并亲切地说道：“奇乌尼，吃吧！”

奇乌尼开心地哼了几声，然后伸出它的大鼻子一把裹住万事通，很轻松地把他举过头顶。万事通并不害怕，轻轻拍打着奇乌尼。过了一会儿，奇乌尼缓缓地把万事通送回到地上。万事通最后

用手握了一下奇乌尼的鼻子，算是与它告别。

不久，福格、万事通和科罗马蒂便登上了火车。下一站是距离阿拉哈巴德城80多英里的贝拿勒斯，车程是2个小时。

福格他们在一个舒适的车厢里坐了下来，阿妩达被安置在最好的位置上。窗外弥漫着火车喷吐的浓雾。经过几个小时的休息，阿妩达体内昂格酒的麻醉效果已经完全散去，她这会儿不再头昏脑涨了。

当阿妩达发现自己正在火车上，身上一身的欧洲装扮，再看看身旁几个陌生的面孔，别提有多惊讶了。

大家看阿妩达醒了，赶忙问她身体如何，并给她喝了几口酒，以便她能更加清醒。接着，科罗马蒂为她讲述了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多亏了福格先生，要不是他见义勇为，您估计早就没命了，”科罗马蒂说道，“另外，还有这位万事通先生，他的机智多谋在关键时刻发挥了作用。”

福格在一旁不置一词。倒是万事通有些不好意思，反复说：“这些都算不了什么！”

听完这一切，阿妩达眼噙热泪，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才能表达她对救命恩人的感激之情。不消说什么语言，单是她那闪亮的双眸，就能告诉所有人她此刻的激动之情。然而，一想到昨晚发生的惊险一幕，一想到这片危机四伏的印度大地，她的脸上突然写满了恐惧。

福格深知阿妩达的处境与心情。他不动声色地表示，阿妩达可以跟随他们一同前去香港，等到局势好转后再回来。

阿妩达感激地接受了这个建议。正好她有个帕西亲戚在香港做生意，如今已经很有名望了。香港位于中国南海边上，却是一座地道的英国化城市。

中午12点30分，火车到达贝拿勒斯。据婆罗门教传说，这座城市是卡西旧城的废墟，当年和穆罕默德陵墓一样，悬在天空与地面之间。不过，在福格他们看来，贝拿勒斯尽管被东方人文研究者称作印度的雅典城，也照样是建在土地上，并没有传说中那么神奇。万事通不时能看到很多草木搭建的简陋房子，一些残砖败瓦散落其间，一派荒凉凋敝，毫无生气。

科罗马蒂要下车了，他的部队就驻扎在城外几英里处。这位旅长跟大家告辞，并祝愿福格能够顺利完成他的环球旅行。福格轻轻拍了拍他的手。阿妩达饱含深情地跟她的救命恩人道别，她永远都不会忘记这位行侠仗义的英国军官。万事通紧紧地握着科罗马蒂的手与他道别，他不知道以后还会有不会有机会和再这位绅士共事。

铁路从贝拿勒斯开始就进入了恒河山谷地区。窗外天气晴朗，比哈尔地区遍布崇山峻岭，地形复杂。大麦、玉米和小麦茁壮地长在田间，凶猛的鳄鱼潜伏在山间小河或是地头的池塘里。整齐的村落分布在四处，茂密的森林也不时可见，几头大象悠闲地在圣河中洗澡。虽然现在已经是初秋时节，天气转凉，但仍然有成群结队的信男善女在恒河里虔诚地受洗。这些人是婆罗门教的狂热信徒，他们是佛教的冤家对头。根据婆罗门教的教义，世上有3个转世活佛，分别是太阳神毗湿奴、自然之神湿婆和婆罗门教教长与立法者的主宰梵天¹。不过，当轮船驶过恒河，在河面上泛起一圈圈涟漪，惊吓到岸边慵懒的乌龟和虔诚的信徒时，这些众神看到如今英国统治下的印度会作何感想呢？

火车风驰电掣一般地飞驰着，一阵阵白雾飘散开来，窗外美丽的景色一闪而过，加之烟雾的笼罩，无法看得真切。在距离贝拿勒

¹ 亦称“大梵天”，婆罗门教、印度教的创造之神。与湿婆、毗湿奴并成为婆罗门教和印度教的三大神。

斯东南大概20英里的地方，车上的乘客们隐约可以看到比哈尔王公们的旧城堡舒纳堡、加兹普，可以看到以制造玫瑰露而闻名的的大工厂，还可以在恒河左岸看到康沃利斯¹侯爵的墓地。这里还有固若金汤的工商业城市布萨尔，盛产鸦片的帕特纳。深具欧式风格的蒙吉尔城，像英国的曼彻斯特和伯明翰一样，以冶铁、制造铁器和刀剑驰名于世。蒙吉尔城中高耸着一座座烟囱，浓浓黑烟从烟囱中无休无止地冒出来，把这片梵天活佛掌管下的天空熏染得乌烟瘴气。这本是一个如梦幻天堂般的国度，如今拜黑烟所赐而大煞风景。

夜幕降临，窗外已经什么都看不到了，只有虎豹熊罴等猛兽在远方嚎叫，隆隆轰鸣的火车将它们吓得四处逃散。旅客们这会儿既看不到孟加拉的美景，也看不到格尔贡和吉尔的废墟；既看不到印度以前的首都穆尔希加巴，也看不到布尔敦和乌各里。法国在印度的势力范围昌德纳戈尔也被黑夜吞噬了，万事通如果能看到祖国的旗帜在这里迎风飘扬的话，也许会骄傲不已。

早上7点，火车终于抵达印度首都加尔各答。福格有5个小时的空闲时间，因为前往香港的邮轮要到中午12点才起锚。按照路程安排，他应该在10月25日，也就是离开伦敦以后的第23天到达加尔各答。他现在不早不晚，算是准时赶到了。只可惜，福格从伦敦到孟买节省出来的2天时间，在穿过印度半岛的旅途中被损失掉了，原因不言自明。不过，想来福格是不会对此感到遗憾的。

¹ 英国将军、侯爵，曾任印度总督，1738年生于伦敦，1805年死于印度贝拿勒斯附近。

第十五章 又损失了几千英镑

火车进站了。万事通先走了下来，福格扶着阿妩达跟在后面。福格想要立马登上开往香港的邮轮，所以想尽快把阿妩达安顿下来。因为只要她还停留在印度的土地上，就可能随时面临危险。

正当福格即将走出车站时，一名警察走过来对他说：“您就是菲利亚·福格先生吧？”

“是的。”

“这是您的仆人？”警察指着万事通问道。

“是的。”

“请二位跟我走一趟吧。”

福格处之坦然，对于每一个英国人来说，警察代表着法律，而法律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法国小伙子万事通试图争辩一番，却被警察用警棍顶着往前走了。福格示意他听从警察的命令。

“这位年轻的女子可以跟我们一块儿走吗？”福格问道。

“可以。”警察回答。

福格、阿妩达和万事通一起上了一辆由两匹马拉着的四轮马车，随后离开了车站。20分钟后，他们到达了目的地。一路上大家都没有吱声。

马车首先穿过了“贫民窟”，这里街道狭窄，房屋破败，到处

都是衣衫褴褛的流浪汉。接着，他们又来到了“欧洲区”，此处房屋整齐，椰子树蔚然成林，虽然还是清晨，早有衣着华丽的骑士和豪华的马车在街头奔驰了。

马车停在一座不起眼的房子门口，但这房子又不像是私人的。警察让这些嫌疑犯——确实可以这样称呼——下车，并把他们带进了一间装有铁栅栏的房间，对他们说：“8点半，欧巴第亚法官将会审讯你们。”

警察说完，便关上门，走了。

“怎么，我们成了囚犯？”万事通瘫坐在椅子上。

阿妩达抑制不住自己激动的心情，转而对福格说：“先生，您不要再管我了。要不是因为我，你们怎么会落到如此境地！”

福格说会对她负责到底，因为阻止一场殉葬而被逮捕的可能性不太大。那帮僧人应该不敢跑到这里来告状，中间一定存在某些误会。不管怎样，他都不会不管阿妩达的，他一定要把她安全送到香港。

“但是邮轮中午12点就要启程了。”万事通提醒道。

“在这之前我们一定会登船的。”福格冷静地说。

主人的话是那样确定，万事通也忍不住低语道：“是的，12点之前我们一定可以上船的。”说这句话的时候，他倒有点儿底气不足。

8点30分，警察打开了房门，他们3个被带到了大厅。这是一间审判庭，旁听席上坐着欧洲人和本地人。

福格、万事通和阿妩达坐在凳子上，对面是法官和书记员。很快，一位身材臃肿的法官也进来了，他就是欧巴第亚；一名书记员跟他的身后。他从衣架上取下假发，娴熟地戴在头上。

“第一个案子，”他宣布，然后摸了摸脑袋，叫道，“见鬼！”

这假发不是我的啊！”

“是的，”书记员回答，“欧巴第亚先生，那是我的。”

“亲爱的奥伊斯特普先生，戴上书记员假发的法官如何能审好案子？”

于是，他们互换了假发。在这个过程中，万事通盯着审判庭里的那只大钟，心急如焚，指针在飞速地走着。

“开始第一个案子。”欧巴第亚法官再一次宣布开庭。

书记员奥伊斯特普问道：“菲利亚·福格到了吗？”

“到了。”福格回答。

“万事通？”

“到。”万事通回答。

“好！”欧巴第亚法官说，“这两天我们一直在孟买开来的火车中找你们。”

“我们到底犯了什么罪？”万事通急切地问道。

“你们马上就知道了。”

“法官，我是英国公民，”福格说，“我有权利……”

“你们遭遇不公正待遇了吗？”欧巴第亚法官问道。

“没有。”

“很好，带原告出庭。”

法官下令后，3个印度僧人从门外走了进来。

“果不其然，”万事通自言自语说，“正是要烧死阿妩达的混蛋！”

3个僧人面对法官站好，书记员开始宣读起诉书，指控菲利亚·福格和他的仆人玷污了神圣的婆罗门教寺庙。

“听清楚了吗？”法官问。

“是的，先生，”福格看了看表说，“我认罪。”

“您认罪？！”

“是的。但是我希望这3位僧人也可以对他们在庇拉吉神庙的所作所为负责。”

3位僧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似乎完全听不懂福格在说些什么。

“没错！”万事通义愤填膺地说，“他们要在庇拉吉神庙烧死一位年轻女子！”

3个僧人惊呆了，法官也大吃一惊：“烧死谁啊？在孟买吗？”

“孟买？”万事通感到诧异。

“是的。不是庇拉吉神庙，是孟买的玛勒巴尔山寺庙。”

“这双嫌疑犯的鞋子就是物证。”书记员补充道。说完，他把一双鞋子放在了案桌上。

“我的鞋子！”万事通看到自己的鞋子后十分惊讶，不禁喊出了声音。

福格和万事通困惑了，他们早已将玛勒巴尔山寺庙的事情抛诸脑后，没想到竟是这件事把他们送上了加尔各答的法庭。

菲克斯警探料定万事通这件事会对自己有帮助，他特意推迟了12个小时离开，跑到玛勒巴尔山寺庙给那帮僧人支招。他了解英国政府对于这类事件的处罚是十分严厉的，所以他跟那些僧人说他们会得到一笔不小的赔偿金，并且让这帮僧人乘下一班火车追赶那个亵渎神灵的人。福格因为拯救那个年轻的寡妇而延误了行程，所以菲克斯和3位僧人提前到了加尔各答。法院也接到了通知，等福格一行一下火车立即实施逮捕。当菲克斯得知福格并未准时到达加尔各答时，他沮丧的心情可想而知。他猜测这群盗贼一定是中途下车，躲到北部某个小镇上了。菲克斯焦急地在车站等候了24小时，不敢有丝毫的松懈。今天早上，他终于等到了福格和他的仆人，还有一

个不熟悉的女子。他赶忙派警察把他们抓了起来，这就是福格一行被带到欧巴第亚法官面前的原因。

万事通全神贯注地听着法官的审判，不然他一定会发现坐在角落里的菲克斯警探。这位警探十分关注该起案件的进展，原因似乎不难理解，在加尔各答的情况同在孟买和苏伊士一样，伦敦发出的逮捕证他还没拿到手！

此时，法官已经把万事通脱口而出的“我的鞋子”记录在案了。万事通懊悔不已，恨不得用一切换回刚才那句话。

“你们知罪了吗？”法官问。

“是的。”福格冷冷地回答。

法官随即宣判：“根据英国‘法律平等地保护印度人民的宗教教规’的准则，万事通对10月20日玷污孟买玛勒巴尔山寺庙一事供认不讳，本庭判决如下，万事通监禁15日，罚款300英镑。”

“300英镑！”万事通被这巨大的数目给吓呆了，不禁叫道。

“保持肃静！”法警呵斥道。

“另外，”欧巴第亚法官继续宣读审判结果，“鉴于无法证实这位仆人的行为是由他的主人指使的，但是，遵循‘无论何时何地主人都应该对仆人的行为负责’的原则，特判决菲利亚·福格监禁8天，罚款150英镑。”

躲在角落里的菲克斯警探幸灾乐祸极了，福格将在加尔各答监禁8天，从伦敦发来逮捕证可用不了8天。

万事通被吓傻了，这判决会毁了他的主人的！都是他惹的祸，非要逛什么玛勒巴尔山神庙，主人2万英镑的赌资也要付诸东流了。

对于审判结果，福格镇定自若，一副此案与自己无关的样子，甚至在公布宣判结果的时候，眉毛都没皱一下。当书记员准备叫下

一个案子时，福格站起来说：“我交保释金。”

“您有权这样做。”法官说。

菲克斯警探全身的血液都凝固了，但他听到法官说“鉴于被告二人的外籍身份，保释金每人交1000英镑”时，他马上又释然了。

如果不服刑，福格则需要交2000英镑的保释金。

福格答应交这笔保释金。说着，他从万事通身上的旅行袋里掏出一沓钞票，放在了书记员的桌上。

“你们什么时候来服满刑期后，这笔钱会再返还给你们，”法官说，“现在你们可以走了。”

“走吧。”福格对仆人说。

“但是，鞋子得还给我吧！”万事通生气地嚷道。

鞋子物归原主。

“这鞋子可价值不菲！”万事通自言自语地说着，“一只1000英镑，更别提它带给我的麻烦了！”

福格让阿妩达挽着自己的胳膊走出了法庭，万事通紧随其后。菲克斯真希望刚才福格会因为不愿交出这笔天价保释金而被投入牢房。可惜，此刻他只能继续跟踪他们。

福格叫了一辆马车，上车后，3人朝着码头的方向驶去。很快，他们就到了目的地。

他们要乘坐的“仰光”号已经在距离码头半海里的海湾里停泊着，开船的信号旗已经挂出。11点的钟声响起，他们早到了1个小时。菲克斯看见他们下马车后又上了小船，气得直跺脚。

“这群混蛋！”菲克斯警探嚷道，“他们又要逃脱了。2000英镑竟然也付了，这群盗贼还真是挥金如土！有必要的話，我会跟踪他们到天涯海角。但以这样的花钱速度，2万英镑很快就会被他们败光的！”

菲克斯警探这样想也在情理之中。的确，从福格离开伦敦以来，旅行的花费、赏钱、买大象的钱、缴纳保释金和罚款，加起来已经有5000英镑了。这样下去的话，菲克斯能拿到的悬赏的钱也越来越少了。

第十六章 菲克斯大智若愚

“仰光”号是半岛公司的一艘客轮，长年往返于中国和日本的海城。这艘轮船自带螺旋推进器，船身是由钢铁铸成的，约重1770吨，相当于400匹马的拉力。其航行速度与“蒙古”号不相上下，但硬件设备远不如“蒙古”号先进，因此阿妩达住得没有福格预想中的那么舒适。幸好从加尔各答到香港只有3500多海里的里程，十一二天就可以到达，而阿妩达也不是挑三拣四的人。

在旅程开始的几天里，阿妩达对福格的了解不断加深，她不时向他表示自己最真诚的谢意。福格一如既往地冷静，他只是静静地听着，面无表情，从他的语气和动作上看不出丝毫的感情。但他对阿妩达的照顾可谓体贴入微，每天都会按时去看望她，自己很少说话，只是坐下来听她讲。而这种场合下，福格的表情是异常呆板和难以理解的。阿妩达对此十分困惑，尽管万事通曾经跟她讲过主人古怪的脾气。当万事通跟她讲，主人是因为一次打赌才踏上这次环球之旅时，阿妩达忍不住笑了。毕竟福格是她的救命恩人，她对他的感激之情超越了一切，因此她也认为救命恩人的决定是不会错的。

阿妩达证实了向导关于她身世的说法。她确实是印度族群中等级最高的帕西人。许多帕西商人靠棉花生意在印度发了大财，其中一个叫詹姆斯·杰吉伯乌瓦的，还被英国政府授予贵族称号。此

人正是阿妩达的亲戚，现居孟买。阿妩达要去香港投奔的也正是杰吉伯乌瓦的堂兄弟——杰吉。她不确定能否在杰吉那里找到安身之处，但福格不断地安慰她，跟她说一切尽在掌握之中。他用了“掌握”这个词。

阿妩达被福格说的话搞得云里雾里，她是否能理解他的话，我们也不得而知。她目不转睛地盯着福格，一双大大的眼睛清澈得宛如喜马拉雅山圣湖之水。但是福格仍旧无动于衷，看来他根本就不想往湖里跳。

“仰光”号的首段航程十分顺利，天气很好，这片被水手们称为“孟加拉双臂”的辽阔海湾很易于航行。船上的乘客很快就看到了安达曼群岛的主岛——大安达曼岛，岛上有壮丽的鞍形山，高2400英尺，隐约可见。轮船沿着海岸航行着，没有看到土著帕普阿土人的身影，他们被认为是最后一批未开化的民族，甚至有传言说他们还保留着吃人的传统，不过这些都是捕风捉影的说法。

岛上风光秀美。大片的棕树、槟榔树、竹林、肉豆蔻、柏树、金合欢林、蕨类植物覆盖了整个岛屿。穿过森林后，是一片群山环抱的景象。海岸边有成千上万的金丝燕，它们的巢穴可以食用，是中国饭桌上的一道美味佳肴。岛上的美景稍纵即逝，来不及让人多看一眼，“仰光”号快速驶出马六甲海峡，随即进入了中国海域。

菲克斯警探在这个过程中做了些什么呢？这位倒霉的警探被迫从一个地方跟踪到了另外一个地方。离开加尔各答之前，他交代了逮捕证一经下达即刻转往香港。然后，他故意避开万事通，悄悄地登上了“仰光”号。他希望一路都可以藏起来，不让万事通发现。不然，如何向他解释自己为什么会出现在这艘船上？万事通肯定认为他应该还待在孟买。但迫于形势需要，他不得不跟万事通见面，这又是为什么呢？

菲克斯警探把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了香港，因为轮船在新加坡停留的时间太短，无法开展行动，因此必须在香港抓到这个盗贼，否则他将永远地逃脱了。香港是福格旅程中最后一块英国殖民地¹，出了香港，菲克斯将无计可施，中国、日本、美国都可能成为福格的良好避难所。如果逮捕证可以到达香港，菲克斯就可以理所应当逮捕福格，并交到警官手中。这一切都将顺理成章。一旦他们离开了香港，只有一张逮捕证是不行的，还需要办理引渡证明，这中间会耽误不少时间，会给他们的逃跑带来极大的便利。所以，如果不能在香港将他们绳之以法，之后将很难抓到他们了。

菲克斯把自己关在舱房里认真地思忖着：“因此，要么逮捕证到达香港，我逮捕了他；要么逮捕证还没到，我就得想方设法拖住他们，不让他们离开香港。在孟买和加尔各答我都失败了，如果在香港仍旧失败，我将名誉扫地。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这次我都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可是，要怎样才能阻止他们离开呢？”

最后，菲克斯决定把一切都告诉万事通，让他了解自己主人的真实面目，他相信万事通并非福格的帮凶。万事通是个老实的小伙子，明白事情的严重性以后，一定会站在他这边的。不过，这也是下下之策，万不得已的时候才能使用。万一万事通在他主人面前说漏了嘴，事情就会更加糟糕，到那时任谁都回天乏术。

菲克斯警探思前想后，不知如何是好。突然，菲利亚·福格和阿妮达来到了甲板上，菲克斯的希望之火又重新燃起了。这个女人是什么来历？她怎么会和福格在一起？显然，他们是在孟买到加尔各答的途中认识的，但具体在哪里遇到的呢？是偶然认识的，还是他早有准备，专程穿越印度来找这位年轻貌美的女子？她确实是个

1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中国。

美人，在加尔各答法庭上菲克斯警探亲眼所见。

菲克斯警探为此伤透了脑筋，他猜测这会不会是一起绑架妇女的案件。没错！这个想法在他脑子里变得越来越强烈，他下决心抓住这次机会，从中获取自己该获取的。不管这女子是否结婚，他都可以在香港给福格安上拐卖妇女的罪名，这可不是拿钱就能解决的。

但是，不能眼巴巴地等着船航行到香港。福格习惯于从一条船直接跳上另一条船，如果这期间不着手准备，窃贼可能会再次逃跑。因此，必须尽早通知港英当局，让他们在“仰光”号到达前密切监视下船的旅客。这事比较容易办到，因为轮船会在新加坡做短暂的停留，他可以在新加坡发一份电报到香港。

最后，菲克斯警探决定在行动之前去见一见万事通，探探他的口气。让万事通开口说真话可不是件难事，他对此很有把握。没有多少时间可以耽误了，他决定亮明身份，因为从开船到现在他一直还是“隐身”状态。这一天是10月30日，明天“仰光”号就要在新加坡靠岸了。

菲克斯走出舱房，来到甲板上。万事通正在船头来回散步，警探装出一副惊讶的表情，快步走向他，大声说道：“天哪，你也在‘仰光’号上！”

“啊，菲克斯先生，您也在这条船上？！”万事通非常吃惊，这不是在“蒙古”号上认识的旅伴吗？“太巧了！您不是应该在孟买吗？怎么竟在开往香港的船上？您也在环球旅行吗？”

“不，不，”菲克斯回答，“我打算在香港待一些日子……至少几天。”

“哦，”万事通呆住了，“可是，从加尔各答出发以来我怎么没见过你？”

“嗯，我有些晕船……一直在舱房里躺着休息，孟加拉湾实在是折腾人，在印度洋上的时候还没事儿。福格先生呢？”

“他身体很好，一切都在他的日程规划之中，没有迟到一天！啊，菲克斯先生，您估计还不知道吧，有位年轻的夫人跟我们在一起呢。”

“一位年轻夫人？”菲克斯一脸惊讶的表情，好像不明白对方在说什么。

万事通把事情的经过一一告诉了菲克斯：他在孟买寺庙闯祸的事；如何花了2000英镑买大象的事；遇上寡妇殉葬，如何拯救阿妖达的事；以及在加尔各答逮捕和被审讯，如何交保释金获得自由的事。菲克斯对他们最后一段经历了如指掌，但他在万事通面前却装出一副毫不知情的样子。万事通把他们经历的种种冒险故事绘声绘色地讲给了他，菲克斯整个过程都专注地听着。

“你的主人难道想把这位夫人带去欧洲吗？”

“不是的。我们只是把她送到她在香港的亲戚家，她的亲戚在当地可是一位富商。”万事通解释道。

“又没戏了！”菲克斯心里默默地想着，极力掩饰内心的失望之情，“咱们去喝杯松子酒吧，万事通先生。”

“好啊，菲克斯先生，为我们再次见面干杯！”

第十七章 从新加坡到香港的旅途见闻

打那天起，万事通和菲克斯常常见面，不过在“老朋友”跟前，菲克斯很是谨慎，时刻注意自己的言行。有几次，他在“仰光”号的大厅里碰到福格。这位绅士除了照例玩惠斯特牌外，如今又多了一项活动，就是陪着阿妩达夫人。

菲克斯的突然出现，让万事通起了疑心。他觉得这次非同寻常的巧遇肯定值得琢磨半天。虽然菲克斯是个殷勤体面的先生，然而次次都能与他不期而遇，至少让人觉得很奇怪。第一次相遇是在苏伊士运河的码头上，第二次是在“蒙古”号轮船上，那次他说他要在孟买待上几天，而这次又在“仰光”号上相遇，并且目的地都是香港，这太不正常了。莫不是菲克斯一直在跟踪福格？他到底是干什么的？万事通甚至敢学着主人赌上一把，这个神秘的菲克斯先生肯定会和他们在香港待一样长的时间，然后乘坐同一艘轮船离开，赌注就是他之前买的那双珍贵的伊斯兰珍珠拖鞋，要知道他对这双鞋可是敝帚自珍啊。

菲克斯来者不善，这已经是毋庸置疑的事情了，但他到底是为何而来，万事通就是挠破脑袋也想不出来。菲克斯怀疑福格是窃贼而追踪他半个地球，这个思路从来就不会出现在万事通的脑子里。不过，我们这位机灵古怪的朋友还有刨根问底的习惯。一个奇怪的念头突然闯进来，万事通觉得只能是这个解释了。在万事通看来，

改良俱乐部为了验证福格先生确实是按计划进行着环游地球，因此才派出这个家伙一路跟踪着。

“肯定是这样的！肯定是这样的！”耿直的万事通恍然大悟，开始为自己敏锐的洞察力而沾沾自喜。菲克斯八成就是改良俱乐部那些老爷们派来的密探！他们这些绅士居然如此下作！要知道我们福格先生的品行是多么正直，哪还需要人来监督刺探？哎呀！改良俱乐部的大老爷们，你们这次要失策啦！

万事通笃定自己找到了破绽，但他不打算将这些发现向主人和盘托出。要知道福格可是个要面子的人，他如果知道自己受到误解，肯定很不开心。不过，万事通对菲克斯可就不客气了，他得去敲打敲打那个自以为是的家伙，当然是用一种巧妙的方式。

10月30日下午，“仰光”号驶入了狭窄的马六甲海峡。这片海峡位于马六甲半岛和苏门答腊岛之间。由于受许多小岛的遮挡，游客们无法清楚看到苏门答腊岛的全貌。不过，这些小岛山势险峻，风景怡人。

第二天凌晨4点钟，“仰光”号到达新加坡，这比预定时间早了半天。轮船要在这儿加煤。

在行程表上填下富余时间后，福格答应阿妩达的请求，带她下船登陆，这位女士想一睹新加坡的风景。

万事通发现菲克斯鬼鬼祟祟地跟在福格和阿妩达后面，完全没有出乎他的意料。看着菲克斯那副尊荣，万事通有些想笑，不过还是忍住了，他像没事人一样照常逛街购物。

新加坡是个很小的岛国，因此没有雄伟高大的景观。不过，虽然没有高山大川的映衬，新加坡依然风光旖旎。这个城市国家像花园一般，遍布着四通八达的美丽街道。福格和阿妩达坐在一辆漂亮的马车上，由两匹从荷兰进口的骏马牵引着，在满是棕榈叶和丁香

花的街道上飞驰。不像欧洲乡下习惯用带刺植物编织的篱笆，新加坡的街道两边种着一丛丛的胡椒树。椰子树和大棵的羊齿草伸展着茂密的枝叶，营造出赤道地区的独特风景。那些长着深色绿叶的豆蔻树，播散着浓郁的香气。成群结队的猴子在树林里跳跃攀爬，要是受到什么惊吓，会一下子作鸟兽散。据说，密林深处还有老虎的踪迹。有人解释说，这些老虎很多年前从马六甲涉水而来，从此这座小岛上就有了这种可怕的猛兽。

福格和阿妩达用2个小时的时间欣赏了乡间美景，然后打道回城。阿妩达感觉福格对这些景致并没什么兴趣，基本就是心不在焉地瞥上一眼。与乡下不同，城里林立着高楼大厦，四处还有美丽的花园，花园的果树上硕果累累，结满了芒果、菠萝以及各种世界上最美味的果实。

10点钟，他们返回“仰光”号。菲克斯跟着他们转了一路，也没看出个端倪来。

万事通早就回来了。他站在轮船的甲板上，手里拎着十来个芒果。这些水果有普通苹果那么大，果皮外面是深棕色的，再往里面的皮是鲜红色的，中间的果肉却是白色的。对吃货来说，食用这些水果的过程简直就是一段美的享受。万事通兴高采烈地将水果递给阿妩达，阿妩达亲切地向他表示了感谢。

11点，“仰光”号加煤完毕，再次起锚。几个小时后，轮船甲板上的游客们就看不到马六甲的崇山峻岭以及隐藏着孟加拉虎的茂密森林了。

“仰光”号的下一站就是香港。香港距离新加坡有1300多海里，是中国南部沿海上的一个英属小岛。按照行程计算，福格需要在11月6日坐上香港开往日本港口横滨的轮船，因此他希望“仰光”号能够在6天内赶到香港。

离开新加坡后，“仰光”号简直人满为患。在新加坡又有很多人上了船，他们里面有印度人、斯里兰卡人、中国人、马来西亚人以及葡萄牙人，不过大多数都在二等舱。

从出发到现在，天气一直很不错。然而，当半圆的月亮升起在东部天空时，天气开始变得糟糕起来。海上呼啸的大风翻起惊涛骇浪，好在风向是有利于航行的东南风。“仰光”号配有双桅横帆，平时都是张着前桅帆和两个角帆前行。清晨时分，船长让人张开所有风帆，借着风力和蒸汽机的动力，“仰光”号劈波斩浪，在颠簸中沿着安南和交趾支那¹的海岸线一路北上。

最为糟糕的事情还不是海上的恶劣气候，而是这艘船的设计存在着巨大缺陷。大部分乘客无法忍受轮船的颠簸，均不同程度出现了眩晕反应。

的确，主要经营中国沿海航运的半岛公司的轮船都存在着类似的设计缺陷。它们公司的轮船，比如“加尔各答”号、“高丽”号 and “仰光”号，由于对空船和满载两种排水量的比例计算出现了差错，导致轮船抗风浪的能力很差，而且船底不透水的密封舱也没有足够大的容积。结果就是，这些轮船碰到几个大浪，船身就无法保持平稳。用航海术语来说，这种情况就属于轮船“喝饱了”。而相比较而言，法国“皇后”号或“柬埔寨”号，无论是发动机和设备性能，还是结构设计方面都要更胜一筹。比如，半岛公司的轮船承重达到自身重量的1/6时就会沉没海底，而法国的这几艘轮船即便承受与自身相同的重量也依然平安无事。

这样看来，遇到鬼天气时，驾驶“仰光”号需要更加小心。有时候出于安全考虑，船长会命令降低马力或收起风帆，航行速度

¹ 即如今的中南半岛。

自然就会跟着降下来，航行时间也会随之受到影响。碰到这种情况，福格依旧是那副好脾气，不急不恼。万事通可就憋不住了，张口便骂，从船长骂到机械师，再骂到半岛公司，最后把船上所有的船员骂一遍。或许是想到了福格塞维尔街的家里始终在计数的煤气费，他才会这么焦躁不安，要知道福格可是要求他回头全部承担费用的。

“你们是急着赶去香港？”一天，菲克斯好奇地问道。

“对啊，非常急！”

“那么福格先生是要急着赶开往横滨的轮船？”

“是啊，急得很。”

“这么说，你已经相信这个环游地球之旅是真的了？”

“我对此确信无疑。您怎么看，菲克斯先生？”

“我吗？我表示怀疑。”

“您真狡猾！”万事通故作神秘笑道。

万事通为什么这么说？菲克斯百思不得其解。难道这个法国小伙子看出什么来了？菲克斯认为自己的身份肯定没有暴露，可是万事通为什么要给他这样的答复呢？如果万事通还不清楚他的身份，他说这句话又是出于何种目的呢？

又一天，万事通几乎就要说穿了。他可真是心直口快的家伙，肚子里实在藏不住什么话。

“哦，菲克斯先生，”他以一种十分古怪的语气问菲克斯，“等咱们到了香港，您该不会留在香港吧？到时候分手道别，那可真是不幸啊！”

“这个，”菲克斯不知该怎么回答，支支吾吾道，“我还……还不清楚，或许……”

“啊！”万事通忍不住继续道，“要是您能够继续和我们一起

同行的话，我会感到很高兴的。您也知道，东方半岛公司的代理怎么能停到半道上呢？之前您还说您要去孟买，这不，咱们都快到中国了，接下来该不会是美国了吧？那儿可离欧洲没多远了！”

菲克斯疑惑地看着万事通，想搞清楚这个神秘兮兮的家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万事通对着他呵呵傻笑，菲克斯也只好报以微笑。万事通觉得还没玩够，接着拷问菲克斯：“菲克斯先生，您的薪水应该很高吧？”

“马马虎虎吧，”菲克斯强作镇定，“时好时坏。不过我旅行是可以报销的。”

“那是自然了！我早就知道了。”万事通哈哈大笑起来。

结束这段谈话后，菲克斯回到自己的舱室开始琢磨起来。万事通的话让他如坠云里雾里。他分明感到万事通已经察觉到了他的身份。那么福格知道这件事吗？万事通会向他的主人汇报这件事吗？万事通在其间扮演了什么角色？会不会是福格的同谋？几个小时过去了，菲克斯仍然没有理出头绪来，他既怀疑事情已经败露，又心存侥幸，希望福格还蒙在鼓里。

最后，菲克斯定了定心神，打算跟万事通开门见山地把这件事说清楚。香港是最后一次将福格捉拿归案的机会，否则，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店了，想再抓捕福格将会难上加难。真到那个时候，菲克斯就必须跟万事通挑明整件事情。万事通如果是福格的同谋，那么福格肯定也掌握了所有信息，很显然就大事不妙了；但如果万事通对此一无所知，为了自救，他肯定愿意跟菲克斯乖乖合作。

这是菲克斯与万事通之间的博弈，福格却置身事外，如同悬挂在两人头顶的一颗行星，兀自按照既定的轨道运行，丝毫没有受到什么干扰。至于身边有没有什么小行星，可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

不过，事实上，福格的身边还真有一颗被天文学家称作“干扰天体”的“女星”，即美丽的阿妩达夫人。按说阿妩达这颗“干扰天体”应该会影响到福格的正常运行，事实却并非如此。万事通根本不明白福格怎么会在这位绝世美女无动于衷。如果说阿妩达夫人真对福格产生了什么干扰的话，那么这个干扰系数肯定比当年计算天王星运行时出的差错还要细微。要知道，那次错误最终导致了海王星的发现。

确实如此！万事通也很费解，从这位年轻女人的双眸间，他可以清楚地读出她对福格的爱恋之情。然而，我们的福格先生当初只是出于见义勇为而出手解救阿妩达，从未往爱情方面想。旅行这几天与阿妩达夫人的朝夕相处，也丝毫没有让他产生其他想法。

万事通倒是一直心绪不宁。这天，百无聊赖的他趴在轮船机房的栏杆上，观察着下面强劲旋转的机器。他注意到，随着轮船的前后颠簸，机房里的推进器会不时露出水面，可以清楚地看到推进器在飞快地空转，跟着蒸汽不停地从阀门逸出。万事通顿时火冒三丈。

“蒸汽机在空转！”万事通大声喊道，“轮船已经停下不走了！这些英国人真够可以的啊！这要是一艘美国船，就是颠得再厉害，速度也不至于这么慢吞吞的。”

第十八章 菲克斯和万事通各怀心事

在这趟旅行的后面几天，天气始终很糟糕。海风越刮越大，而且刮的是不利于轮船行进的西北风。“仰光”号左右颠簸，逆着海风蹒跚而行，船上被颠来倒去的乘客们也开始怨声载道，咒骂这该死的鬼天气。

11月3日和4日连续两天，暴风雨肆虐在海面上，恼人的巨浪被不断掀起。“仰光”号只好收起大部分风帆，将螺旋推进器降到10转，迎着海浪几乎走不动。尽管风帆都被收起来，海风还是在大半天的时间里一直将船上的其他船具吹得吱吱作响。

人们可以明显感觉到“仰光”号行进的速度慢了很多，断定轮船到达香港的时间肯定比预定要晚20个小时，这还是保守估计。如果这种糟糕天气还要继续下去的话，就不止20个小时了。

天气的不配合就像是在故意刁难福格一样。福格可不会为此而生气，他依然不动声色，泰然处之，甚至连眉头都没有皱一下。如果不能如期赶到香港，他就要错过开往横滨的轮船，紧跟着他接下来的整个行程都要受到影响。即便如此，福格仍然不急不恼，让人感觉这些坏天气都在他的预料之中一样。阿妩达在和他谈论天气时，完全觉察不到福格因为天气糟糕而有什么不安或生气的心情。

与此相反，菲克斯有着截然不同的心思，他可高兴坏了。菲克斯估计是船上唯一希望轮船不要顺利航行的人。如果因为天气过

于糟糕，“仰光”号不得不找地方躲避停留，他或许会高兴得发了疯。总之，不管是什么原因，只要能打乱“仰光”号的航行计划，菲克斯都会感到心满意足。这会儿，菲克斯正在感谢天感谢地，感谢这糟糕的鬼天气。一想到连老天爷都要助自己一臂之力，他还会有什么好在乎的呢？虽然他也和船上其他人一样饱受晕船之苦，但晕船有什么了不起的？轮船行进受阻给他带来的喜悦已经填满了他的头脑，而晕船产生的不适此刻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了。

再说说万事通，对于这几天糟糕透顶的天气，他显然是出离愤怒了。主人福格的环游地球计划在一开始是很顺利的，简直是要风得风，要水有水。陆地、轮船、火车似乎都为了福格能完成旅行，纷纷为其让道或者效劳。那些天刮的风都是顺风，不管是轮船还是火车，蒸汽机都是全力开动，一路驰骋。现在是怎么了？好日子结束了吗？轮船行进不畅让他郁闷不已，他开始悲观起来，似乎已经看到轮船没能顺利抵达香港，福格没能赶上开往横滨的轮船，所以最后输了这次赌局。想到这么恐怖的场景，万事通突然认为一切都是大海的错，他真恨不得拎着鞭子将这可恶的大海痛扁一顿。真是可怜又可爱的年轻人！在万事通面前，菲克斯压抑着自己强烈的喜悦，不敢让万事通有所察觉。很显然，他这么做是明智的，否则一旦万事通发现菲克斯在幸灾乐祸，后果将不堪设想。

暴风雨开始后，万事通一直待在甲板上，憋闷的船舱实在容不下他。有时候他像猴子一样爬到桅杆上，想爬高看远，想弄清楚再往前走暴风雨是不是就该停歇了。这么一来，他把船员们吓了一跳。从桅杆上跳下来后，万事通追在船长、船员屁股后面，不停地问各种问题。他就是想知道暴风雨到底什么时候能结束。大家看到他焦急的表情都忍俊不禁，觉得他又好气又好笑。有人建议他去看看晴雨表的变化，可是他盯着晴雨表的水银柱看了很久，也没有看

到水银柱有上升的迹象。万事通气急败坏地抓着晴雨表拼命摇晃，嘴里还念念有词。这个无辜的晴雨表可不吃这一套，照样我行我素。

不过，再猛烈的风浪也有停歇的时候。11月4日，天气逐渐好转，午后的风向也转为利于航行的偏南风。“仰光”号重新升起桅杆，鼓足风帆，开足马力，开始全力前进。万事通于是转怒为喜。

然而，耽搁的时间却追不回来了。按照预算，福格应该在11月5日到达香港，而顺利的话“仰光”号也得在6日早上5点才能在香港靠岸，也就是说福格整整晚了24个小时，赶不上去横滨的轮船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

11月6日6点，“仰光”号要靠岸了，领航员登上轮船，以便引领轮船进入香港港口。

万事通火急火燎，很想问问这个领航员有关开往横滨的轮船情况。可是他又望而却步，因为他担心领航员会给他令人沮丧的答案，不去问至少还可以将心里的一丝希望再保留一会儿。可是他又实在憋不住，便将自己的想法向菲克斯吐露。菲克斯这只狡猾的老狐狸装出安慰万事通的样子，说福格大不了可以乘坐下一班前往横滨的轮船。万事通一听这种毫无帮助的安慰，顿时火冒三丈。

福格可不像万事通那么心理脆弱，他直截了当地问了领航员。翻了翻自己带了一路的《大陆火车轮船运行总指南》，福格平静地询问领航员：“从香港到横滨的轮船什么时候出发？”

“明天早上涨潮的时候有一班。”领航员答道。

“好的。”福格看起来并不吃惊。在场的万事通可没有福格那么淡定，他真想上前给这个领航员来个热烈的拥抱。菲克斯却气得大脑一片空白，恨不得把这个倒霉的领航员掐死。

“明天出发的船叫什么名字？”福格继续问。

“‘卡纳蒂克’号。”

“‘卡纳蒂克’号不是应该昨天就出发了吗？”

“按原计划应该是这样的，不过因为船上有个锅炉坏了，就改到明天出发了。”

“好的，谢谢！”福格说完，转身慢悠悠踱着步子回到了“仰光”号的船舱大厅。

万事通控制不住了，他紧紧抓住领航员的双手上下摇晃，激动地说道：“领航员先生，您真是太伟大了！”

领航员被万事通这一举动弄得莫名其妙，完全不知道自己简单的回答怎么会换来这么热情的赞美。

一声哨响，领航员登上了驾驶台，引导“仰光”号穿过挤满了帆船、汽船、渔船以及其他船只的航道。

下午1点，“仰光”号平稳地停靠在码头上，乘客们纷纷拎着行李走下轮船。

不得不说，形势又开始对福格有利了。按说“卡纳蒂克”号在11月5日就该出发前往横滨了，福格赶到香港时，已经迟到了24小时，如果坐下一班轮船的话，得等上一个星期才行。然而多亏那个出了故障的锅炉，“卡纳蒂克”号未能如期出发，所以尽管福格迟到了，却照样赶上了这艘轮船。

况且，从横滨横渡太平洋到达旧金山的轮船，和从香港到达横滨的轮船是相衔接的，从横滨出发的轮船要等香港出发的轮船抵达后才会出发，也就是说从横滨出发的轮船因为受香港出发轮船的影响，也会顺次晚出发24个小时。不过在福格看来，在茫茫的太平洋上，24小时可以很容易就赶回来。福格经过盘算发现，除了从新加坡到香港这一段耽搁了24小时外，从伦敦出发到现在的35天里，他

都做到了按计划前进。

“卡纳蒂克”号要在明天早上5点才出发，因此福格还有16个小时可以用来处理自己的事情，准确地说应该是处理阿妩达夫人的事情。下了“仰光”号，福格与挽着他胳膊的阿妩达走到一抬双人轿子前。福格打听附近有什么好的旅馆，轿夫介绍附近有个俱乐部大饭店很不错，福格便决定和阿妩达乘坐轿子前往这家饭店，万事通跟在后面。

20分钟后，他们来到了饭店。福格给阿妩达订了一套房间，并让人为她准备各种需要的东西。然后，福格离开饭店去寻找阿妩达的亲戚，打算找到这个人后将阿妩达托付给他。万事通则被勒令留在饭店，免得阿妩达一个人待在这里没人照应。

据阿妩达所说，她的富商亲戚名叫杰吉博伊，富甲一方，在香港的交易所大名鼎鼎。经过一路问询，福格终于来到交易所。

福格找到一个经纪人打听杰吉博伊的情况。经纪人果然听说过杰吉博伊，不过他说这位帕西富商离开香港已经两年了。杰吉博伊应该把钱赚够了，就全家移民欧洲了，很有可能搬到了荷兰，因为据说他在香港时一直和荷兰有生意往来。

福格只好返回俱乐部大饭店。见到阿妩达，福格将自己打听到的情况原原本本告诉了她。

听完这些话，阿妩达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她捋一捋自己的头发，过了一会儿，无奈地问道：“您说我该怎么办呢？福格先生。”

“不要紧，您可以和我们一同去欧洲。”

“可是，我担心会给您添麻烦……”

“不会的，您不会给我添什么麻烦，也根本不会影响到我的旅行计划，您尽管放心好了。万事通？”

“在，先生，您有什么吩咐？”

“到‘卡纳蒂克’号，预订3个舱位。”

能和阿妩达夫人继续一同旅行，万事通感到喜出望外，他飞快地跑去订票。要知道，阿妩达夫人这些天来一直待他很好。

第十九章 万事通对主人忠心耿耿

香港是一个小岛，1842年鸦片战争以后，通过《南京条约》被英国占领。几年的时间，英国凭借其殖民才能在岛上建成了一个大都市和一个海港——维多利亚港。这座小岛坐落在珠江口上，距离对岸的葡萄牙殖民地——澳门只有60英里。香港在贸易战争中一定战胜了澳门，目前大部分在中国中转的货物都要经过这座城市。在香港，船坞、医院、码头、仓库、哥特式教堂、总督府和碎石铺成的街道，都让人感觉仿佛置身于肯特郡或萨里郡的小镇上，让人惊讶于似乎存在某种神秘的魔法，让地球另一端的城市钻到中国这个小岛上来了。

万事通双手插在口袋里，朝维多利亚港口走去。他看到街上有中国流行的轿子、带篷的独轮车，街上人来人往，熙熙攘攘，有中国人、日本人和欧洲人。小伙子觉得香港和他之前经过的孟买、加尔各答和新加坡没有多大的区别，这些城市好像共同组成了一条“英国城市带”。

万事通来到了维多利亚港口。这里位于珠江的入海口，密密麻麻的船只停泊于此，有英国的、法国的、美国的、荷兰的。有的是战舰，有的是商船，有日本或中国的小船，也有帆船、舢板和油船，甚至还有花船，这些各式各样的船在水面上形成了一座花坛。万事通边走边看，他发现，不少上了年纪的本地人都喜欢穿黄

色的衣服。万事通想剪个“中国式”发型，于是，他走进了一家中国理发店。他从店里一个英语讲得还不错的理发师口中得知，那些身穿黄色衣服的老人最小也在80岁以上，只有到了这般年纪才有资格穿黄色的衣服，因为黄色代表着皇权，只有皇帝才能穿。万事通搞不清楚其中的原委，但觉得很滑稽。

理完头发之后，万事通开始往“卡纳蒂克”号停靠的码头赶。到那儿之后，他看见菲克斯警探一个人在岸边徘徊，对此他一点儿也不觉得奇怪。这位警探的脸上写满了沮丧。

“好，”万事通心想，“改良俱乐部那帮绅士的日子也不好过了！”

万事通假装看不见菲克斯的烦恼，满脸堆笑地朝菲克斯走了过去。

坦白说，我们不能责怪菲克斯警探一直在咒骂他身上的坏运气。逮捕证还没拿到手！显然这逮捕证还正在他后面追着转寄，要是能在香港再待上几天，肯定能收到。但是，香港是这次行程中最后一个英国属地了，如果在香港还不能将福格逮捕，他将彻底逃之夭夭了。

“嗨，菲克斯先生，跟我们一起去看美洲的事，您想好了没有？”万事通问道。

“想好了，一起走。”菲克斯咬着牙说。

“太好了！”万事通一边说，一边哈哈大笑，“我早就知道您是不会跟我们分开的。好啊，咱们一起去订船票吧！”

他俩在售票处订了4张票。售票员跟他们说，“卡纳蒂克”号的锅炉已经维修好了，原定于明天早上起航的时间改为当晚8点。

“好极了！”万事通说道，“这对主人来说可是个好消息，我要立马去通知他。”

菲克斯已经“走投无路”了，此刻，他必须把一切都告诉万事

通。让菲利亚·福格在香港多停留几天，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了。离开售票处，菲克斯请万事通去酒馆喝两杯。万事通看时间还早，就答应了。

码头上就有一家看起来还不错的酒馆，两人便走了进去。里面是一间宽敞的大堂，装修得很漂亮，靠里边放着一张板床，上面铺着垫子，一个人挨着一个人在那里躺着。在大厅里，有30多个人散坐在那些用藤条编的桌子上。有的人在喝着大杯的英国淡色啤酒或黑啤酒，有的人在喝烧酒、杜松子酒或白兰地。另外，大部分人都在吸大烟枪，烟斗里装着混合着玫瑰香精的鸦片烟泡。其间有鸦片鬼晕过去，或倒在桌子底下，于是，酒店的伙计就得把他抬到板床上，放在已经睡死的另一个烟鬼旁。这样的人大概有20个，如同死尸一般横陈着，惨不忍睹。

菲克斯和万事通现在才知道，他们是进了一家专做这帮无赖、白痴、荒唐鬼和糊涂虫生意的大烟馆。万恶的英国人每年要售卖大约2.6亿法郎的鸦片，利用人性之中最悲惨的恶习来赚钱，多么肮脏！

中国政府曾经想用最严厉的法律来杜绝这一恶习，但收效甚微。吸食鸦片一开始是富人阶层的专利，后来蔓延至穷人阶层，之后便一发而不可收。在中国，抽鸦片的人越来越多，男人、女人都痴迷于此。一旦吸食成瘾，就会很难戒掉，否则胃里会产生剧痛。烟瘾大的人一天能吸8筒，这样的人大概活不过5年。类似的烟馆在香港还有很多，菲克斯和万事通本打算喝两杯酒，万万没想到却走进了一家大烟馆。万事通没有钱，他很感谢朋友的这番美意，说改日一定回请。

他们要了两瓶葡萄酒，法国小伙子无所顾忌地畅饮起来，菲克斯却很克制，时刻观察着他这位同伴。他们天南地北地聊起来了，

特别谈了菲克斯决定坐“卡纳蒂克”号的事，万事通认为这真是个好主意。谈及轮船提前几个小时就要起航时，万事通一口喝光了剩余的酒，站起来，打算回去向主人汇报船要提前走的事。菲克斯一把拉住了他。

“等一会儿。”菲克斯说。

“还有什么事吗，菲克斯先生？”

“我还有件要紧的事想跟您谈谈。”

“要紧的事儿？”万事通大声说着，把杯底的酒喝光，“咱们明天再谈吧，今天我可没多少时间了。”

“别走，”菲克斯说，“这件事跟您的主人有关。”

万事通听了这句话，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对方。他觉得菲克斯的表情很怪异，于是又坐了下来。

“你到底要跟我说什么？”万事通说。

菲克斯一只手放在万事通的手臂上，低声说道：“你已经猜出我是什么人了吧？”

“这还用说！”万事通笑着回答。

“那我就把事情真相全都告诉你……”

“现在我已经全部都知道了，老兄！这也没什么，好吧，你继续讲吧！不过先让我说一句，那帮绅士的钱真是白花了！”

“白花了？”菲克斯说，“您倒是想得美！显然，您还不知道这是笔多大数目的钱！”

“我当然知道，”万事通回答，“2万英镑！”

“是5.5万英镑！”菲克斯抓住万事通的手说。

“什么？”万事通叫道，“福格先生居然敢拿……5.5万英镑……好吧，那就更不能耽误一点儿时间了。”说到这里他又站起来。

“5.5万英镑！”菲克斯又点了一瓶白兰地，强拉着万事通坐下来，说，“要是这事办成了，我就会得到2000英镑奖金。只要你肯帮忙，事成之后我会分给你500英镑，你觉得怎么样？”

“要我帮忙？”万事通瞪圆了双眼。

“是啊，帮我让福格先生在香港多停留几天。”

“哼！”万事通说，“您说的是什么话啊？这些绅士不把我的主人当正人君子看，派你来暗中盯梢，这还不够，还要想方设法地设置障碍，我真替他们难为情！”

“啊？你在说什么啊！”菲克斯问道。

“我在说你们一点儿也不地道，想把福格先生口袋里的钱都掏光，让他一无所有！”

“嗯，我们是这个目的。”

“这简直就是个圈套！”万事通嚷道。菲克斯不断地敬他白兰地，万事通喝了一杯又一杯，自己也不知道到底喝了多少，酒劲儿上来了，气就更大了：“不折不扣的圈套！这帮往日的牌友朋友们，怎么会干出这样的事来！”

菲克斯完全听不懂万事通在说些什么了。

“牌友！”万事通叫道，“改良俱乐部的牌友！菲克斯先生，您知道我的主人可是正派的人，他要是跟别人打赌，一定会赢得光明正大！”

“可是，你到底认为我是个什么人？”菲克斯盯着万事通问道。

“这还用说？你是改良俱乐部那帮绅士派来的密探，来监督我主人的旅行线路，这太不体面了！我虽然早已猜出了您的身份，可是我一直都没告诉福格先生。”

“他什么都不知道？”菲克斯焦急地问。

“什么都不知道。”万事通说着，又喝光了杯里的酒。

菲克斯警探摸了摸头，犹豫了片刻，他该怎么说才好呢？万事通看来是真的搞错了，这样的话，计划将更难实施了。很显然，这位法国小伙子说的都是实话，他绝对不是福格的同谋。这一点本来是菲克斯最担心的。

“好吧，”他心里想道，“既然他不是同谋，应该会帮我的。”

菲克斯再一次下定主意。何况，没有多少时间可以再浪费了。不论花费多大的代价，他都要在香港把福格捉拿归案。

“听着，”菲克斯对万事通说，“好好听我说。我不是你想象中的那种人，也不是改良俱乐部派来的人。”

“啊？！”万事通看着菲克斯，脸上一副嘲弄的表情。

“我是一名警探，接受了伦敦警察局的任务……”

“您……警探？”

“是的，我给你看证书，”菲克斯说，“这是我的任务书。”说着，他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纸递给万事通，那是伦敦警察总局局长签署的任务书。万事通惊讶地看着菲克斯，一句话也说不上来。

“福格先生的打赌，只不过是借口，”菲克斯接着说，“你和改良俱乐部的人都上他的当了，因为他想要骗取你的信任，从而利用你这个同谋。”

“可是为什么？”万事通嚷道。

“你听着。上个月28日，有人盗走了英国国家银行5.5万英镑的巨款，这个人的信息已经被警方掌控。喏，这就是有关他的外貌记录，简直跟福格先生一模一样。”

“该死的！”万事通用拳头捶着桌子，怒狠狠地说，“我的主人是这世界上最正直的人！”

“你怎么知道的？你根本就不了解他。”菲克斯说，“你是他出发前一天才上任的，他当时找了一个荒唐的借口便匆匆上路了，

连行李都没有准备，只带了一大口袋现钞。你还口口声声说他是最正直的人。”

“是的，是的！”可怜的小伙子机械地重复着。

“你不会想作为同谋被一起逮捕吧？！”

万事通痛苦地抱着脑袋，连脸色都变了，他不敢再去看这个警探。菲利亚·福格竟然是个贼，他是阿妩达的救命恩人，他慷慨又勇敢，竟会是个贼！可是，一切的证据都对他不利。万事通努力不去想这些问题，他不愿相信自己的主人犯了罪。

“那么，您想让我怎么做？”他鼓起勇气向菲克斯警探询问道。

“你看，”菲克斯回答说，“我已经跟踪福格先生到了这里，伦敦方面的逮捕证我现在还没有收到，我想让你帮我把他留在香港。”

“我！要我……”

“英国国家银行承诺付给我的2000英镑的奖金，到时候我可以分一半给你！”

“不可能的！”万事通回答说，他想要站起来，却又坐了下去。他觉得自己的脑子一片空白，身上毫无力气。

“菲克斯先生，就算您刚才说的话句句属实……”他结结巴巴地说，“就算我的主人真的是您要抓的盗贼……我不相信……我……我很想帮您……可我的主人真的是位侠义之士……背叛主人……绝对不可能……哪怕把全世界的金子都给我也不行……我不是那种可以被随便收买的人。”

“您不干？”

“我不干。”

“好吧，那就请忘记我说过的话吧，”菲克斯说，“来，咱们再喝一杯。”

“好，喝酒！”

万事通觉得自己越来越醉。菲克斯认为，现在必须不惜任何代价把万事通和他的主人分开，所以他想把万事通灌醉。正好桌上放着几支装好了鸦片的烟枪，菲克斯拿了一支放在万事通手里，万事通迷迷糊糊地接过来放在嘴边吸了几口，随即感到脑袋昏昏沉沉的。在鸦片的麻醉作用之下，他晕倒了。

“好了，”菲克斯看着倒下的万事通说，“这下就没人会把‘卡纳蒂克’号开船的时间告诉福格了，即使他能走，至少也不会带上这该死的法国人！”

菲克斯结完账，走了出去。

第二十章 菲克斯与福格狭路相逢

在菲克斯和万事通就福格的清白问题展开谈判的过程中，深受这场谈判结果影响的福格却正与阿妩达徜徉在香港的街头。因为阿妩达接受了福格的邀请，决定与他们一道前往欧洲，福格就开始筹备阿妩达在旅途中所需要的各种东西。他和万事通两个人的时候，拎上一个旅行包就可以走遍天涯。如今多了一个女人，显然就不能像之前那么简单了，首先就得给这位夫人置办些路上用得着的衣物。阿妩达对福格这么细心的绅士做法充满感激，连连致谢与推托。

福格用一贯冷静的口吻说道：“阿妩达夫人，您不必客气，这些花费并没有超出我之前为旅途所作的预算。”

买好所需物品后，福格和阿妩达返回俱乐部大饭店，享用了一顿丰盛的晚餐。因为奔波了一天，阿妩达已经有些倦意，福格见此情景，便送她回房休息。回到自己的房间后，福格便捧着《泰晤士报》和《伦敦新闻画报》仔细阅读起来。

福格并不是好奇心重的人，否则早就怀疑他那个活泼的仆人万事通怎么直到晚上还不见踪影。再说，开往横滨的轮船已经确定是明天早上启程，就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了。到了第二天早上，福格找万事通时，才发现在哪都找不到这个家伙。

后来询问了饭店的服务人员后，福格了解到万事通彻夜未归。

至于他对此作何感想，谁也不清楚。不过，他并没有太大的反应，只是平静地收拾好行李，一边让人叫阿妩达下楼，一边让人出去找个轿子。

轿子很快就找来了，停在饭店门口。轿夫搀扶福格和阿妩达抬步上轿，同时把他们的行李都放在轿子后面的一个独轮车上。

半个小时后，福格和阿妩达来到登船码头。下了轿，他们才知道“卡纳蒂克”号早在昨天就已经离开了。

这下不仅仆人找不见了，连原本可以乘坐的轮船也错过了，真可谓两头落空。阿妩达揪心地看着福格，唯恐他有什么不理智的行动。

福格丝毫没有受到影响，仍然保持着镇定的绅士风度，反过来还安慰阿妩达：“没关系，夫人，这不过是个意外而已。”

就在这时，在不远处一直观察着福格举动的人走了过来。没错，他就是警探菲克斯。

菲克斯来到福格面前，和他打了个招呼：“先生，您好。您是不是昨天搭乘‘仰光’号来的香港？我也是乘坐这艘船来的。”

“是的，先生，”福格不解其意，问道，“您有什么事吗？”

“请恕我冒昧，”菲克斯说道，“我本以为在这儿可以见到您的仆人。”

“那么先生，您知道他这会儿在哪儿吗？”一旁的阿妩达忍不住插嘴问。

“怎么？他没和你们在一起吗？”菲克斯故作惊讶状。

“是啊，”阿妩达有些悲伤地说，“不知道怎么回事，从昨天下午开始，他就没了踪影。您说他有没有可能没等我们就上了‘卡纳蒂克’号？”

“噢？难道他没有等你们？”菲克斯继续问，“抱歉，你们也

错过了这艘船？”

“是的，先生。”

“我跟你们一样不幸运。本来我也是要乘坐‘卡纳蒂克’号的，没想到它修好锅炉后，就在12个小时以前提前出发了，可恶的是它谁也没通知。这下好了，我只能等到8天后的那一班船了。”

尽管菲克斯表面上表现得很失望，其实内心却是压抑不住的激动和兴奋。8天啊！接下来的8天，福格必须待在香港。有了这8天，菲克斯足可以等到逮捕证了。菲克斯心想，我这个正义的化身终于等到机会了。

然而，福格给他的回答就像一盆冷水浇到了他的头顶：“没关系，除了‘卡纳蒂克’号，香港肯定还可以找到其他的船只。”

语毕，福格就带着阿妩达离开了。他们显然是要去找船。

菲克斯顿时惊呆了，他赶紧跟上去，就像是被福格他们吸引过去一样。

可惜的是，一直眷顾着福格的幸运女神，似乎也像万事通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福格和阿妩达在码头上来来回回地找寻，3个小时过去了，他们一无所获。码头上尽管挤满了船只，却都是装货卸货的货船，没有一艘愿意跑横滨的客船。菲克斯的心头又燃起了希望的火苗。

福格毫不气馁，开始和阿妩达商量去澳门，看在那儿能否找到合适的轮船。这时，迎面走来一个船员。看到四处查找的福格等人，他脱帽致意，问道：“先生，你们要乘船吗？”

“对，你有船吗？”

“有，我有43号引水船。先生，它可是船队里最好的船只了。”

“它的性能怎么样？”

“它每小时至少能跑到八九海里。您要不要去看一下？”

“好。”

“我敢包您满意。您这是要去海上观光吗？”

“不是，我们要旅行。”

“旅行？”

“我们要前往横滨。”

听到“横滨”这个词，船员惊讶得合不拢嘴，看来他不敢相信福格的话。

“先生，您不是在跟我开玩笑吧？”

“我没有开玩笑。我本来计划乘坐‘卡纳蒂克’号，结果它提前出发，我就错过了。而我必须在14日之前赶到横滨，只有那样，我才能坐上开往旧金山的船只。”

“很抱歉，我恐怕办不到。”

“你看这样好吗？我按照每天100英镑给你支付报酬，如果你能够按时到达横滨，我再奖励你200英镑。”

“真的吗？”看来船员动心了。

“我说到做到。”

海员不再说话，他走到海边，望着远方。看来他是在进行思想斗争，很明显，他不愿放弃这笔优厚的酬劳，但是风险莫测的大海也是他不忽略的因素。这时站在福格后面的菲克斯甚至比船员还要紧张，他担心船员会给出肯定的答复。

福格回过头来问阿妩达：“夫人，坐这艘船您会不会害怕？”

“福格先生，只要和您在一起，我就不会害怕。”阿妩达没有丝毫的犹豫。

海员走了过来，手里的帽子已被捏成一团。

“想好了吗，先生？”福格问道。

“抱歉，先生，”船员已经平静下来，“我不能接受您的委托。从香港去横滨，如果用这艘船，既是在拿我自己的性命冒险，也是拿您的性命冒险。要知道，我这艘船才不足20吨，在这个时节走这么远的路程，可不是简单的事情。再说，我们肯定没法按时赶到横滨，香港和横滨相距1650海里呢！”

“应该是1600海里。”福格纠正道。

“都差不多。”

菲克斯闻言大呼一口气，放心不少。

“不过，先生，”船员突然又说道，“我们也可以采用其他的方法。”

菲克斯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儿。

“哦？什么办法？”福格很感兴趣地问道。

“从香港出发，我们可以航行1100海里前往长崎，那是日本最南端的城市，或者去上海，只需要800海里。我建议您选择去上海，那样沿着中国海岸线走，可以随时补充给养，而且是顺水，不会耽误多少时间。”

“很抱歉，”福格不理解船员的话，说道，“先生，我去横滨才能坐上去旧金山的船，干吗要去长崎或者上海呢？”

“干吗不去呢？”海员解释道，“开往旧金山的船始发站其实是上海，长崎和横滨都是半路停靠的站点。您如果能直接在始发站上船，不是更好吗？”

“这些情况属实吗？”

“我敢保证千真万确！”

“上海的轮船什么时候出发？”

“11日晚上7点钟，”船员似乎对情况很熟悉，“距离现在这有4天时间，准确地说是96个小时。我们可以时速8海里行进，运气好

的话还能遇到东南风，只要海面上不出什么意外，我们完全可以按时走完这段行程，确保您在轮船出发前赶到上海。”

“您的轮船什么时候可以出发？”

“再过一个小时就可以出发，我需要准备一些食物和船上用品。”

“好！我就租用您的这艘船！您是船主吗？”

“对，我叫约翰·班斯比，‘唐卡德尔’号的船主。”

“需要我付订金吗？”

“如果您愿意的话，当然最好了。”

“好，这是200英镑。”

福格转身又对菲克斯说道：“先生，您是否愿意搭这艘船？”

“我非常愿意，先生，”菲克斯毫不犹豫地接受了福格的邀请，“我正想找您帮忙呢。”

“那好，我们半个小时后上船。”

“可是万事通该怎么办呢？”阿妩达心里还惦记着那个可怜的小伙子。

“夫人，您放心好了，我会安排好一切的。”

在菲克斯怀着五味杂陈的心情踏上“唐卡德尔”号的时候，福格和阿妩达正在警察局里。他们向警察详细描述了万事通的面貌特征，并给万事通留下一笔足够他使用的钱。之后，他们又去法国领事馆办了同样的事情，然后找了一乘轿子回饭店拿行李。

下午3点，“唐卡德尔”号的船员们各就各位，船舱里储备充足，一切就绪，蓄势待发。

诚如船主约翰·班斯比所言，“唐卡德尔”号不是一艘大船，它只有20吨重，却很漂亮。这是一艘双桅小船，船头很尖，样子很灵巧，看起来很像一条竞赛用的游艇。很明显，船主约翰·班斯比很会保养他的船。甲板跟象牙一样干净，船上的铜具都明光锃亮，

连铁器也都镀了一层锌，显得闪闪发亮。船上有两只稍向后倾的大帆，此外还有后桅帆、前桅帆、前桅三角帆、外前帆和顶帆。在顺风的时候，“唐卡德尔”号上的这些设备就可以大显身手了。单从样子来看，就能判断这条船一定会走得很好。据船主介绍，它在引水船竞赛会上得过好多次奖。

船主约翰·班斯比有45岁，体格健壮，皮肤黝黑，目光炯炯有神，魄力十足，成熟稳重，办事老练。在那些从不信任他人的人看来，约翰·班斯比也是完全值得信赖的朋友。除了约翰·班斯比以外，“唐卡德尔”号还有4个船员。这些海员都是勇敢的海上弄潮儿，他们对于海上各处的情况都很熟悉，经常到阴晴不定的大海上去寻找海船，然后把它们领进港口。

福格和阿妩达上船的时候，菲克斯已经在上面等着了。他们从后舱口进了一间正方形的舱房，这间舱房四周的墙壁都设有凹进去的床铺，床铺下面放着半圆形的长凳子。房舱中间有张桌子，被一盏摇摇晃晃的挂灯照得亮堂堂的。舱房面积虽小，但是收拾得很整洁。

“很抱歉，我没办法给您准备更舒服的条件。”福格说。菲克斯只是点了点头，没说什么话。

说实话，对于福格的无私款待，这个警探有些羞愧不安。

“毋庸置疑，”菲克斯暗自给自己打气，“福格是个彬彬有礼的坏蛋。不过，归根结底，他还是个坏蛋。”

3点10分，“唐卡德尔”号扬起了帆，英国国旗也随着号角声在船上冉冉升起。乘客都站在甲板上观赏风景。福格和阿妩达向码头作最后一次眺望，希望万事通能奇迹般地出现。

与此相反，这时菲克斯着实有些担心，因为他怕被他陷害的万事通出现在这个码头上。果真如此的话，他的阴谋诡计就暴露无遗

了，那时他将会陷入很被动的地位。幸运的是，天遂人愿，那个法国小伙子最终也没有出现。看来万事通还处于鸦片烟产生的麻醉状态中。

随着约翰·班斯比的一声令下，所有风帆都兜饱海风的“唐卡德尔”号，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飞驰前进。

第二十一章 班斯比差点儿失去200英镑奖金

对只有20吨重的“唐卡德尔”号来说，在这个季节航行800海里绝对是一次冒险之举。要知道，中国沿海一带经常会出现糟糕的天气，尤其是在春分与秋分之间，更别指望总是风平浪静。而目前还仅仅是11月初。

照天数来算的话，船主班斯比把福格他们送到横滨确实收益很高。不过，收益越高，风险也越大。就现在这种海面状况而言，“唐卡德尔”号能够按时抵达上海就谢天谢地了。所以，完成这番航行需要足够的勇气，甚至是鲁莽之气。而反观班斯比，他倒是很从容，似乎对自己心爱的“唐卡德尔”号很有信心。或许他是真的，“唐卡德尔”号就像一只矫健的海鸥，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穿梭着。

傍晚时分，“唐卡德尔”号将水流湍急的香港海域抛在身后，开足马力，鼓起风帆，沿着海岸线箭一般飞驰前行。

“班斯比先生，”在“唐卡德尔”号驶入深海后，福格找到船主说道，“这艘船能走多快就走多快，这一点您应该很清楚了吧？”

“我明白，先生，”班斯比答道，“我已经让人把所有的风帆扯了起来，现在已经是最快的速度了。现在如果把顶帆扯开的话，不仅对船只不利，反而会减缓船的速度。”

“船主先生，您是这方面的行家里手，我则是个门外汉。一切全凭您的决定。”

福格像专业水手一般稳当地站在甲板上，双腿分立，一动不动。他没有什么抱怨或牢骚，只是目不转睛地盯着远方。坐在船头的阿妩达跟福格一样，也在凝视着起伏不定的海面。此刻，天色将晚，夜幕低垂。白色风帆在阿妩达的头顶猎猎作响，就像大鹏鸟在振翼而飞。海风鼓满船帆，“唐卡德尔”号劈波斩浪，一往无前。想到一叶扁舟要穿越茫茫大海，阿妩达不禁感慨万千，如临梦境。

天已经完全黑了。月牙儿在天际露出倩影，不时受到海上迷雾的遮挡，若隐若现。又过了一会儿，东方卷起厚厚云层，吞没了大半个天空。

班斯比点上了夜航信号灯。由于近海岸处来往船只频繁，夜间航行时必须采取一些安全措施，否则就会发生碰撞事件。“唐卡德尔”号航速很快，一旦与其他船只相撞，后果将不堪设想。

菲克斯独自坐在船头，沉默不语。他知道福格不是个健谈的人。另外，由于受了福格的恩惠，他觉得自己有所亏欠，更是不好意思上前搭讪。菲克斯现在已经摸清了福格的行程计划，横滨还不是旅途终点，之后福格还要直奔旧金山。福格如果顺利到达地域广阔的美洲大陆，就彻底摆脱了英国的管辖，从此便会逍遥法外，高枕无忧。菲克斯自认为已经猜透了福格此行的真实目的。

这样看来，福格就是彻头彻尾的坏蛋。他没有选择从英国直接前往美国，而是不惜环绕地球3/4的距离，远渡重洋到达美国。等他安全到达美洲大陆，就不必再担心英国警察的追捕，剩下要做的，就是优哉游哉地享用那笔赃款。真的就这么放过他，任由这个坏蛋逍遥法外吗？美洲大陆不是大不列颠，菲克斯要抓他可就没那么容易了。菲克斯暗暗给自己打气。不行！我一定要跟紧福格，一步都不能落下，直到将福格引渡回国绳之以法为止。作为警探，我有责任这么做。尽管有诸多不利，但有一点他觉得很坦然：福格身边已

经少了一个碍手碍脚的万事通，并且经过他的努力，这个烦人的家伙再也不会出现了。

谈到万事通的奇怪失踪，福格也不是没有分析过各种可能性。左思右想之后，他得出结论，肯定是万事通错误理解了他的意思，独自登上了“卡纳蒂克”号。这和阿妩达的想法一致，她同样认为，或者准确地说是希望万事通已经上了“卡纳蒂克”号。这样的话，他们还可以在横滨重逢。通过几天的同行，万事通给阿妩达留下了极好的印象，而万事通的失踪也让阿妩达难过不已。

晚上将近10点的时候，海风渐强。保险的做法是把“唐卡德尔”号的风帆都收起来。班斯比认真地观察了天气和海流情况，决定还是维持现状。“唐卡德尔”号依旧鼓帆而行，船身吃水很深，班斯比坚信这艘船可以应付一切风浪。

夜深了，福格和阿妩达回到舱房休息。菲克斯也早已选了一个铺位躺了下来。至于班斯比和他的船员们，则彻夜守在甲板上，密切观察航行情况。

第二天，也就是11月8日，旭日东升时分，“唐卡德尔”号已经走了100多海里。船员们不时把测速仪沉入水中，发现平均航速基本保持在8到9海里之间。海风从“唐卡德尔”号的后面吹来，船只行进得很顺利。大家都想，要是这种风向能够始终保持下去的话，那就太好了。

为了船只走得更顺利，船员们驾驶“唐卡德尔”号尽量沿着海岸线行进，这样的话，他们就能充分利用海岸线附近的水流。船只的左舷距离海岸线不过5海里，因此船上的人们可以隐约看到岸上闪烁的灯光。风是从陆地上吹来的，而不是海上，所以海面平静了不少。现在的天气水文状况都非常有利于航行，一旦遇上大风大浪，对“唐卡德尔”号这样不超过20吨的小船而言，简直就是噩梦和灾

难。翻涌的波涛很容易就会把船的速度降下去，用航海术语来说，就是“煞船”。

临近中午，班斯比注意到东南风势头有所减弱，便让船员们升起顶帆。下午2点，他又命令降下顶帆，因为风力重新大了起来。

幸运的是，福格和阿妩达都不晕船，胃口也没有受到丝毫影响，船上储备的食品和饼干可供他们慢慢享用。他们看到菲克斯毫无准备，便邀请他一同就餐。菲克斯尽管极不情愿，但也明白“人是铁饭是钢”的道理，就半推半就地吃了。菲克斯觉得这一趟很没有面子，不仅要蹭人家租来的船，还要蹭人家带的吃的。有这样的心理负担，他自然吃不了多少，只是仓促吃了一些。

饭后，菲克斯没有急于离开，即便出于礼节，也有必要跟福格寒暄几句。

“先生……”

可以想见，面对这个盗窃银行的坏蛋，尊称其为“先生”该是件多么艰难的事情。菲克斯克制住自己的情绪，不上前将这位衣冠楚楚的伪君子摁倒在地，已经濒临他的极限了。但形势所限，他不得不压抑真实想法，逼迫自己说些违心话。

“先生，感谢您的慷慨大方，让我乘坐这艘船，”菲克斯说道，“虽然我没有像您那样财力雄厚，但是我必须支付我自己的那一部分费用。”

“咱们不聊这个，先生。”福格拒绝了他。

“不，我必须支付……”

“没有这个必要，先生，”福格还是一副不容置疑的口吻，“这些开销都在我的预算之内。”

菲克斯没再坚持，但是憋了一肚子气，他径直走到船头躺下了。接下来的一整天，他没有再跟其他人说上一句话。

“唐卡德尔”号还在飞快地行进。班斯比对于按时抵达上海很有信心，并一再向福格作出保证。福格没有太过于激动，只是淡淡地说知道了。福格开出的酬劳太具有吸引力了，以至于船员们都争先恐后地卖力开船。他们把船上的绳索都系得笔直紧绷，把船上的风帆也拴得万无一失。就是皇家游艇俱乐部举办的赛船大会上，也肯定找不到比他们更恪尽职守的船员。

傍晚，测程仪显示，“唐卡德尔”号已经走了220海里的路程。如果这样的有利局面能够继续下去的话，等福格按时抵达横滨后，他就可以在行程表上写下“一切顺利”的记录。而且，从伦敦出发到现在为止，遇到的最大障碍也就不存在了。

拂晓时分，“唐卡德尔”号越过北回归线，进入了台湾海峡。海峡水流湍急，密布逆流造成的旋涡。“唐卡德尔”号在水面上艰难航行，急促的浪花阻挡着它的前进。船身颠簸摇晃，旅客根本无法在甲板站稳脚跟。

天终于大亮，海风也愈发猛烈，船员们预测，一场大风暴即将来临。晴雨表也证实了这个预测，水银柱升降不定，一天下来的记录因此变化无常。站在甲板上，人们可以看到东南方的海面上巨浪滔天。还不到天黑的时间，太阳就已经失去了往日的的光芒，隐匿在一片殷红的云雾之中。

班斯比观察着这糟糕的天气，长时间一动不动，嘴里嘟嘟囔囔，不知道说些什么。最后，他来到福格面前，谨慎地问道：“先生，需要我将全部情况给您介绍一下吗？”

“好的，全部情况。”

“想必您也注意到了，我们马上要碰到一场大的风暴。”

“什么风向，北风还是南风？”

“南风。请您注意，那将会是一场台风。”

“南风岂不是对我们很有利？我们的航向不是向北吗？”

“您要是这么认为，”班斯比说道，“我也不好说什么了。”

事实证明，班斯比的预测是正确的。按照一位知名气象学家的观点，台风在深秋时节来去匆匆，会像闪电那样呼啸而来呼啸而去，但是在冬末和初春的时候，台风的威力就要大上好多倍。

富有经验的班斯比开始未雨绸缪，指挥船员为即将到来的台风做好相关准备。他让船员们扎紧帆篷，将所有的帆架卸下来，放在甲板上，就连顶帆的桅杆也一并放下来。班斯比又让人把所有的舱口密封严实，以确保不会有一滴水渗进内舱。最后，甲板上只留下一个厚实的三角帆，它作为船头大帆的暂时替代物，在刮风时助推船只的前进。万事俱备，大家静静等待台风的到来。

班斯比建议大家回到船舱里，不过遭到了福格、阿妩达以及菲克斯的拒绝。他们可不愿下到那么狭小的空间里，加之里面空气不流通，呼吸困难，再加上船身的来回颠簸，待在里面不比关禁闭舒服多少。

不到8点，狂风暴雨便如约而至，劈头盖脸地砸到甲板上。“唐卡德尔”号这一叶扁舟，撑着一小片三角帆，俨然一根被狂风卷到天上的羽毛，在惊涛骇浪中上下飘荡。当时它所处的险境怎么形容都不为过。如果说它现在的速度比开足马力的火车还要快上4倍，船上的任何一个人也不觉得夸张。

“唐卡德尔”号就这样一整天都被狂风巨浪裹挟着艰难前行。它几乎无法控制自己的航速和航向，只能与翻滚的波涛同步进退。排山倒海的巨浪无数次地拍打着船只，险些将船身吞没。老练的班斯比熟练地操作着船舵，每次都能够化险为夷。甲板上的乘客们已经被掀起的海水一遍遍粗暴地冲洗，但他们像深邃的哲人那样始终保持镇定。毫无疑问，菲克斯此刻怨天尤人，充满怒气。而福格如石佛一般，丝毫不动声色，似乎这场暴风雨也在他的预料之中。福

格的泰然神态也深深鼓舞了阿妩达，给她增添了无穷的勇气。阿妩达为了不给这位绅士增添麻烦，也强忍不适，与福格一道慨然承受着暴风雨的折磨。

截至目前，“唐卡德尔”号还是朝北前进。然而，天色将晚时，出现了人们最不愿看到的情况，风向整整调转了270°，转为西北风。浪尖侵袭着船舷，波涛阻挡着船只的正常行进。巨浪拍打船身时发出令人恐怖的声音，让人不禁担忧这艘船是否足够结实。

在夜幕降临后，暴风雨如脱缰的野马一般更加肆虐。看着袭来的黑暗和越来越强烈的风暴，班斯比也开始担心。于是，他开始征求各个船员的意见，以便决定是不是该停下来避避风头。

班斯比在大家取得一致意见后，来找福格。

“先生，我们认为现在最稳妥的办法是找个港口停靠。”

“我同意你的意见。”

“啊？”班斯比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您觉得在哪个港口停靠合适呢？”

“答案只有一个。”

“是什么？”

“上海！”

班斯比听了福格的回答，略微一怔，顿时就恍然大悟了。福格的答案坚定了他的信心，他决定听从福格的话，一定要坚持到底。他大声说道：“先生，您说得太对了！我们就去上海停靠！”

“唐卡德尔”号于是继续坚定不移地向北航行。

这个黑夜实在太可怕了！而“唐卡德尔”号没有倾覆可以说是个奇迹。接下来有几次，海浪都快要将它吞没了，要不是有缆绳的牢牢捆绑，甲板上的船具早就被一股脑儿卷走了。阿妩达也几度被海浪击倒，但她从无怨言，默默地起身继续坚持。更多时候，只要浪

花扑打过来，福格都会把阿妩达护在身后，用自己的身体保护她。

一夜过后，天终于亮了。但暴风雨丝毫没有停止肆虐。幸运的是，风向转为了东南风。“唐卡德尔”号在风浪中费力地寻找前进的方向，无时无刻不在承受着湍急海浪的夹击。幸亏“唐卡德尔”号船身坚固，否则惊涛骇浪早把它撞击得粉身碎骨了。

海岸线在浓雾的笼罩下影影绰绰，无法看得真切。但大家可以确定，四周没有一艘船，此刻与暴风雨厮杀搏斗的恐怕只有“唐卡德尔”号。

中午，船员们观察到海面上出现了暴风雨即将停止的征兆。几个小时后，日薄西山，天气转好的迹象越来越明显。

这一场暴风雨着实猛烈，好在它持续的时间不算太长。疲惫不堪的乘客们可以稍稍放松，吃点儿东西补充一下体力。

到了晚间，整个海面已经风平浪静了。班斯比指挥船员再次扯起风帆，明显地加快了行进速度。

第二天，11月11日，东方露出晨曦时，海岸线终于又一次出现在人们的眼前。此时，距离上海只有不到100海里了。

对，只有100海里了。可是今天福格必须赶到上海，也就是说“唐卡德尔”号必须在一天的时间内走完这100海里的路程。如果他不能在今晚之前赶到上海，就势必会错过那艘开往横滨的船。如果不是暴风雨耽搁的几个小时，“唐卡德尔”号这会儿应该距离上海不到30海里了。

风势已经小多了，海面上也平静了许多。“唐卡德尔”号上包括顶帆、附加帆和外前帆在内的所有风帆，此时都已经被扯了起来。

中午时，离上海还有45海里。再过6个小时，开往横滨的轮船就要开船了。

船上所有的人都很着急，当然除了菲克斯。船员们使尽全力开

船，他们要不顾一切赶到上海。他们都很紧张，甚至能听到心脏怦怦直跳的声音。按照测算，船速要保持在9海里以上才行，然而风势已经很微弱。从陆地上吹来的风，使海面上泛起层层涟漪。

天无绝人之路。“唐卡德尔”号本身不重，所有风帆如今都派上了用场，加之顺水行舟，船速一点儿也不慢。傍晚6点，班斯比估计他们距离黄浦江只有不到10海里了，而上海市位于黄浦江入海口起码12海里的地方。

7点钟，距离上海还有3海里。班斯比骂骂咧咧，估计是觉得那200英镑的奖金已经告吹了。他回头看看福格，却发现在这个危急时刻，福格依旧面不改色，冷静从容。

就在这时，只见一根又长又黑的烟囱出现在河道上，从烟囱里冒出浓浓的黑烟。这不就是那艘开往横滨的轮船吗？

“真可恶！”班斯比无比绝望。

“发信号。”福格言简意赅地提醒道。

班斯比闻言，赶忙让船员架起一门小铜炮。这门铜炮是平时用来在雾天迷航时发信号的。

船员们往大炮里塞满了火药，就在班斯比要去点燃导火线时，福格突然说道：“降半旗。”

旗子被降了下来。这可是求救信号，福格显然是希望引起轮船的注意，让它靠近这边。

“点火！”福格下令。

随即，听得大海上响起一声轰隆的炮声。

第二十二章 万事通领会到，出门在外必须带点儿钱

11月7日晚6点30分，“卡纳蒂克”号离开香港，全速朝日本行进。这艘船上装满了货物，乘客接近满员。但是船尾却有两间空房间，这两间舱房正是福格提前预订的。

次日清晨，人们看到一位睡眼惺忪、摇摇晃晃、蓬头垢面的旅客从二等船舱钻出来，跌跌撞撞地坐在甲板上。

此人正是万事通，失踪了这么久的万事通，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故事？菲克斯警探离开大烟馆不久，两位伙计就把昏迷不醒的万事通抬到了烟鬼们的专属领地——那张板床上。大约3个小时后，万事通醒来了，因为他脑子里一直想着赶上那艘船，于是他和鸦片的麻醉作用做着激烈的斗争。由于心里头挂念着主人交派的任务，他挣扎着离开了那张床，踉踉跄跄地扶着墙，想要走出这间大烟馆，其间他跌倒又爬起。本能的意念支持着万事通走出了这里，他梦呓般的大叫着：“‘卡纳蒂克’号！‘卡纳蒂克’号！”

“卡纳蒂克”号上冒着烟，眼看就要起航了。万事通走到船边，还有几步就可以上船了，他拼尽全力冲上了甲板，然后就失去了知觉。

几名水手看到了万事通，他们对此类情况见怪不怪，便把他抬到二等舱的一间房间里。第二天，万事通才从昏迷中醒来。此时，轮船已经从中国行进了150海里。这天早晨，万事通来到甲板上，他迫

不及待地想要大口呼吸一些新鲜空气，海风吹来的清新空气使他的意识变得清醒起来。他开始回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费了好大的力气，他才想起之前发生的事情，想起菲克斯警探说的话和大烟馆发生的一切。

“显然，”他心想，“我是被人灌醉了，一醉不醒，福格先生会怎么说我啊？不管怎么说我没有误船，这是最关键的。”然后他又想起了菲克斯，“至于那个混蛋，我希望这次我们可以彻底把他甩掉。他应该没脸再上‘卡纳蒂克’号了吧，还说自己是个警探，正在跟踪福格先生，说福格先生偷了英国国家银行的巨款！哼！如果福格先生是个盗贼，那我就是一个杀人犯了！”

该不该把这些事都告诉主人？该不该把菲克斯的真实身份向主人和盘托出？或者，等到福格先生回到伦敦之后，再把一切都告诉他，这样会不会好一些？到了伦敦再告诉主人，有个警探曾跟随他们一起环游地球，这岂不是一个很可笑的笑话？没错，就这样决定了。当务之急，还是要仔细地思考一下。眼下最重要的事情是找到福格先生，然后向他道歉，请求得到主人的原谅。

想到此，万事通赶忙起身。船身随着大海的波涛剧烈地摇晃着，小伙子两腿发软，跌跌撞撞地来到了船尾。他没有看到一个像是自己主人或阿妩达的人。“嗯，”他说，“阿妩达夫人此时应该还在睡觉吧，福格先生应该正在和牌友玩惠斯特牌呢。”

于是，万事通又朝餐厅走去，福格不在里面。没有办法，他只好去找船上的事务长，询问福格具体在哪间舱房。但是，事务长却告诉他船上没有此人。

“抱歉，”万事通追问道，“福格先生是一位高个子的绅士，表情冷漠，寡言少语，身边还有一位年轻夫人陪着……”

“我们这艘船上没有年轻的夫人，”事务长回答说，“不信，

这是旅客花名册，你可以自己找找看。”

万事通浏览了一遍花名册，的确没找到主人的名字。突然，他脑子闪过一个念头。

“天啊，我是在‘卡纳蒂克’号上吗？”

“是的。”事务长回答道。

“是开往日本横滨吗？”

“当然了。”

刚才他以为自己上错了船，但他确实是在“卡纳蒂克”号上，而他的主人却不在这条船上。

万事通万分沮丧。他想起来了，他本应该去通知主人提前开船的事情，却被菲克斯耽误了。都是他的错，才让福格先生和阿妩达夫人没能及时赶上这艘船！万事通一下子跌坐在椅子上。

是的，都是他的错，都是因为那个警探捣的鬼。菲克斯为了将他和主人分开，为了把他的主人留在香港，竟然把万事通灌醉了！他终于明白了警探菲克斯的别有用心，可是，这样就等于毁了福格，打赌输了就有可能被逮捕，甚至还会坐牢！想到这儿，万事通懊恼地直揪自己的头发。啊，别让我再遇见菲克斯，否则拳头可是不长眼睛的！

沮丧过后，万事通冷静了下来，开始认真思考自己目前的处境。毫无疑问，他现在的处境并不乐观。他正在去往日本，到了日本之后他该怎么办呢？他的口袋里空空如也，一个子儿都没有带。好在船费和餐费是预付的，这样他就会有五六天的时间来想办法。于是，他来到餐厅，一口气吃掉了他自己的一份、福格的一份以及阿妩达夫人的那份食物。他狼吞虎咽，好像前方是块不毛之地，什么吃的东西都没有。

11月13日黎明，“卡纳蒂克”号驶进了横滨港。这是太平洋上

的重要港口，所有往来于北美、中国、日本和马来西亚群岛的货船和客轮都得在此停泊。横滨位于东京湾内，距离日本的第二大城市江户¹不远，原是日本征夷大将军²的驻地。在日本天皇重新掌握朝政之前，横滨可与日本天皇的京城平分秋色。

“卡纳蒂克”号在横滨海关仓库附近停泊下来，港口上停泊着各国船只，船上挂着不同国家的国旗。

万事通踏上了这块太阳神子孙们的土地，但他这次毫无游览的兴致。他没有更好的办法，只好到横滨的大街小巷去碰碰运气。他首先来到一个纯粹的欧洲街区，这里房屋低矮，每间屋子都有阳台，从阳台上望过去，可以看到雕梁画栋的游廊。这个街区有很多街道，广场、船坞和仓库等一直从条约岬绵延到河岸边。做各种生意的人都有，万事通置身人群中，仿佛到了霍顿督人³聚居的地方。

万事通不是完全没有出路的，他可以去英国或法国领事馆寻求帮助。但他势必得把自己的来历说清楚，因为这关系到他主人的安危。所以，不到万不得已他是不会去领事馆的。他把欧洲街区转了个遍，结果一无所获。于是，他又来到了日本街区，他决定实在不行的话，就到江户去。

万事通到达的街区名叫“本顿区”，本顿是附近海岛的居民信奉的一位海神。这个街区到处是苍松翠柏，神圣的建筑大门，掩映在竹林和芦苇丛中的小桥，百年老树环抱着幽静寺庙和潜心修行的得道高僧；还有长长的街道，嬉戏追逐的孩童，他们一个个红着脸，像是从日本屏风上跑出来的画像。这些孩童跟那些短腿狮子狗和可爱的小花猫一起玩耍，热闹非常。

1 东京的旧称。

2 日本江户时代掌握朝政的幕府将军的正式称谓。

3 南部非洲一个游牧民族。

大街上人来人往。一些僧侣走在人群中，边走边敲着单调的木鱼；带着紫色印花尖顶帽子的海关职员和警察，腰间挎着军刀；士兵们穿着白色条纹衣衫，挎着枪；天皇的卫士们身着紧身绸上衣，披着马甲用以护身；还有成群结队的日本武士。在日本，军人的待遇非常高。此外，万事通还看到了很多沿街乞讨的人、身穿长袍的朝拜者和普通老百姓，他们长着一头乌黑的头发，脑袋硕大，上身长、下身短，身材矮小，肤色不一，从古铜色到惨白色都有，唯独没有中国人的黄色。街上还有造型各异的马车、轿子、敞篷车、漆画古轿、双人软轿，以及竹子做成的各种小装饰物。万事通甚至遇上了不怎么漂亮的日本女人，她们迈着小脚，步态轻盈，穿着帆布鞋、草鞋或特制的木屐，眼睛狭小，胸部平坦，穿着华丽的民族服装——和服，衣服背后有一个大大的花结做装饰，这一时髦的打扮似乎让巴黎女子从中得到了真传。

万事通在人群中闲逛了几个小时。他又逛了些富丽堂皇的商店和古色古香的日本首饰店；望了望没钱光顾的挂满彩旗的饭店；瞅了瞅那些茶馆，人们正在喝着热茶，这种用大米发酵而成的水酒，热气腾腾、清香扑鼻；还有舒适的烟馆，这里的人们吸的可不是鸦片，而是一种上等的烟草，因为日本人几乎不抽鸦片。

万事通继续向前走，很快便来到了郊外，四周是大片的稻田。郊外遍地野花，散发着醉人的芳香。其中有一大片耀眼夺目的山茶花，这种山茶花并不长在小树丛中，而是长在山茶树上。在竹篱笆圈起的果园中，生长着樱桃树、李子树和苹果树，日本人种这些果树不是为了食用果肉，而是为了欣赏花朵。果园随处可见吓人的稻草人，这些稻草人用来驱赶麻雀、鸽子、乌鸦和其他贪食的鸟类。在高大的杉树上栖息着一些巨鹰，而垂柳下则属于鹭鸶的地盘。这里到处都是小嘴乌鸦、野鸭、山鹰、大雁以及数量庞大的仙鹤。对

于日本人来说，仙鹤是一种神鸟，象征着长寿和富贵。

万事通就这样闲晃着，忽然，他从草丛中发现了几棵紫罗兰。

“不错！”他说，“今天的晚餐有着落了！”

但他闻了一下，觉得这紫罗兰没有一点儿香味。

“真不走运！”他心里想。

虽然万事通在下船之前吃了顿饱餐，但是逛了一天之后，他的肚子又开始咕咕直叫了。他注意到日本的肉铺里没有卖绵羊肉、山羊肉，也没有卖猪肉，而且他还知道，这里的牲畜都是用来耕地的，宰杀牲畜是不敬的行为。于是，他得出了一个结论：横滨缺乏肉食。这一点他倒是没有估计错，既然肉店里没有肉卖，他觉得野猪肉、鹿肉、鹌鹑肉、家禽肉或鱼肉等也是可以果腹的，当地人吃米饭的时候基本上也是配上这些东西吃。但万事通必须忍耐些，填饱肚子的计划得推迟到明天一早。

暮色降临。万事通重新回到了日本街区，依旧在街上闲逛着。此时大街上挂满了各种灯笼。一群群江湖艺人在表演自己的独门绝技，吸引了许多顾客前来观看，这些表演也让万事通大开眼界。然后，他又朝港口走去，那里渔火点点，那是渔民们在用松树脂的火光引诱鱼儿们上钩。

喧闹的大街终于安静下来。警官们开始巡逻了，他们身穿华丽的制服，在一群侍卫的簇拥下显得阵势强大，如同驻外使节。每次遇上这样的巡逻队，万事通都会调侃道：“好样的！又一个日本使节团要出访欧洲了！”

第二十三章 万事通的鼻子变得特别长

第二天一早，可怜的万事通饥肠辘辘又疲惫不堪。他默默地对自己说，无论如何得找些吃的，而且越快越好。其实，他可以把那只祖传的怀表卖掉，但是他宁可饿死也不愿意卖。现在还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利用上天赋予他的浑厚响亮但不那么优美动听的嗓子来赚钱。他会唱一些法国和英国的老歌曲，于是决定试一试。日本人肯定是音乐的爱好者，因为他们干什么都喜欢用铜锣和大鼓伴奏，所以，他们肯定会欣赏他这位欧洲音乐家的。

不过，目前天色尚早，没办法开始演唱，那些熟睡中的听众倘若被他吵醒，估计也不会把铸有天皇肖像的硬币投给他的。

于是，万事通决定再等几个小时。他在路上溜达时，忽然想到自己作为流浪艺人的这一身行头似乎穿得太好了些。他脑子一转，想了一个好主意：把自己身上的西服卖掉，换成一身更符合他身份的旧衣服。这样也可以有些富余的钱，好先填饱肚子。他下定了决心，剩下的就是付诸行动了。

万事通找了很久，终于发现了当地人开的一家估衣店，于是他向店主说明了来意，店主很喜欢他的这身西服。很快，万事通便穿着一件旧和服，戴着一顶旧帽子从店里走了出来。几枚银币在他口袋里叮当作响。

“不错，”万事通心想，“我觉得自己可以过一个狂欢节了！”

有了这么一身日本化的装扮之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走进一家简单的茶饭铺，点了些鸡鸭杂碎和米饭，凑合着吃了一顿。现在他变成吃了上顿没下顿的人了。

“现在，我必须保持头脑清醒，”他吃饱饭之后寻思着，“把身上的衣服卖掉，再换身更旧的是不可能了，我必须尽快离开这个‘日出之国’，这个地方可没给我留下什么好印象。”

于是，万事通想去看看是否有开往美国的船，他打算在船上找一份厨师或服务员的工作，用以支付船费和餐费。至于之后的路，到了旧金山之后再作打算吧。摆在眼前的难题是，如何穿越从日本到新大陆之间约4700英里的太平洋。万事通说干就干，他立即动身向横滨港口走去。可是越接近港口，他就越是觉得自己的计划实施起来难度越大。美国的轮船需要招厨师吗？或者，服务员需要怎样的素质？我这身打扮，人家能相信我吗？我能向人家提供怎样的证明？

正在万事通头疼的时候，忽然，他的目光落在了一张大海报上。这个海报由一个小丑背着，在街上转悠。海报上用英文写着：

日本杂技团

尊贵的威廉·巴图尔卡先生

赴美前最后一次表演

在“天狗”神¹的庇护下演出

长鼻子！长鼻子！

精彩纷呈 惊喜连连

1 日本民间的神，面目狰狞，鼻子很长。

“美国！”万事通叫道，“这正是我想去的地方……”

于是，他跟在这个背海报的小丑身后走了一会儿，就到了日本人的聚居区。15分钟后，他停在一个宽大的马戏棚门前，马戏棚前各种彩旗随风飘扬，墙壁外挂着所有杂技演员的剧照肖像，这些肖像色彩明艳，但毫无立体感可言。

这就是尊贵的巴图尔卡先生的杂技团，他是一位美国巴纳姆¹式的人物。他手下有一大批杂技演员：跳板演员、杂耍演员、小丑、魔术师、平衡技巧演员和体操演员等。根据海报上的内容，今天是他们离开“日出之国”前的最后一场演出。

万事通走进马戏棚前的一个院子中，请求见一见巴图尔卡先生。巴图尔卡先生亲自走了出来。

“您有何贵干？”他问万事通，他把万事通看成了日本人。

“您需要仆人吗？”万事通问。

“仆人，”这个马戏班经理拈着他颌下毛茸茸的胡子说，“我已经有两个忠实又听话的仆人了，他们对我不离不弃，而且不求报酬，我只需要提供他们食宿就行……您看。”说完他举起自己的两只粗胳膊，胳膊上青筋爆出，像低音提琴上的琴弦一样粗。

“那么，我真的对您没有一点儿用处吗？”

“是的，毫无用处。”

“见鬼！可是，跟你们一起去美国对我来说再合适不过了。”

“啊，原来是这么回事！”巴图尔卡先生说，“如果说你这身打扮像日本人的话，那我就是一只猴子了！你为什么把自己打扮成这个样子？”

“有什么就只能穿什么嘛！”

¹ 巴纳姆（1810—1891），美国著名的杂技团承办人，1871年组建的巴纳姆马戏团闻名遐迩。

“可以理解。您是法国人吗？”

“是的，法国巴黎人。”

“那么，您一定会装腔作势喽？”

“是的！”万事通回答，他没想到自己的国籍会让人得出这样的结论，心里头颇为不爽，他继续说道，“是的，我们法国人是会装腔作势，但是比起你们美国人来说，真是小巫见大巫！”

“好吧。我不需要你做我的仆人，我需要一个小丑。小伙子，你知道吗？在法国，人们都想看外国小丑，但在外国，大家又想看法国小丑！”

“哦！”

“你的身体很棒，不是吗？”

“尤其是在吃饱饭之后。”

“你会唱歌吗？”

“会。”万事通回答，他曾经在街头卖过唱。

“那么头朝下倒立着唱歌，同时左脚不停地转动陀螺，右脚脚心上立着一把军刀，你会不会？”

“没问题！”万事通回答，他想起早年时自己接受过的训练。

“你看，我就需要你干这些事！”巴图尔卡说。

于是，两人当场谈妥了雇佣合同。

万事通终于找到了一份工作，他要在这家有名的日本杂技团里做一个跑龙套的。这虽然算不得什么好差事，但对于万事通来说，一周之后就可以到旧金山了。

巴图尔卡大张旗鼓宣传的杂技表演，将在3点钟准时开始。很快，门口的日本乐队已经开始了锣鼓喧天的演奏。万事通不知道他的具体任务，但是今天他需要贡献出自己结实有力的肩膀，为“叠罗汉”的演员们出一臂之力。这个节目是由信仰“天狗”神的长鼻

子演员来表演的，这个扣人心弦的节目也是整场演出的压轴大戏。

不到3点，马戏棚前的院子里已经挤满了大批观众。其中有欧洲人、日本人、中国人，包括男人、女人和小孩儿，他们一个个争抢着冲向长条凳和舞台对面的包房。原本在门口奏乐的乐队也都回到了帐篷里，乐手们都已就位，铜锣、堂锣、快板、长笛、小铜鼓、大洋鼓，大家都热热闹闹地吹打起来了。

这个马戏团的演出节目和其他杂技团大致一样，但必须承认，日本的杂技演员是世界上顶尖的平衡高手。有一个演员用手中的扇子和碎纸片变出了美丽的蝴蝶和花朵；另一个演员用他烟斗里喷出的烟雾，在空中迅速写出了一串串青烟文字，这些字巧妙地组成了一句答谢在座观众的致辞；又有一个耍抛物戏的演员，双手将一支支点燃的蜡烛向空中抛起，当蜡烛抛到他嘴边时，他可以一边把蜡烛一支支吹灭，一边再把它们点燃，如此循环往复，双手始终不停地在做着接抛的动作。还有一个转陀螺的演员，陀螺在他手里好像都活了过来，可以在任何地方旋转，简直令人拍案叫绝。它们能在烟斗上、锋利的军刀上，以及舞台这头到另一头的细铁丝上转个不停；它们也可以在巨大的水晶杯口转圈；它们还可以爬竹梯，向四面八方跑，同时发出高高低低的声音，这声音听起来奇特又和谐。演员们把这些陀螺抛向空中，然后用木制的球拍击打，这些陀螺在空中飞了起来，然后不停地旋转着。最后，演员们把这些陀螺收到袋子里，但是当他们再掏出来的时候，陀螺仍在旋转，一直等到发条完全松开的时候，陀螺突然变成了一束束人造花朵！

在这里，我们对这些精彩的杂技表演就不再赘述了，无论是转梯子、转竹竿、玩大球，还是滚木桶，演员们的表演都非常出色。但演出的重头戏还是惊心动魄的“长鼻子”表演，欧洲还没见过这么高难度的平衡技巧。

这些在“天狗”神直接庇护下的“长鼻子”演员们造型奇特。他们穿着像中世纪传令官一样的服装，肩膀上扎着一对华丽的假翅膀。不过他们身上最特别的地方还是脸上装的长鼻子，尤其是用这些长鼻子进行表演，简直会让人们目瞪口呆。这些假鼻子是用竹子做的，长度不一，最长的有10英尺。它们有的笔直，有的弯曲，有的光滑整齐，有的疙瘩凸起。演员们正是靠这些假鼻子来进行特技表演的。有十二三个这样的演员仰卧在地上，其他长鼻子伙伴跳到他们那些像避雷针一样竖立着的鼻子上，在这些长鼻子尖上跳来跳去，从这个鼻子飞到那个鼻子，表演着一些让人叹为观止的杂技动作。

最后，报幕演员郑重地向观众宣布，压轴大戏——“叠罗汉”即将上演。这座“罗汉塔”将由50多个长鼻子演员搭成，但是尊贵的巴图卡尔先生的杂技演员们不是站在别人的肩头来叠这个“罗汉塔”的，而是站在别人的鼻子上。由于塔底部的一个演员最近离开了杂技团，所以要找一个身强力壮、头脑灵敏的人来顶替他，于是万事通就被推到了这个位置上。

当万事通穿上中世纪的服装、扎上两只花花绿绿的翅膀、脸上带着6尺长的假鼻子时，这正派的法国小伙子一时间悲从中来，又想起了自己以前悲惨的经历。但是无论如何，他目前得靠这个假鼻子混口饭吃，所以他必须接受这个现实。

这时，万事通走上了舞台，和其他垫底“罗汉塔”的演员们站在一起。他们都躺在地上，一个个假鼻子朝天竖着。然后，第二层的演员走向前去，躺在他们的鼻尖上；接着第三层按照同样的姿势，又躺了上去；随后是第四层，如法炮制。不一会儿，这座由鼻子尖支起来的罗汉塔就快要碰到马戏棚的棚顶了。

顿时，台下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与此同时，乐队也奏起了音

乐。就在此时，“罗汉塔”突然失去了平衡，其中一个底层的演员的长鼻子耷拉了下来。于是，随着噼里啪啦的声音，整个塔身像纸牌搭成的积木一样倒了下来……

此人正是万事通，只见他突然离开自己的位置，虽然丝毫没有扇动自己的翅膀，却早已飞快地越过舞台前的栏杆，爬到了右边的包厢，趴在一位观众脚下，大声叫道：“啊！主人，我的主人，我终于找到您了！”

“你？”

“是我！”

“太好了！走，快上船吧，小伙子！”

万事通跟着福格和阿妩达迅速地从马戏棚外的回廊里跑了出来。很快，他们迎面碰上了怒不可遏的巴图尔卡先生，巴图尔卡先生要求他们对此次事件进行赔偿。福格扔给他厚厚一沓钞票，立即平息了巴图尔卡先生的怒火。6点30分，福格和阿妩达踏上了开往美国的轮船，后面跟着万事通，他肩膀上那对翅膀和脸上那只6英尺长的假鼻子还没来得及摘掉。

第二十四章 太平洋见闻

前文讲到，福格和阿妩达乘坐“唐卡德尔”号紧赶慢赶，还是差点儿错过开往横滨的轮船。危急时刻，福格让船员们发出求救信号。这一招确实起了作用。轮船上的人听到了隆隆的炮声，也看到“唐卡德尔”号降了半旗。他们赶忙调头，朝着“唐卡德尔”号驶来。剩下的事情就比较顺利了，班斯比如愿以偿地拿到了船费550英镑，而福格和阿妩达则坐上了汽船。下一站就是日本长崎和横滨了。

11月14日上午，轮船准时抵达横滨。菲克斯借口要去忙自己的事情，便与福格分手道别。之后，福格携阿妩达登上了“卡纳蒂克”号。上船后，福格才得知万事通是在前一天到的横滨。能够再次见到万事通，福格肯定很高兴，不过他并没有流露出来，倒是阿妩达喜不自胜，热情地招呼着万事通，询问万事通怎么和他们失散了，又把他们这几天的遭遇讲给万事通听。

通过阿妩达之口，万事通了解到福格和阿妩达是怎样费尽千辛万苦，才从香港赶到横滨的。到达横滨后，他们马上开始寻找万事通。由于前往旧金山的轮船是当晚出发，因此他们只有不到一天的时间。福格和阿妩达走遍了横滨的大街小巷，都没有找到万事通的踪迹。他们还去了趟法国领事馆，同样一无所获。在他们已经放弃寻找的时候，却碰到了巴图卡尔的马戏团。或许冥冥之中自有定

数，福格居然鬼使神差地走进了马戏团的帐篷。不过他并没有发现什么令人惊喜的事情，舞台上只是些穿着各种奇装异服的人，他不知道其中那个身着稀奇古怪的中世纪军服的人就是他要找的万事通。不过万事通没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他当时躺在地上，一眼就认出了夹杂在观众席中的福格和阿妩达。喜出望外的万事通也顾不得鼻子上支撑的演员了，整个罗汉塔就这样一下子倒塌了，于是就发生了之前讲过的一幕。

在阿妩达讲述“唐卡德尔”号那一段时，万事通听到了菲克斯这个名字，他不由得打个激灵。万事通并不奇怪菲克斯会与福格他们一道，不过他觉得现在还不是揭发菲克斯老底的时候。因此，他略过跟菲克斯之间的过节，只说自己在香港的鸦片馆喝醉了，对于差点儿耽误了主人的大事，他感到抱歉不已。

福格自始至终一言不发，更没有责怪万事通，而是伸手递给万事通一沓钱，让他去买件得体的衣服。一个小时不到的工夫，在万事通的身上就再也找不到一件能让人联想到“天狗”神信徒杂技演员的衣服，他重新穿回原来的风格，那个长鼻子和那双翅膀被他扔到了一边。

从横滨开往旧金山的轮船名叫“杜兰特将军”号，隶属于太平洋轮船公司。“杜兰特将军”号是一艘重达2500吨的大轮船，装备先进，船速极快。船的甲板上竖着一根很长的蒸汽机杠杆，杠杆一端连接着活塞柄，另一端连着轮机上的曲轴。轮轴之所以可以持续不停地旋转，靠的就是杠杆两头一高一低不停地活动，从而把杠杆的直线推动力转变为直接推动轮机的动力。另外，这艘船上还配备了3个宽大的风帆。借助这3个大帆，“杜兰特将军”号的航速可以更上层楼。如果航速可以保持在每小时12海里，不到21天福格就可以横渡太平洋了。照此计算，福格觉得他在12月2日就能抵达旧金

山，9天后能到达纽约，回到伦敦的时间应该就在20日。按照赌局的约定，他应该在12月21日之前结束这段旅行。目前看来，他有可能提前几小时完成任务。

在“杜兰特将军”号上，有来自不同地方的乘客。有很多英国人和美国人，也不乏利用假期环游世界的印度军官，甚至还有一些打算移民美国去做苦力的人。

此番航行没有什么意外发生。巨大的轮机有力地推动着轮船前进，再加上风帆的助力，“杜兰特将军”号可谓一帆风顺。看来太平洋的“太平”二字真是名不虚传。福格继续保持着镇定，不改他沉默寡言的习惯。至于他身边的旅伴阿妩达，则感觉与福格已不再仅限于认识而已，她认为自己与这位英国绅士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一路上，福格的各种优秀品质在阿妩达心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比如，他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做到沉稳从容，他慷慨大方，扶危救困，这些都令阿妩达陶醉不已。因此，阿妩达对福格的环游计划像对自己的事情一样上心。她每天祈祷接下来的旅途能够一切顺利，不要再出现什么意外。

阿妩达的这些心理变化，福格可是浑然不觉。不过，这些没逃出聪明伶俐的万事通的眼睛。从阿妩达的一言一行中，他觉察到了一些不寻常的东西。要知道，这个仆人对他的主人除了忠诚，还有着狂热的崇拜。为了促成阿妩达和福格的好事，他每天不厌其烦在阿妩达耳边一遍遍盛赞主人如何正直、大方和见义勇为。最后，他还不忘安慰阿妩达，告诉她剩下的旅途将会非常平安。他说最艰难的旅程已经过去，神秘的中国和日本也是过去时了，接下来就是美洲大陆了。他们可以先乘火车从旧金山坐到纽约，再乘轮船从纽约返回伦敦，至此这场令人惊叹的环球旅行就可以宣告成功了。

11月23日，也就是离开横滨的第9天，福格发现自己刚好绕行了地球半圈。那天“杜兰特将军”号穿过 180° 子午线，与同在北半球的伦敦恰好位于地球直径的两个端点。福格目前已经走了52天，按照全程80天的时间计算，他还有28天去完成剩下的路程。按照经线计算，他才完成全程的 $1/2$ 。但事实上，他已经走完了全程的 $2/3$ 。原因在于，从伦敦到亚丁，从亚丁到孟买，从孟买到加尔各答，从加尔各答到新加坡，从新加坡到横滨，他必须绕一个大圈子才行。假如他从伦敦出发，沿着 50° 纬线环游地球一周，这个直线距离大概是1.2万英里。但受世界各地交通条件的限制，他不得不走至少2.2万英里。从伦敦出发到现在，他已经走了1.75万英里的路程。因为往下的路可以走直线而无须绕行，所以福格预计会比之前顺利许多。还有个有利因素不得不提，那就是少了菲克斯这个麻烦制造者，当然福格对此并不知情。

这天，万事通也很高兴。我们肯定都记得，这个家伙固执地让祖传怀表还按照伦敦时间在走，弄得无论到哪儿，他的表都跟当地的时间不一致。不过，今天他兴奋地发现，大表的时间居然与轮船上的时间奇迹般地相同，没有慢一分，也没有快一分。

万事通心情大好，是很容易理解的。他这会儿很想知道，如果菲克斯在场的话，会说些什么呢。

“这个坏蛋肯定又要向我说教一番，说什么子午线啦，太阳啦，月亮啦，”万事通忍不住喃喃自语，“都是骗人的话！要是他的那套说辞管用的话，那全世界还怎么有一个准确的钟点呢？我就坚信一点，迟早有一天，太阳会和我的表走得一致的！”

但是，万事通哪里知道，如果他的表也做成意大利钟表那样的24小时制的话，他就高兴不起来了。比如船上的钟表显示早上9点时，他的表已经指向晚上9点，也就是24小时中的21点，那么他的表

和船上大钟相差的时数，就正好等于 180° 子午线和本初子午线相差的时数。

这些都是地理学方面的知识，菲克斯跟万事通根本解释不通，即便万事通能够听进去，他也不愿去调表。现在一想到菲克斯，万事通恨不得将他碎尸万段。要是菲克斯现在出现在这艘船上，万事通哪里还有工夫听他讲时差问题，肯定会上去把这个混蛋暴揍一顿。

问题是，菲克斯这会儿在哪儿呢？

万事通恐怕想破脑袋也不会想到，菲克斯真的与他同在这艘“杜兰特将军”号上。

菲克斯在横滨与福格道别后，便立即赶往英国领事馆。在领事馆，菲克斯终于拿到了朝思暮想的逮捕证。这份逮捕证在孟买签发后，跟在他后面转寄了40天。当地警察局想当然地以为菲克斯会乘坐“卡纳蒂克”号去横滨，因此就将逮捕证交给了这艘船。逮捕证随着“卡纳蒂克”号从香港出发，一直到了横滨才落到菲克斯手中。可以想见，这让菲克斯有多么郁闷！福格已经走出了英国的管辖范围，这意味着逮捕证已经失效了。不走引渡程序，菲克斯根本别想把福格带回英国。

“没关系！”菲克斯生了一通闷气后，终于想明白了，“这张逮捕证只不过是暂时失效而已，只要到了英国管辖范围，它就可以继续发挥作用了。福格这个混蛋还以为自己已经摆脱了警方的追捕，八成是真要回伦敦。行！我会奉陪到底的。赃款吗？谁知道经福格挥霍之后还能剩多少？加上旅途费用、奖金、诉讼费用、保释金、购买大象的费用以及其他各种开销，福格差不多花掉5000英镑了吧？不管了，反正银行有的是钱！”

菲克斯于是马上办理登船手续。在福格和阿妩达上“杜兰特将军”号的时候，其实菲克斯已经在船上了。然而，一看随行的还

有穿着奇装异服的万事通，他简直懵了，赶紧跑回自己的舱室躲了起来。要是被万事通看到自己，事情可就败露了。好在船上乘客众多，福格他们谁也没有注意到这位相随一路的“朋友”。

无巧不成书。有一天，菲克斯还是在甲板上和万事通狭路相逢了。

真可谓仇人相见，分外眼红。愤怒的万事通二话不说，撸起袖子上去就掐住了菲克斯的脖子，两人一下子扭打成一团。一群看热闹美国人很快便把这两个人围得水泄不通，甚至开赌下注，有人押万事通胜，有人则看好菲克斯。英国拳术终究不敌法国拳术，万事通左一拳，右一拳，把菲克斯打得站不起来，趴在地上直喘粗气。

万事通满意地看着地上的菲克斯，觉得总算出了一口恶气。可怜的警探艰难地站起来，此时已是衣衫不整了。他盯着得意的法国小伙子，冷冷地问道：“打够了吗？”

“够了，暂时够了。”

“那跟我去谈一谈。”

“有什么好谈的？”

“是对你家主人有利的事。”

万事通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于是不解地跟着菲克斯来到船头。

“你今天把我揍了一顿，”菲克斯说，“没关系，我料到会有这么一天。不过我要说的是，尽管之前我总是和你家主人作对，但是我现在愿意帮助他。”

“啊！”万事通叫道，“您终于承认福格先生不是你说的窃贼了吧！”

“不！”菲克斯的口吻仍旧很冰冷，“我并不相信他是什么正人君子……嘿！你别急着动手！让我把话说完。要是能够抓住他，对我来说很有好处。之前在英国的管辖地域，因为我一直没拿到逮捕他的公文，所以只能想方设法拖住他。在印度的时候，是我煽动

僧人告发他的。在香港，我把你灌醉，就是为了将你们俩分开，耽误他乘坐开往横滨的轮船……”

万事通不由得握紧了拳头。

“不过现在情况不同了！”菲克斯没有理会万事通的举动，继续说道，“看样子福格要返回英国？很好，我还会继续跟着他。但这次我不会再给他制造麻烦、设置障碍了，而是要尽一切努力帮助他顺利返回英国。要知道，我的立场已经变了，我希望他能够顺利回国。当然，这对你也有利。因为到了英国，你就可以弄明白你服侍的对象到底是像你一直认为的谦谦君子，还是恶贯满盈的银行大盗。”

这一席话把万事通说得愣住了。可以看得出，菲克斯没有撒谎。

“我们现在可以称得上是朋友了吧？”

“朋友？不不不！”万事通并不认同菲克斯的这个观点，纠正道，“我们现在仅仅是同盟关系。准确地说，是在有利于福格先生前提下的同盟关系。一旦让我发现你对福格先生有什么不轨行为，我立马掐死你！”

“没有问题。”菲克斯不像万事通那么激动。

11天之后，也就是12月3日，“杜兰特将军”号顺利驶入金门港。

这一次，福格不早不晚，按照预定计划抵达了旧金山。

第二十五章 旧金山大会走马观花

为了便于船只装卸货物，人们在旧金山港口设置了可以随着潮涨潮落进行升降的码头。如果可以将这些码头视为陆地的话，那么可以说福格在早上7点就踏上了美洲大陆。港口停泊着大小不一的轮船、汽船，还有一些主要跑萨克拉门托河航线的多层汽艇。码头上堆满了各种货物，这些货物随后将被送往墨西哥、秘鲁、智利、巴西、欧洲、亚洲及太平洋上的各个小岛。

到了美国，万事通感觉很兴奋。为了表达这份喜悦的心情，他决定上岸时采取一种不同寻常的方式，即鹞子翻身。哪曾想码头并不稳，上下漂浮，他跳上码头时差点儿来个狗啃泥。尽管样子有些狼狈，但他终归踏上新大陆了，仍是喜不自禁地给自己鼓掌叫好。他这么一惊一乍的，把码头附近栖息的鸬鹚、塘鹅吓了一跳，它们纷纷扑扑棱棱地四散逃走了。

福格和阿妩达也跟着下了船。经询问，福格得知开往纽约的最早一班火车在晚上6点发车。由于还有一整天的空余时间，他花了3美元找来一辆马车，打算带着阿妩达和万事通，把这个大城市好好逛一下。福格指挥车夫先去国际饭店。

一路上，坐在马车前方位子上的万事通尽情饱览着这座城市的街景。马车行走一条宽阔的马路上，两边是一排整齐的矮房子，不时还会遇到盎格鲁-撒克逊风格的哥特式大教堂和礼拜堂，也有

巨大的船坞和仓库，这些像宫殿一般的仓库都是用木头或砖头建成的。马路上车水马龙，各种车辆川流不息，公共汽车和有轨电车夹在其中。人行道上熙熙攘攘，有美国人和欧洲人，也有华人和印第安人。万事通猜测，这座城市至少容纳有20万人。

旧金山的城市风貌深深吸引了万事通。他并不知道，早在1849年，这里还是一片蛮荒之地，经常发生杀人越货、抢劫勒索的案件。为了寻找金矿，人们从四面八方涌来。没过多长时间，这里就成了恶棍、赌徒和冒险家的乐园，他们带着枪支赌博金沙。不过，那个“黄金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现在，旧金山已经发展成为一座繁华的商业大都市。市政厅高大威严，日夜有警卫把守，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都处于它强有力的管辖之下。旧金山的街道像棋盘一样整齐，以至于每个拐角都是90°的直角。在一些街道中间，还设有芳草茵茵的街心花园，供人们流连忘返。前面还有一个唐人街，它就像是一个被从中国运来的原汁原味的中国街道。如今，旧金山再也找不到头戴宽边大毡帽的西班牙人，也没有身穿红色衬衫的淘金者，那些头扎羽毛的美洲印第安人更是消失得无影无踪，唯有不计其数身穿深黑礼服、头顶丝织帽子的绅士们徜徉其间。以蒙哥马利大街为例，街道两旁奢侈品商店林立，兜售着来自世界各地种类繁多的商品。这样的繁荣程度，几乎可以与伦敦的瑞金大街、巴黎的意大利人街和纽约的百老汇大街相媲美。

踏入国际饭店，万事通突然有种还在英国的感觉。

酒店的大堂设有一间宽敞的酒吧，旅客们可以在这里享用免费的冷餐。食品丰富多样，有肉干、牡蛎汤、饼干和干酪，人们可以根据各自的喜好随意领取。旅客们也可以在此小酌几杯，英国啤酒、葡萄牙红酒、西班牙葡萄酒都应有尽有。不过，酒钱需要旅客另外付费。

对国际饭店的餐厅，万事通同样称赞不已。待福格他们落座之

后，几位年轻的黑人侍者马上端来一盘又一盘丰富可口的小菜。

饭后，福格携阿妩达离开饭店，前往英国领事馆办理签证。临行前，万事通询问福格是否需要购买几把马枪或手枪，以备不时之需。福格纳闷万事通怎么有这个提议，万事通赶紧向他解释。原来传闻一些西乌人¹和波尼人²经常在这段铁路线上抢劫火车，他们手法专业娴熟，就像普通的西班牙小偷一样。福格觉得购买枪支有些多此一举，不过他让万事通自己看着办。说完，福格就离开了。

没走出多少步，福格就迎面碰上了菲克斯，这让他有些始料不及。他并不知道菲克斯是和他一起乘坐“杜兰特将军”号横跨了太平洋。菲克斯露出惊讶和兴奋的表情，连连感慨和福格先生真是有缘，居然能够和福格这样的绅士异地重逢，并说自己要返回欧洲，希望继续和福格同行。福格简单地寒暄几句，表示能再次见到菲克斯同样感到荣幸。菲克斯如今还是要紧紧跟着福格，不过他不用再偷偷摸摸地了，便提出和福格一同游览这座五光十色的旧金山城。福格很愉快地同意了。

然后，3人就在大街上闲逛起来。过了一会儿，他们来到熙熙攘攘的蒙哥马利大街。在这条街道上，轿式马车和四轮马车往来如梭，不过丝毫不影响人们的聚集。福格看到到处是人，人行道上、马路上、电车轨上都挤满了人，就连商店门口、临街住房的窗台上甚至房顶上也站着很多人。还有人背着宣传广告牌在人群中来回游荡，不计其数的彩旗和标语迎风飘扬。人群中不时传出一致的呼喊声：“啊！支持卡梅尔菲尔德！”

“啊！支持曼迪拜！”

菲克斯认为，这是当地人正在举行政治集会。他向福格建议道：

1 北美印第安人，包括7个部落，原居住在大湖区，自17世纪起，移居西部平原。

2 北美印第安人，法国人称其为帕尼人，他们生性好斗，十分仇恨西班牙人。

“先生，咱们可得离这些乱七八糟的人远点儿，不然要吃亏的。”

“您说得对，”福格说道，“那些参与政治的挥舞起拳头来，可不是好惹的。”

看到福格也赞同自己的观点，菲克斯有些吃惊，他跟着笑了几声。他们尽量沿着一个台阶的最一层往前走，这样可以避开集会。不一会儿，他们来到一个高岗上。站在这里，福格三人可以轻松地俯瞰整个蒙哥马利大街。迎面是宽阔的马路，马路对面是一家煤炭企业的码头和一家石油公司的货栈。而在码头和货栈的中间则是一片空地，空地上有一个巨大的讲台。此刻人们正从四面八方喊着口号涌向这个讲台。

这个集会要干什么？谁组织的这场集会？是要选举文官，还是武将？是要选出一个政府领导，还是一名议员代表？对于这些问题，福格统统回答不上来。不过看着街道上疯狂、兴奋的人群，他心里做了各种猜想。

突然，人群中爆发出一阵骚动。在场的所有人都伸出双臂，有节奏地喊着口号。他们举起的双臂挥舞起来此起彼伏，蔚为壮观。看样子，他们是在宣誓一定要把票投给某个人。

口号和舞动很快感染了在场的每个人，人群愈发骚动起来。无数个彩旗也跟着飞舞起来，在人群中时隐时现，异彩纷呈。兴奋的群众，呐喊的口号，挥舞的手臂，舞动的旗帜……整个场景仿佛汇成一片汹涌澎湃的海洋。人流如波浪一般向四面涌动，很快就漫延到福格他们站立的台阶前。

“我猜这八成是个群众大会，”菲克斯再次作出猜测，“他们肯定是要讨论关乎自身利益的大事，没准儿还是为了亚拉巴马事件。虽然这事早就解决了，不过他们继续议论也不是没有可能。”

“有可能。”福格回答得很简洁。

“不过，看这意思，”菲克斯又提出新出的猜测，“卡梅尔菲尔德和曼迪拜这两个竞争对手碰到一块儿了。”

看着骚乱的人群，阿妩达有些惊慌，她赶紧抓住福格的手臂。菲克斯正打算向身旁站着的人打探集会的情况，忽然人群中出现更为剧烈的骚动。人们的口号声转变为沸反盈天的咒骂声，旗杆也被他们作为武器相互攻击起来，之前宣誓的手臂此刻化作拳头，像雨点般砸向对方。整个街道被堵塞了，车辆迈不开步，马车也不得不停下来，有人在车顶上开始激烈斗殴。靴子和鞋子被当作炮弹扔了出去，马上就有其他东西被投掷回来。喧嚣的打斗中，间或夹杂着噼噼啪啪的枪声。

这些暴民已经逼近福格他们站的台阶了，而且很快冲上了台阶。双方持续互殴，但明显有一方已经开始落了下风。不过，福格他们分辨不出来是卡梅尔菲尔德还是曼迪拜取得了优势。

“出于安全，咱们还是赶紧走吧，”菲克斯有些紧张，他怕福格受到什么伤害，这可不是他想看到的局面，“假如他们集会的事由和英国相关，一旦他们发现咱们是英国人，咱们可就惨了。”

“要知道，一个英国公民……”福格接着菲克斯的话茬儿说道。

然而，没等福格把话说完，他身后突然响起了震耳欲聋的呼喊声，福格后面要说的话完全被吞没了。集会的人们大声喊叫道：“必胜！必胜！曼迪拜必胜！”看样子这些人是来增援的，他们包抄了卡梅尔菲尔德派的侧翼，并很快发起进攻。

可怜的是福格他们正巧被挤在两派的中间，退也不是，进也不是，简直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两边的人群气势汹汹，他们手里握着长枪短棒，片刻之间就短兵相接了。福格和菲克斯的身子都被挤歪了，但是他们仍旧费力地保护着阿妩达。福格不改一往冷静的风

格，既然手无寸铁，那么不妨使出天然武器——自己的双臂拼命地左右抵挡。可惜和这些凶悍的人比起来，简直像是用鸡蛋碰石头。正在这时，迎面走来一个长着红色络腮胡的大汉，只见他体格魁梧、膀大腰圆，看做派像是这些人群的组织者。他不由分说，抡起拳头就朝着福格砸下来，菲克斯眼疾手快，冲上前用身体挡住了这一拳，否则福格真要吃大亏不可。即便菲克斯是练家子出身，也架不住大汉这一记重拳，他的腮帮子瞬间就肿了起来，帽子也被打扁了。

“美国佬！”福格很愤怒，嘴上也不甘示弱。

“英国佬！”对方马上回敬一句。

“后会有期！”

“随时恭候大驾！敢问大名？”

“菲利亚·福格。阁下尊姓大名？”

“斯坦普·W·普克托上校。”

两人对话完毕，便各自离开，人群也散了。菲克斯还坐在地上，除了脸上有一个肿包外，其他地方都安然无恙。等他站起来时，发现自己衣衫褴褛，衣服被人扯成了两半，裤子也破烂不堪，像极了印第安人穿的那种裁剪掉后裆的套裤，很是时尚。万幸的是，他们3人当中只有菲克斯受了些轻伤，其他人都平安无事，特别是阿妮达，她仅仅受到了一点儿惊吓。

“谢谢您！”人群走远了，福格向菲克斯致意。

“您客气了！”菲克斯不以为意，“咱们走吧。”

“去哪儿？”

“去买套新衣服。”

菲克斯的这个提议很有必要。他和福格的衣服都被那些疯狂的人扯得一缕一缕的，看上去就像两人刚刚分别代表卡梅尔菲尔德和曼迪拜打了一架。

1小时以后，他们衣冠楚楚地出现在领事馆，很顺利地办理了签证，随后返回了国际大饭店。

万事通正等在门口，他肩上挎着六七支左轮手枪。当菲克斯和福格出现在他的眼前时，他有些惊讶，眉头顿时皱了起来。待阿妩达把刚才惊心动魄的一幕讲给他听以后，他重新打量着菲克斯，意识到菲克斯确实不再处处和他们作对了。菲克斯眼下已经成了福格这一方的同盟军，看来他还是蛮讲信用的嘛！

用完晚餐，福格让万事通安排马车，装上行李前往火车站。路上，福格问菲克斯：“后来您又看到那个普克托上校了吗？”

“没有。”

“我将来会来找他的，”福格恨恨地说，“他羞辱了一个英国公民，不能就这么算了。”

菲克斯报以微笑，但没有说什么。他心里暗想，这个福格先生看样子可真是地道的英国人，可以为了荣誉不惜付出一切代价，在国内的时候如此，到了国外照样如此。

5点45分，他们到了火车站，火车刚好要开了。

其他人都匆匆登上了火车，福格却奇怪地朝一个工作人员走去。

“您好，朋友！”福格问道，“今天旧金山发生了什么意外事件吗？”

“没有，您指的是那个集会吗？”

“是啊，他们冲突得很厉害呀！”

“不过是个选举活动而已。”

“是要选一个军队的总司令吗？”

“噢！不，先生，要选一名治安法官。”

听了这话，福格不再说什么，他毅然上了火车。

随着一声鸣笛，火车开足马力冲了出去。

第二十六章 乘坐太平洋铁路快车

“一线通两洋”，这是美国人对这一条从太平洋到大西洋横贯美国东西的铁路大动脉的总称。实际上，太平洋铁路是由两段不同的铁路线组成的：旧金山到奥格登这一段属于“太平洋中央铁路公司”，从奥格登到奥马哈这一段则属于“太平洋联合铁路公司”。奥马哈到纽约有5条不同的线路，车次很多，而且交通便利。

所以，现在有一条3786英里长的完整铁路线，将纽约和旧金山联结起来了。从奥马哈到太平洋海岸这一段，铁路需要穿过一片至今还有印第安人和野兽经常出没的区域。大约在1845年，摩门教徒¹被赶出伊利诺伊州以后，就开始在这里建立殖民地。

过去，即便在很顺利的情况下，从纽约到旧金山也要花费6个月的时间，现在7天就够了。

1862年，虽然遭到南方议员的强烈反对，他们希望可以在靠南的地方修一条铁路，结果还是选定了在北纬41°和42°之间修建了这条铁路。令人怀念的林肯总统，当时亲自选定了内布拉斯加州的奥马哈城作为新铁路线的起点。此项铁路工程随即在美国人高效、实干精神的带动下迅速开展起来，既没有文牍主义做派，也没有出现官僚主义做派。工人们的施工效率非常高，丝毫没有影响到工程的

¹ 美国基督新教的一个教派，1830年由美国的约翰·史密斯（1805—1844）创立。1844年史密斯遭暗杀后，该教一度实行多妻制，后遭反对而废止。

质量。在草原地区，施工的速度甚至达到了每天1.5英里。就这样，火车在前一天铺好的铁轨上运来了第二天需要铺设的材料，如此一段一段地陆续向前铺设。

太平洋铁路公司在沿线设置了多条支线，沿途穿过爱荷华州、堪萨斯州、科罗拉多州和俄勒冈州。从奥马哈开始，铁路沿着普拉特河左岸，一直延伸至该河北部支流的入口处，再顺着这条河南部支流继续伸展，穿过拉勒米地区和瓦萨什山脉，绕过盐湖，到达摩门教徒的首府盐湖城，进入图伊拉山谷，再穿越美洲大沙漠、赛达尔山、汉波尔山和锡艾拉-内华达河，向南经萨克拉门托，到达太平洋海岸。整条铁路的坡度不大，即使在洛杉矶山脉上，每英里的坡度也没有超过112英尺。

这就是需要走7天的铁路大动脉。它使得菲利亚·福格有可能在12月11日乘轮船从纽约到达利物浦，至少福格是这么希望的。

福格所在的车厢是由两节四车轮的车厢连接而成的加长车厢。这种车型有利于列车在弯度小的弯道上顺利行驶。车厢中有两排与列车行驶方向垂直的硬座，中间有一条过道，可以通向前面或后面的车桥。车桥在每一节车厢都有，乘客可以从车头走向车尾。车上还设有沙龙车厢、眺望车厢、餐车间、咖啡间，但没有剧场车厢，不过将来总会有的。

卖书画报纸、食品饮料和香烟的小贩在过道上走来走去，吸引了一大批顾客。

火车在6点钟离开了奥克兰。夜幕降临，天色阴沉沉的，天空阴云密布，看起来是要下雪了。列车行驶的速度并不快，加上停留的时间，时速应该不超过20英里。即便如此，这个速度仍旧可以保证火车在规定的时间内穿越美洲大陆。

车厢里少有人聊天，折腾了一天都累了，大家都迷迷糊糊地睡

着了。万事通就坐在警探旁边，但他们并没有交谈。自从他俩之间发生了那一场事之后，两人之间冷淡了不少，昔日的友善和亲密也早已不存在了。菲克斯的态度倒是和以前一样，但万事通却对他十分警惕，只要对方有些风吹草动，他随时准备将菲克斯掐死。

列车出发1小时后，天空飘起了雪花。还好，雪花很小，并不妨碍列车的运行速度。车窗外已经白茫茫一片。在这雪白的田野上，火车头喷出的烟雾显得灰蒙蒙的。

8点钟时，一位列车乘务员走进车厢，告诉大家睡觉的时间到了。不一会儿，坐席便被改成了卧铺，整个车厢变成了卧铺车厢。座椅的靠背被放下去后，便巧妙地变成了卧铺，每个旅客在自己的座位上都有了一张舒适的床位。厚厚的帘子也被拉了起来，挡住了大家互相窥探的目光。床单铺好了，枕头放好了，躺下之后，就可以舒舒服服地睡上一觉了。旅客们都躺下来了，就像睡在舒适的舱房中一样。此时，列车正全速向加利福尼亚行进。

旧金山到萨克拉门托之间的地势比较平坦，“太平洋中央铁路”以萨克拉门托为起点，向东延伸，与奥马哈方向开来的列车相交会。从旧金山到加利福尼亚州的首府这一段，沿着流入圣巴勃罗湾的美洲河，列车直奔东北方。这两大城市之间有120英里的路程，列车在6个小时内就可以跑完。午夜时分，旅客刚睡熟，火车就已经过了萨克拉门托。很遗憾，他们没有机会看见加利福尼亚州立法会议的所在地，看不到这座城市里漂亮的车站、码头、宽阔的街道，以及高级酒店、街心公园和教堂。

火车离开萨克拉门托之后，又依次经过了容克雄、罗克林、奥布恩和柯尔法克斯等站点，最后驶入锡艾拉-内华达山区。早上7点，列车到达西斯科站。1个小时之后，卧铺又改成了坐席。旅客们透过车窗，可以到欣赏山区如诗如画的景色。铁路线沿着山势蜿蜒

而建，有时绕着山腰，有时挂在悬崖，有时为了避免急转弯而钻入狭窄的山谷，一眼望不到尽头的山谷让人有种出不来的感觉。伴随着尖利的警钟和汽笛声，火车头的探照灯发出浅黄色的光，前面还有一只马刺似的“驱牛器”。车头喷出的黑烟在辽阔的松林上空缭绕。

沿途几乎没有隧道和桥梁，铁路在山间盘旋，完全顺着山势铺建，而没有寻求捷径。

列车大概在9点钟从卡尔松山谷进入了内华达州，继续向东北方向行驶。12点钟，列车离开了雷诺站，旅客们有20分钟的时间吃午饭。

在这里，火车沿着汉波尔河向北走了几英里，然后继续向东进发，沿着汉波尔河一直到汉波尔山脉。这座山几乎到达内华达州的东部边缘，是汉波尔河的源头。

午饭后，福格、阿妩达和几位同伴又回到了座位上，舒舒服服地坐下来，欣赏着车窗外千姿百态的美景：辽阔的草原、起伏的群山、浪花跳跃的溪流。有时，可以看见一群野牛在远处集结，如同一座移动着的长堤。这种反刍动物的大部队经常会成为列车前行的障碍，让列车无法正常运行。曾经有人亲眼目睹成千上万头野牛密密麻麻地穿越铁路的场景，火车不得不停下几个小时，等待这些野牛过去之后再继续行驶。

这样的情况正好发生在了福格乘坐的火车上。下午3点钟，大约有1万头野牛挡在了铁路上。列车减慢了速度，并想用驱牛器将牛群冲散，清出一条道路，但是牛群实在是太庞大了，驱牛器未能奏效，列车只好停了下来。

这些被美国人误认为是水牛的反刍动物迈着悠闲的步子穿过铁路，时不时发出震耳欲聋的吼声。它们看起来比欧洲公牛的体态还大，但四肢和尾巴却更短，两只牛角分岔下弯，头部、脖子和肩部都长满了长毛。它们通过时，谁也别想阻拦。因为当野牛群朝着一

个方向移动时，任何力量也不能阻止或改变它们前进的方向。它们就像一条肆意奔腾的河流，任何堤坝都无法抵挡。

旅客们都跑到过道上观看着难得一见的壮观场面，而最有理由着急的菲利亚·福格，却平静地待在自己的座位上，以哲学家般的风度耐心等待着野牛群的散开。万事通对于这次野牛群挡道、意外延误出行时间感到十分愤怒。他恨不得拿出手枪向这群疯牛们扫射一通。

“这是什么破地方！”万事通嚷道，“一群牛就把火车给挡住了，它们还慢慢悠悠地通过，好像没有阻碍交通似的。该死的！我真想知道福格先生是否把这次意外预先列到了计划之中！还有那该死的列车司机，竟然不敢开车冲散这群野牛！”

列车司机根本没想过要冲破障碍，他这样做也是合情合理的，否则车头的驱牛器毫无疑问会把前面的几头牛撞死。但是，无论火车头的力量有多大，列车一定会被迫停下来，这样就不可避免地会导致火车出轨，从而会造成更大的麻烦。

因此，最好的办法就是耐心等待野牛群通过，然后靠加快车速，把耽误的时间补回来。野牛群的队伍整整花费了3个小时才全部过去，直到天黑，道路才恢复正常。而当最后一批野牛通过铁道时，它们的“先行部队”已经消失在南方的地平线上了。

火车穿过汉波尔山脉的峡谷时，已经是晚上8点钟了。9点30分，火车驶入了犹他州境内，进入大盐湖区，这里是摩门教徒的定居地。

第二十七章 万事通上了一节传奇的摩门教史课

12月5日到6日晚上，火车一路朝着东南方走了50多英里，之后调头向东北的大盐湖飞驰而去。

第二天早上9点，万事通跑到过道上呼吸新鲜空气。这时的天气很冷，天空阴沉，不过雪已经停了。在雾气的映衬下，太阳的轮廓显得很大，活像一个硕大无比的金币。万事通百无聊赖，便计算这个大金币能折算多少个先令。就在这时，眼前出现了一个稀奇古怪的人，打乱了沉浸在计算中的万事通。

这个奇人是在埃尔克上的车，他面孔黝黑，个子很高，蓄着浓密的胡须，从头到脚依次穿戴着黑色绸帽、黑衣服、黑裤子、黑袜子，脖子上系着一条白领带，手上戴着一副狗皮手套。万事通盯着这个装扮怪异的人，猜想他该是个神父。这个人从火车的一头走到另一头，走到每个车厢门口时，都要贴上一张通告。

出于好奇，万事通上前打量了门上的通告。只见通告这样写道：“尊敬的摩门教传教士威廉·伊迟长老，于乘坐第48次列车之际，计划举行一场摩门教教义宣讲会，恭请各位有志于了解本教秘闻者拨冗参加，时间定于中午11点到12点，地点在117号车厢，内容为‘摩门教的最后圣徒’。”

摩门教以盛行一夫多妻制而闻名，万事通对它的了解也仅此而已，他想了解更多的摩门教知识，便自言自语道：“我肯定要拨冗

参加的！”

不只万事通，车厢上其他100多位乘客也知道了117号车厢将有一场摩门教宣讲会，因为伊迟长老把通告贴到了火车的各个角落。然而，对这场宣讲会感兴趣的不超过30位。中午11点，117号车厢的长椅上还是坐了一些听众，其中就有万事通，他早早就来到了会场，很轻松地抢到了第一排的座位。至于福格和菲克斯，他们对此毫无兴趣，便没有来这里凑热闹。

伊迟长老准时开始了他的讲座。他从椅子上站起来，扯着嗓子高声开讲，就像要把其他声音都盖住一样：“朋友们，我今天告诉你们，琼·史密斯是摩门教的殉教者，而他的胞兄艾瑞姆也是一位殉教者。美利坚合众国已经对这些教徒进行了迫害，难道他们还要对布里格姆·杨进行迫害吗？还有天理吗？”

没有人回答他的话。人们似乎很难将这位外貌冷静的长者与其激动不已的情绪联系在一起。或许是有感于最近政府对摩门教的连番打压，伊迟长老才会如此愤怒。他的说辞并非毫无根据，美国政府使尽各种办法来对付摩门教。他们先是给布里格姆·杨扣上暴乱和重婚的罪名，等把他关进监狱以后，政府顺势控制了犹他州，继而将之纳入联邦领土的范围内。自此以后，摩门教的教徒们便利用各种机会来演讲和集会，借此宣传他们对美国政府的不满。

伊迟长老说话时充满了感情，声音洪亮，还不时挥舞手势来加强语气。从中可知，他一直致力于传教布道，就连乘坐火车的时间也不愿浪费。

伊迟长老讲的是摩门教的历史，演讲从《圣经》开始。在古以色列的约瑟夫部落中，有一个摩门教的先知，把新教年史公之于众，之后把它传给了自己的儿子摩门。几百年后，佛蒙特州的农民小约瑟夫·史密斯将用珍贵的希腊文写成的《新教年史》翻译为英

文。在此之前，人们一直以为他不过是个农民，到了1825年才终于知道他原来是个先知。后来，小约瑟夫·史密斯与上帝使者邂逅在一个神奇的森林里，后者向其传授了真正的教史。

听众中已经有些人不耐烦了，他们起身离开。不过伊迟长老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他继续讲述。小史密斯带着他的父亲、两个兄弟及几个教徒共同创立了摩门教。按照伊迟长老的说法，这门宗教如今不仅在美国受到崇奉，在大不列颠、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德意志都有着忠实的信徒。信徒的来源广泛，既有手工业者，也有自由职业者。伊迟长老接着详细讲了摩门教在俄亥俄州建立圣地的历史。如摩门教徒花20万美元建造了一座教堂，柯克兰市也由此发端。史密斯之后成为一名著名的银行家，又从一个普通的制作木乃伊的工匠那里神奇地得到了亚伯拉罕和其他古希腊名人的手稿。

故事讲到这里，又有些听众觉得有些冗长，便相继离开。

伊迟长老仍然沉浸在自己的讲述中，毫不理会离开的人们。故事已经讲到了琼·史密斯。1837年，他不幸破产。愤怒的股东们为了惩罚他，在他身上浇满沥青，让他在羽毛中打滚，琼·史密斯可谓受尽屈辱。而到了独立日，人们在密苏里州再次见到他，此时的他早已从失败的阴影中走出，受到了人民无比的爱戴和尊敬。琼·史密斯经过努力，建立了拥有3000多信徒的团体，他担任这个朝气蓬勃的团体的领袖。他的成功遭到一些居心叵测的异教徒的嫉恨，他们将琼·史密斯和他的信徒驱赶到荒凉遥远的美国西部。

听众中不断有人离开，到现在包括万事通在内只剩下十来个人了，不过万事通依然听得津津有味。伊迟长老接着讲述琼·史密斯后面的经历。小史密斯尽管饱经磨难，但最终还是回到了伊利诺伊。1839年，他率众在密西西比河附近建立了诺伍拉贝勒新城，当时城中居民多达2.5万人。琼·史密斯后来依次升任市长、最高法官

和总将军。1843年，他又申请参加美国总统大选。不幸的是，有人在迦太基陷害他，之后一帮蒙面歹徒把他投到监狱，并在监狱中杀害了他。

此刻，听众只剩万事通一个人了。伊迟长老不愿放弃这个最后的听众，他认真地盯着万事通，继续声情并茂地讲述着。琼·史密斯死后的第三年，先知布里格姆·杨成为继承人。他离开了诺伍，来到大盐湖畔。移民们要从犹他州前往加利福尼亚州，就必须穿过这个地方。布里格姆·杨率领信徒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辛苦劳作，重新建立了传教基地。得益于摩门教的一夫多妻制，这个基地的势力不久就发展起来。

伊迟长老的演讲终于到了尾声：“因此，您现在能够明白议会为什么嫉妒我们了吧？联邦士兵是怎么侵入犹他州的？他们为什么要把我们的领袖布里格姆·杨关进监狱并进行虐待？您可知道我们是否会向他们屈服？不！绝不会！他们就算把我们赶出佛蒙特州，赶出伊利诺伊州，赶出俄亥俄州，赶出密苏里州，赶出犹他州，我们也有信心能够再找一块净土安营扎寨，继续传教布道。”说到这里，伊迟长老目光炯炯地盯着万事通，殷切地问道：“至于您呢？我虔诚的朋友，您是否愿意加入我们的团队中来？”

“不！”万事通毫不犹豫地给出了答案，说完他扭头就跑，留下尚未从演讲中解脱出来的长老和空荡荡的车厢。

在伊迟长老传教的过程中，火车一点儿也没有为之停留或减速，仍旧保持着高速前行。大概中午12点时，火车抵达大盐湖的西北角。周围没有遮挡物，视野开阔，从车上可以将外面的风景一览无余。外面是一个被人称作“死海”的内陆湖，约旦河汇注至此。湖的面积很大，湖的底部由岩石构成，岩石表面覆盖着一层厚厚的雪白海盐。这样看着，整个大盐湖就像一个铺天盖地的大毯子一

般。湖现在的面积和以前没法比，主要是由于随着岁月变迁，沧海桑田，湖底部不断攀升，导致湖的面积日益缩减，不过湖的深度却增加了不少。

大盐湖长70英里，宽35英里，海拔有3800英尺。虽然西亚的死海与之同名，二者却有很大差异，其中一点便是前者的海拔在海平面以下1200英尺。盐湖固体溶解度与湖水总量的比值是1：4，这样导致盐湖的含盐量很高，因此这个湖及其附近寸草不生，也没有鱼虾。随着约旦河、韦伯河和其他河流进入盐湖的鱼虾，很快就因无法适应高盐度的环境而无一例外地死去。不过，盐湖的含盐量可不如西亚的死海那么高，它没法让人漂浮起来。

盐湖是个不毛之地，其周边却是片片良田，原来摩门教徒个个都是农耕高手。假如半年后再来这里，你一定会看到摩门人辛勤努力的结果，到处是饲养家禽、家畜的圈舍和厂棚，绿油油的麦田、玉米地和高粱地，水草丰盛的农场，还可以看到用野玫瑰树枝扎成的篱笆，一株株皂角树和大戟树。然而现在一无所有，视力所及范围皆是白雪。

下午2点，火车在奥格登停下来，4个小时后才会再次启动。福格他们可以用这些空余时间把这个美国圣城饱览一番，而且不会超过2个小时。顺着奥格登车站延伸出来的一条支线，他们来到城里。和其他美国城市一样，这座城市方方正正，像是用模子刻出来的一个大棋盘。街道长而笔直，恰如维克多·雨果所形容的，到处是“郁闷悲伤的直角”。看来城市设计者仍然延续了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建筑风格，追求对称美。不过，这个奇怪地方的文明显然尚未达到英国的高度，他们过于讲求四四方方，以至于整个城市都是这种糟糕单调的感觉。

3点钟，福格他们来到街道上。这座城市处于约旦河与高低起伏

的瓦萨其山脉之间。这里的教堂少得可怜，除了摩门先知祠、法院和兵工厂外，并没有什么标志性建筑物。街道两旁有一些淡青色的砖房，带有前檐和回廊，房子外围设有花园，花园里种植着金合欢树、棕榈树和小红果树。一段用黏土和碎石块堆砌的旧城墙将整个城市围挡在里面，据说这个城墙建于1853年。在城市的主干道上，福格他们看到有几家酒店，其中一个便是盐湖酒店，酒店的门前都挂着旗子。

这座城市给人的感觉是人口并不多，大街上基本没什么行人。在穿过几条用栅栏围起来的街道后，福格一行来到摩门教徒聚居区，发现人一下子多了起来。这里的女人明显比男人多，恐怕与摩门教的一夫多妻制教义有关。不过，并不是说这里的每个摩门教男子都有几个老婆，他们有选择的自由。有一点需要提醒，犹他州的女人都特别愿意结婚，因为根据宗教教义，摩门教神灵会保佑那些结了婚的女人。福格他们从这些女人的表情上可以看出她们是否幸福。有几个女人穿着黑色绸子的紧身上衣，裹着略显朴素的风帽或头巾，看样子她们家庭富裕，因为其他摩门教女人只是身着印第安人的服饰。

万事通是个单身主义者，他无法想象摩门教要求几个女人服侍一个男人将如何做到婚姻幸福，相反却感到十分可怕。在他看来，这些男人肯定过得不愉快。活着的时候，他要和几个女人共同生活；死后上了天堂，还得和这几个人生活，而且是永远生活下去。因为按照伊迟长老的说法，摩门教先知史密斯在掌管着天堂，他肯定会将人间的规则贯彻到天堂去的。万事通觉得自己领受不起摩门教的感召，况且从盐湖城很多女人的眼神中，他分明察觉到一种哀怨，或许是他多虑了吧。

他们在这座圣城停留的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了。福格一行人返回车

厢不久，火车就重新鸣笛上路。

就在火车刚在铁轨上启动，还没来得及加速时，从车下传来一阵呼喊声：“请等一下！请等一下！”

火车肯定不会因此而停下来，继续鸣鸣前行。车上的乘客们注意到，一个人跟在车后边跑边喊，看装扮像是摩门教徒，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看着车要加速了，他很是着急，一下子冲向铁轨，幸好火车的尾部既没有门也没有栏杆阻挡，他一跃跳到了最后一节车厢上，顺势往前翻滚，最后跌坐在车厢长椅旁，总算登上了火车。

对于刚才一连串眼花缭乱的体操表演，万事通简直看得目瞪口呆。后来从其他人口中得知，这个犹他州市民因为和家里闹矛盾，便逃了出来。万事通对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便凑近想一探究竟。他猜想这个人家里肯定有很多老婆，至少也得有20个吧，否则他刚才也不至于跑得这么狼狈。

待这个人呼吸平稳下来后，万事通忍不住提出了他的问题：“先生，您家里有几个老婆？”

“一个！先生！”摩门教徒气呼呼地回答，“一个就够我受的了！还敢有几个？”

第二十八章 万事通无法说服众人

过了大盐湖和奥格登车站后，火车继续朝着北方行驶。过了1个小时，就到了威伯尔河。从旧金山到此地，火车行驶了将近900英里。离开这里后，火车就转变为往东行驶了，也就是将要进入极为险峻的瓦萨奇山脉。瓦萨奇山脉和洛矶山脉曾经让美国修筑铁路的工程师们大伤脑筋，他们在这里遇到了重重困难。在这段修筑铁路的工程上，美国政府付出了远远高于平原地区的费用。在平原地区，每英里的费用是1.6万美元，而这里的费用竟达到了每英里4.8万美元。尽管如此，美国的工程师还总是根据地形灵巧地铺设铁路线，所以就出现了弧形的铁路线，这种情况我们在前文中已经知道了。这些工程师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坚持遵从自然的地势，但遇到不容易过去的大山时，铁路线就会绕过去，这样的铁路线一直延伸到宽阔的平原地区，铁路全线只钻了一个隧道，该隧道总长达1.4万英尺。

这条铁路全线最高的地方就是大盐湖那一段。从大盐湖再往前延伸就成了斜坡，这段斜坡很长，一直下行至比特尔河盆地，随后再次向上行，最终到达美洲大陆的中心地带，此地离大西洋与太平洋的距离是相同的。

这里虽是山区，铁路所经之地尽是河流，所以铁路必须架设在污水河、清水河或是别的河流之上。火车在不断地前进，离目的地

越来越近，但万事通却越来越急躁。菲克斯呢？他巴不得自己能插上翅膀从这里飞过去，因为他实在不喜欢这个地方。和福格相比，菲克斯更急着回到英国，他比其他人有更多的忧虑，他担心时间被耽误，害怕途中再出其他意外。

布里吉尔堡到了，此时是晚上10点钟。就像没有停过一样，火车又立刻启程了。前进了20英里后，火车到达了怀俄明州（原达科他州的地界），此时火车在整个比特尔河盆地的周边行进。科罗拉多的水力发电系统能建设起来，就是多亏了比特尔河的一部分水力。

翌日，也就是12月7日，火车在清水河车站停了15分钟。昨天晚上风雨交加，此时路面并没有对火车的行进造成影响，因为雪已经融化了一半。可是，万事通仍然为这样不好的天气而忧虑，因为积雪消融的缘故，车轮一直在泥水中浸泡着，这些情形对他们的旅行极其不利。

“我真搞不懂，”万事通思索道，“福格先生怎么会把旅行选择在冬季呢？如果在天气变暖后再出来旅行，那么胜算的概率不是更大一些吗？”

因为忧虑天气会突然发生变化，或是温度会下降，万事通显得极其焦躁不安。此时，阿妩达夫人也正为另一件事担惊受怕。

这件事的起因是，在等待火车开出之时，在清水河车站的月台上，有一些人下了车四处溜达。隔着玻璃窗观望这些旅客时，阿妩达发现了一个人——斯汤姆·普克托上校，就是上次在旧金山伤了福格自尊的那个人。为了避开这位上校，阿妩达就把身子转了过去，让自己背对车窗。

阿妩达看到这种情况很担心。虽然福格表面上看起来十分沉静、冷淡，但是阿妩达却能感受到来自他那种无微不至的照顾，

而且这种照顾与日俱增。对于自己的救命恩人，她心中的情感究竟有多深厚，阿妩达自己都不是很明白，她对福格的感激之情无以言表。不过，此时她心中的情感已超过了单纯的感激之情，只是她没有察觉到。当这个让她感觉粗暴无理的上校进入她的视线之后，她知道，福格之前就已决定要找这个人算账，只是时间的早晚而已。所以，她现在紧张得要命。可以知道的是，普克托上校也选择乘坐这趟火车纯属巧合。可是，如今他就在这列火车上，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千方百计阻止福格和他的仇人碰面。火车开始行驶了，福格正在小睡。阿妩达趁此机会把普克托上校也在车上的事告诉了菲克斯和万事通。

“什么？”菲克斯大声说道，“您在车上看到了普克托？不用怕，夫人，您大可放心，他如果去找先生……去找福格先生的麻烦，首先得过我这一关！此前我可是吃了大亏的！”

“况且，我是有把握打败他的，”万事通说，“他是上校又能如何！”

“菲克斯先生，”阿妩达说，“福格先生不喜欢别人帮他出面做这件事，您是明白的。之前他就说，他将再次到美洲来，为的就是找这个人算账，因为这个人伤了他的自尊。现如今，如果他发现普克托上校也在这列火车上，我们即便想要阻止他也是不可能的事，到那时，事情就不好办了。因此，当务之急就是尽可能不让他们两个碰面。”

“您安排得很对，夫人，”菲克斯接着说，“假如他们看到了彼此，无论福格先生是输还是赢，时间都会被耽误，而且……”

“如果是那样，”万事通说道，“改良俱乐部的那几个绅士就轻轻松松得到好处了。按计划，4天后咱们就到纽约了！在这4天里，要想让福格先生和那个美国佬不碰面，只有想办法让福格先生

留在这个车厢里。我们一定会想到办法的。”

这时福格醒了，谈话便中止了。车窗的玻璃上已经结了冰。透过车窗，他在观赏车外的风景。过了一会儿，为了不让福格和阿妩达听到，万事通小声向菲克斯问道：“帮助福格先生对付那个家伙，您是心甘情愿的吗？”

“为了让福格先生毫发未损地抵达欧洲，我会竭尽全力的！”菲克斯回答得很简单，但从他的话语中能感受到他坚定的决心。

听菲克斯这么说，万事通的身体不自觉地抖了一下。要知道，他可是始终对福格充满着信任。虽然如此，为了避免主人与那个上校相见，能把他留在车厢里不出来的办法又是什么呢？或许也很简单，因为福格天生喜静不喜动。

最终，菲克斯想到了一个方法，他认为这是个再好不过的办法。过了一会儿，福格就听到菲克斯对他说：“先生，如果我们一直这样待在车上，会感到时间很漫长啊。”

“您说得对，”福格回答道，“虽然感到慢，但是时间还是在逐渐缩短啊！”

“坐船时，”菲克斯继续说道，“我发现您很喜欢打惠斯特牌？”

“是的，”福格回答道，“但是现在没法打了，如今我既没有牌，也没有牌友。”

“哦！牌的问题容易解决，在车上我们肯定可以买得到，美国火车的最大特点就是能买到任何想要的东西。至于牌友嘛……夫人，说不定您同样会打……”

“是啊，先生，我也会打牌，”阿妩达愉快地说，“对于打惠斯特牌，我一点儿也不陌生。在英国上学时，打牌是我的必修课。”

“我嘛，”菲克斯继续说道，“一直以来都想提高自己打惠斯特牌的技巧。现在好了，空下一个位置，我们3个打吧。”

“既然您这么高兴，那我们就开始吧。”福格说道，他非常爱打惠斯特牌，即使在火车上，这一爱好也没有改变。

万事通忙碌了起来，他先找到乘务员，拿来了两副牌、一些筹码——用来计分，随之带来的还有一张小桌子——已经铺好桌布了。万事俱备，他们便玩了起来。玩牌过程中，原本一向沉静的福格多次夸奖阿妩达夫人的牌技，因为她打得确实非常好。至于菲克斯，玩惠斯特牌对他来说简直不在话下，他和福格可谓旗鼓相当。此时，在一旁观看的万事通想：“如今主人总算被我们困住了，他会一直待在牌桌边的。”

火车到达布里基尔关时，是上午11点，这里到太平洋或大西洋的距离是一样的，此地海拔是7524英尺。还有将近200英里，列车才能到达平原地带。那个平原极为辽阔，径直延伸到大西洋海岸。铁路能修筑在这样辽阔的平原之上，实在是太有利了。

北普拉特河的支流都是一些小河，它们分布在大西洋盆地的山坡地带。落基山脉北部的群山仿佛形成一个半圆形的大帷幕，遮盖着整个北方和东方的地平线。拉拉米峰是这些山峰中的最高峰。在半圆形的大山和那条铁路线之间，是一个辽阔且拥有众多纵横交错河川的平原。接近群山的有个斜坡，它在铁路线的右边。群山一直延展到阿肯色河——密苏里河的重要支流——的发源地。

12点30分，一座城堡出现在旅客们的视线中，那是哈莱克堡——它居高临下望着这个地方。还有几个小时，等到穿越了整个落基山脉，这趟旅行就要大功告成了。这个山区是不容易通过的，旅客们都期待着过了此地之后一切顺利。雪已经停了，温度降得更低了。列车行驶过的地方，惊起很多巨大的鹰鹫，它们快速地飞逃了。这个平原仅仅是一个荒芜的旷野，无论何种野兽，如熊、狼

等，在此地都很少出没。

在自己的车厢里，福格和他的3个旅伴吃了顿还算不错的午餐。随后，他们又开始打起了惠斯特牌。突然，大家听到一阵哨子的响声。随即，火车不再向前行驶了。

万事通把头伸出车窗，既没看到车站，也没看到影响火车前行的任何事物。

阿妩达和菲克斯此时共同担心的是福格会下车，怕他想去看火车停下来的缘由。不过，幸运的是，福格仅仅简单地对万事通说了一句：“下去了解一下，看发生了什么事。”

跳下车后，万事通看到一同出来的还有40多个旅客，其中就有普克托上校。

火车停在一个红灯前，这里显示禁止通行。火车上的司机和列车员早已从车上下来了，他们和一个巡道工人发生了争吵，这位巡道工人是由前方梅迪辛博车站的站长派来的，目的就是等这一列火车。一些旅客也参与到这场争吵当中，其中就有普克托上校。他把声音提高了许多，指手画脚，颐指气使。

走到人群中，万事通听到巡道工人说：“不可以，此地禁止通过！梅迪辛博的大桥禁止火车再次通过，它已经受不了重压了，你们看它已经在晃荡了。”

他提到的大桥是一座吊桥，悬空架在一条湍急的河流之上，距这里有1英里远。巡道工人告诉他们，因为这座桥上的许多铁索已经断掉，桥随时有垮掉的可能。想从桥上通过，简直是在拿生命在冒险，因此绝不可取。他坚决地告诉大家，不可以从这里通过，并实事求是地说出了潜在的危险。要知道，冒失莽撞、漫不经心是美国人做事的一贯作风，如果他们都觉得有危险，谁再坚持去冒险，那他肯定是疯了。

万事通明白，这件事是无法向自己的主人汇报的。他站着纹丝不动，犹如雕像一般，紧咬牙关听着大家的争吵。

“哦，原来如此！”普克托上校嚷道，“我们没办法前进了，那就只能在这处雪地里安营扎寨了！”

“上校先生，”列车员说道，“我们已经把电报发给奥马哈车站了。请求他们给我们再发来一列车。可是，能否在6点之前到达梅迪辛博就说不准了。”

“6点钟？要等那么久！”万事通大声地说道。

“当然，”列车员回答道，“要想到前面的车站，我们必须走着去，需要花费不少时间。”

“但是，从这里到车站不是只有1英里吗？”有一位旅客提出疑问。

“1英里是不错，可是我们从此地到那里必须绕道走，因为还得过河。”

“为什么不选择坐船过这条河呢？”上校问道。

“那是不可能的，因为之前下了雨，致使河水上涨。这条河的河水又很湍急，要绕行的路程有12英里长，我们要从北边走，那里有一个浅滩可以过去。”

上校张口就大骂起来，他先是骂公司不好，接着又责怪列车员，说这是他的过错。和他一样气愤的，就是万事通了，他差点儿没控制好自己，想和上校一起开骂。万事通知道，即使他的主人有再多的钱，对现在的情形也无能为力，因为如今的问题不是拿出金钱就能解决的。

旅客们全都非常失望，且不说时间会被耽误，单是在这样的冰天雪地里走上十几英里的路，也够他们受的了。因此，叫嚷声与咒骂声混在了一起。由于福格正在专心地打惠斯特牌，所以并没有注

意到这些声音。

如今，万事通感觉有必要告诉主人目前的形势，他只好垂头丧气地向车厢走去。恰在此时，一个名叫福斯特的火车司机——他是个名副其实的美国佬——高声叫嚷道：“先生们，我有一个办法。”

“从桥上走吗？”问话是其中的一名旅客。

“从桥上走。”

“坐着火车从桥上走？”上校问道。

“坐着火车从桥上走。”

万事通听明白了司机的话，包括话中的每一个字，因此，他站在了原地。

“但是这座桥现在很危险，它有塌掉的可能性！”列车员说。

“不用担心，”福斯特说道，“开动火车后，只要让它达到最快的速度，如果运气不错，我们或许可以从桥上过去。”

“真是个馊主意！”万事通说道。

可是，这个主意很快就得到了部分旅客的赞同，特别是普克托上校，他很支持这个提议。这个莽撞的家伙！他认为这么做是完全可行的，接着他又夸大其词地向大家讲述，说有的工程师为了解决从“没有桥”的河上飞过的难题，曾经想过使用高速度直线行驶的方法，他还说了几件与此相似的离奇之事。

“我们从桥上通过的概率一定有50%。”一位旅客估计道。

“概率有60%。”另外一个接话道。

“概率有80%……90%！”

因为听着害怕，万事通都要晕倒了。即使为了从眼前的梅迪辛博河过去，万事通想要使用所有可行的办法，但是，如今这样的方式却让他感觉太“美国式”了。

“况且，”他在琢磨着，“如今有一件更简单的事情可以做，

这些人居然没有考虑到……”

万事通对一名旅客说道，“先生，刚才我们听到的那位司机的办法，我认为太危险了，但是……”

“有80%的胜算！”哪知这个人给了他这样的答复，说完便转身离开了。

万事通又走到另外一个人身边，继续说道：“我相信概率会是80%，但是您要慎重考虑一下……”

“考虑有什么用，没有考虑的必要！”面前的美国人耸耸肩，说道，“你没听到司机的话？一定会通过的！”

“您说得对，”万事通说道，“可以通过去，但是如果我们能再小心些，可以……”

“你在说什么！小心！”万事通的话恰巧被普克托上校听到了，他蹦了起来，大声叫道，“现在的问题不是要小心，你听好了，而是要把车开快，你明白吗？是要把车开快！”

“我明白……我知道……”万事通说道，此时，他的话任何一个人听不进去。可是，他依然要把话说完：“如果您不喜欢听‘再小心一些’这样的话，我可以这样说，为了让事情更合理，最起码必须……”

“这是个什么人啊？他准备做什么呢？他说了什么？合理不合理？他说的什么啊？”身边的人都开始起哄。

这个年轻人现在很尴尬，不知应该把心中的想法说给谁听。

“你是不是胆怯了？”普克托上校向他问道。

“我胆怯？”万事通大声嚷道，“行了，那就这样吧！我就要证明给你们看，法国人和你们一样勇敢！”

“火车要开了！火车要开了！”列车员大声叫着。

“好吧！到车上去，”万事通说道，“赶快到车上去！但是你

们是改变不了我的想法的，最合情理的做法，是让旅客们先从车上下来，从桥上走过去，然后再让火车通过！”

可是，没有人赞同万事通自认为合理的办法，因为他们都认为他的建议毫无道理。所有的旅客都回到了自己的车厢，坐到自己的位子上。万事通沉默不语，没有提刚刚发生的事情。另外3位呢，心思全在惠斯特牌上。火车高声鸣了一下笛后，司机把气门打开，先将火车倒退了将近1英里，犹如跳远运动员跳出前先后退几步一般。第二声汽笛发出后，火车出发了。它的速度一直在加快，没多久，火车的速度便快得吓人了。在车上，机车的轰隆声不断传入耳中，活塞每秒来回运作达到20次，机油盒中的车轴不断冒着浓重的烟。完全可以得到如下结论，由于火车此时行驶的速度是每小时100英里，较快的速度把重量抵消了一大部分，所以铁轨所要承受的重量也减轻了。

火车驶过去了！犹如闪电一般，旅客们都没来得及看到桥的模样，它便飞到了对面。火车以这样的速度一直冲到了车站，但司机没能刹住车，火车又向前疾驰了5英里后，才艰难地停了下来。

然而，火车刚过河，便听到轰隆一声巨响，桥塌落了，掉到了湍急的梅迪辛博河流中。

第二十九章 联合铁路怪事频发

当天晚上，火车一路顺利行驶，陆续经过了索德尔斯堡、夏延关、伊文思关等地。这条铁路所经地域中海拔最高的就数这里了——达到8091英尺。过了伊文思关后，火车进入广袤无垠的大平原，乘客们可以从此一直坐到大西洋的西海岸。一条支线从这条横跨平原的铁路动脉上分叉出去，通往科罗拉多州的丹佛城。丹佛城有5万多居民，那里盛产金矿和银矿。

从旧金山出发至今，火车已经走了1382英里，用去了三天三夜的时间。如果这个速度可以继续保持的话，4天4夜之后福格就可以顺利抵达纽约了，这和他预计的日程安排基本一致。

这天晚上，火车沿着瓦尔巴营右部呼啸而过。洛奇波尔河与铁路线相互并列，顺着怀俄明州和科罗拉多州之间笔直的交界线流淌不息。夜晚11点，火车驶入内布拉斯加州，擦着赛奇维克驶过，之后来到朱尔斯堡，这里毗邻普拉特河的南部支流。

1867年10月23日，这里曾举办了太平洋联合铁路的通车典礼，道奇将军当时担任总工程师。时任副总统的托马斯·杜朗先生与一众客人收到邀请，乘着由两台强劲有力的火车头拖着的9节车厢前来参加典礼。当时，这里万人空巷，人们聚在一起欢呼雀跃，现场燃放烟火进行庆祝，当地印第安人部族苏人和波尼人还为大家表演了作战演习舞。借助于便携式印刷机，人们当时创办了《铁路先锋

报》，报道了这条铁路干线通车时空前的盛况。太平洋联合铁路在当时就是进步和文明的象征，它跨越茫茫大海，把沿途各地连接起来，串成一串。在火车的阵阵汽笛声中，很多城市雨后春笋一般拔地而起。

早上8点钟，火车早已驶离了麦克-弗森堡，此处距离奥马哈桥不足357英里了。铁路支线沿着普拉特河左岸的地势蜿蜒延伸，奔腾的火车随之在这条线路上起起伏伏。9点钟，火车抵达北普拉特市，这是位于普拉特河两个支流交汇处的重要城市。在城市附近，两个支流汇合后拧成一股巨流，继续向前流淌，最后与奥马哈河上游的密苏里河融汇在一起。

这里已经是西经101°了。

福格在火车上无事可做，便继续打牌以消磨时光。因为大家都沉浸在打牌的氛围中，便没有人感觉到路途的遥远。菲克斯起初手气不错，还赢了几个基尼币，但很快就不再受到幸运女神的眷顾，开始频频输钱，不过这也丝毫没有影响他的兴致。福格同样很享受这个游戏，他一上午都有极好的手气，大王和很多大分值的牌似乎都争抢着跑到他手里。福格整理好手里的牌，略加考虑之后，打出了手里的黑桃。这时，从他的身后传来一个声音：“要是我的话，我就出方块……”

这个声音把大家吓了一跳。阿妩达和菲克斯抬起头一看，发现说话的人居然是普克托上校。

福格也转身回头看，他和普克托上校瞬间就认出了对方。

“啊！原来是你啊，英国先生！”普克托声音高亢地说，“原来是你要打黑桃！”

“到底是谁在打牌？”福格冷冷地回了一句，然后出了张黑桃10。

“哦，当然是你，不过换作我，我会出方块。”普克托毫不示弱。

他说完还不解气，伸手就去拿福格刚出的黑桃，嘴里兀自念叨着：“你呀！根本就不会玩牌。”

“不过我很会玩另一件事。”福格霍地站了起来。

“那你得露一手了，你这个小约翰牛！”这个蛮横的美国人继续挑衅道。

眼看他们要打起来了，阿妩达吓得瑟瑟发抖，脸色惨白，气血上涌。她伸出手紧紧拉住福格，不过这并不能阻止他，福格轻轻推开了她。由于看不惯普克托那种恶狠狠的样子，万事通正要动手教训他，菲克斯站了起来。他站到普克托跟前，说道：“你可记得你给了我一拳，这是对我的侮辱，我还要找你算这笔账呢。你可别忘了！”

“菲克斯先生，对不起，”福格在一旁说，“这事和您没关系，是我和这位上校先生两个人之间的事情。他不让我正常出牌，还侮辱我不会打牌。老账新账，我今天要跟他算个明白。”

“非常好，你挑地方吧，”普克托马上接过福格的话，“用什么武器也由你来定。”

阿妩达不希望两人决斗，试图拉住福格，但无济于事。菲克斯还想自己上去把福格替换下来，也同样失败了。万事通跃跃欲试，他已经做好把普克托推下火车的准备，然而福格觉察到了，连忙制止住他。福格走出车厢，来到过道上，普克托紧紧跟在后面。

“先生，”福格尝试和普克托沟通，“我急着赶回欧洲，如果有所耽搁的话，我将会有非常大的损失。”

“那就太好不过了！又不是我的损失！”普克托有些幸灾乐祸，似乎巴不得看到福格遭受损失。

“先生，”福格继续努力，“旧金山分别之后，我已经做好回头再找你的打算，但是现在条件还不成熟，因为欧洲有急事等着我回去处理。你看这样可好，我快去快回，肯定会回来找你的！”

“真的假的？你该不是骗我的吧？”

“我们约定6个月之后再见面处理我们之间的恩怨，行不行？”

“你怎么不说6年之后再见面呢？”

“我既然说了6个月，6个月后我自然会回来找你的。”

“别找借口！你刚才说的都是废话！”普克托油盐不进，“我们现在就解决，否则就算了。”

“好吧，”福格问道，“你去纽约吗？”

“不去。”

“去芝加哥吗？”

“不去。”

“去奥马哈吗？”

“这你管不着！知道普拉姆河吗？”

“不清楚。”

“就在下一站，再过一个小时就到了。火车会在那儿停留10分钟，我认为10分钟足够咱俩互换几颗子弹了吧。”

“可以，”福格毫不犹豫地应承下来，“我会在普拉姆河下车的。”

“我敢保证你会一辈子留在那儿的。”普克托摆出一副胜利在握的架势。

“鹿死谁手，还说不准呢！”福格也不客气，说完转身回了车厢，没有半点儿激动的样子。

车厢里，阿妩达得知福格要和普克托决斗后很是担心，福格劝慰道：“这种人只会吹牛，没什么了不起的。”福格还极力说服菲

克斯担任决斗的证人，菲克斯同意了。安排妥当后，福格招呼大家坐下来继续打牌，他还是打出了他的黑桃。

11点钟，火车鸣笛，看来是到普拉姆河车站了。福格站了起来，与菲克斯一道走出车厢。万事通跟在后面，手里端着两把手枪。阿妩达被留在车厢里，一副忧心忡忡的神态。

普克托从另一节车厢走出来，身后跟着与他一样桀骜不驯的美国人，看样子是他的证人。他们在过道里相向而立，然后打算下车。这时，列车员突然跑过来喊道：“不能下车，先生们。”

“为什么？”普克托很不解地问道。

“列车晚点了20分钟，所以就不在这里停留了。”

“但是我和这位先生已经决定在这里决斗了。”

“真是抱歉，”列车员很为难，“火车马上就要开动了。你们听，开始敲钟了。”

果然，钟声响起，火车要继续前行了。

“很遗憾，先生们，”列车员解释道，“换在其他地方，我将很乐意配合您二位的决斗，但是这里肯定不行。不过，并没有人规定必须在这里决斗，车上不是也可以吗？”

“就怕这位先生不习惯呢。”普克托瞧了福格一眼，很明显是在挖苦他。

“承蒙您的关心，在车上决斗很合我的胃口。”福格反击道。

“好！够爽快！美国人实在是名不虚传！”万事通不禁赞叹，“这个列车员可真了不起！”

不容万事通多想，列车员已经走了。两个决斗者和两个证人跟在列车员的后面。

他们随着列车员穿过一节又一节车厢，最后来到火车的尾部车厢。这节车厢没有多少乘客，估计不超过10位。列车员询问乘客们

是否愿意腾空车厢，因为他身后的两位绅士要为他们的荣誉进行一场决斗。

有什么不可以的！乘客们纷纷起身，离开各自的座位，来到车厢之间的过道口。

车厢大概有50英尺长，真是一个绝佳的决斗场所。福格和普克托可以隔着车厢的空座位相互开火射击，直到一方倒下。看来要解决纠纷，决斗比其他任何方法都要有优势。两个决斗者坦然走进车厢，手里都拎着装了6颗子弹的手枪。火车出发前的鸣笛就是开始的信号，他们俩只要听到鸣笛声就可以朝着对方开枪了。不出两分钟，等在外面的人们就可以进去查看胜负情况了。

照理说，接下来的情节很明白无误了。或许太清楚马上要发生的事情，万事通和菲克斯顿时紧张不已。

就在等待汽笛声的时候，意外出现了。突然，从外面传来可怕的叫喊声，紧接着是一连串啪啪的枪声。不过，枪声不是发自福格和普克托的手枪，而是从前面几节车厢，甚至是从车头传过来的。随后，他们还听到了惊恐的哭喊声。

普克托和福格意识到前面出事了，他们马上停止决斗，拎着枪冲了出来，朝着前面几节车厢跑去。

他们很快就发现是遭到了西乌人的抢劫。

看来传言被验证了，这些印第安人果真要抢劫火车。他们通常的做法是在火车要停下来时，100多个人纵身跳上火车的踏板上，然后，像马戏团杂技演员一般，灵巧矫捷地爬进车厢。

刚才的枪声是西乌人发出的，他们都带着步枪。好在很多乘客都随身携带着枪支，他们很快便向西乌人发起反击。印第安人冲上车后，首先袭击了驾驶室，用大棒打昏了司机和机械师。一个西乌人的头目试图停下火车，但又不了解如何操作，便胡乱拨弄一番，结

果蒸汽阀门被他当作刹车手柄扳了下来，火车一下子像疯了一样地加速前进。其他西乌人也没闲着，有的在车顶上东跑西窜，有的在车厢里到处抢掠，有的在车门、车窗处与乘客厮打搏斗。他们还闯入行李车厢，将里面的行李纷纷抛到车外。整个火车充盈着枪声、呼喊声和妇女儿童的求救声，各种声音在旷野中久久回荡。

乘客们并不畏惧这些歹徒，自发组织起来奋勇抵抗。他们把各个车厢当作堡垒，顽强地反击车厢外的西乌人。火车此刻俨然是一个能够移动的攻防堡垒，以每小时100英里的速度全力奔驰。

阿妩达也毫不胆怯，她手握枪支，勇敢冷静地向敌人射击起来。有一个西乌人贼头贼脑地从车厢窗户伸进头来，阿妩达一枪就将他撂倒在地。之后又有二十来个西乌人被阿妩达打中，然后从车厢上跌落，还有几个从车厢连接处掉到了铁轨上，瞬间就被火车碾碎了。

有些乘客遭到子弹或大棒的袭击，只能躺在座位上。

战斗已经持续了10多分钟，必须要结束它了。这里距离科尔尼堡兵营只有两英里了，那里面驻扎着一支美国军队。但是如果火车不停下来，而是继续保持这个速度前进，火车上的乘客们可能要错过军队救援的宝贵机会。真要是那样，西乌人可能会轻而易举地控制这趟列车，他们的阴谋就会因此得逞。

列车员与福格站在一起，与西乌人奋力搏斗着。突然，一颗子弹打中了列车员，在他倒下的时刻，他喊道：“要是5分钟之内不能让火车停下来，我们就全部完蛋了！”

“放心吧！我会让它停下来的。”福格说完，就要朝驾驶室的方向冲过去。

“先生，您留在这里，我去！”万事通一把拉住了福格。

没等福格拦住万事通，这个英勇的小伙子已经打开车门，一下

子爬到了车厢下面。四周的枪战仍在继续，不时有子弹从万事通耳旁呼啸而过。别忘了万事通可是做过马戏团杂技演员的，他着实灵巧敏捷，在车厢下面辗转腾挪。他一会儿攀住刹车柄，一会儿又抱住铁链，就这样一个车厢一个车厢地攀爬过去。最后，在没让一个西乌人注意到的情况下，他成功来到火车前部。

万事通此刻位于行李车厢和火车驾驶室之间，他一手攀着火车，另一只手试图去解开连接两个车厢的挂钩。然而，火车头的牵引力太过强大，万事通一个人根本拔不出挂钩里的铁栓。正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火车突然颠簸了一下，铁栓被震出了一个空隙。万事通赶紧抓住这个机会，一把将铁栓拽了出来。

火车头摆脱了车厢的束缚，愈发轻快地向前飞驰着。后面的车厢尽管失去了车头的牵引，但仍在惯性作用下继续朝前走了几分钟。这时，有个机智的乘客趁机扳下了车厢上的刹车手柄，火车居然碰巧停在了距离兵营不到100步的地方。兵营的士兵们早已听到了枪声，并很快做好了各种准备。狡猾的西乌人眼见大事不妙，赶紧四下逃窜了。

局势终于扭转过来了。大家在聚集起来清点伤亡情况时，发现有几个人失踪了，其中就包括立下大功的法国小伙子万事通。

第三十章 菲利亚·福格尽职尽责

经过清点，人们发现包括万事通在内的3个乘客失踪了。他们是被西乌人掳走了，还是在战斗中被打死了呢？没人能给出答案。

乘客都没有受重伤，只是有的人或多或少受了些轻伤。其中受伤最重的是普克托上校，他在英勇作战时不幸被一颗子弹击中了大腿根部，此刻跌坐在地上。人们赶紧将他和其他几个伤势较重的乘客抬进车站，送他们去接受紧急治疗。

巾帼不让须眉的阿妩达幸运地毫发无损。福格自始至终亲临战斗一线，也居然安然无恙。倒是菲克斯受了点儿轻伤，不过并不算严重。一提到失踪的万事通，阿妩达就痛苦不已，她担心万事通已经遭遇了不测。

此时，其他的乘客都重新返回了车厢。火车轮子上血迹斑斑，有些轴承上还挂着从不知谁的身体上扯下来的皮肉或衣服碎片。一望无际的平原上，有几道血迹一直延伸到视线尽头。最后几个西乌人朝着南方抱头鼠窜，很快就在远处消失得无影无踪。

福格双手叉腰，站在原地一动不动，看样子是要做什么重大的决定。阿妩达站在一边，用满怀期待的目光看着他……福格自然清楚这种目光的含义。如果万事通果真是被西乌人掳走了，他作为主人是不是应该挺身而出，去把这位忠实的仆人营救回来呢？

“不管万事通现在是不是活着，我都要把他找回来。”福格坚

定地给了阿妩达这个承诺。

“啊！先生……”阿妩达不知该怎么表达自己的心情，她用双手紧紧握着福格的手，眼泪啪嗒啪嗒地直往下掉。

“你放心好了，吉人自有天相！”福格安慰道，“万事通不会有事的。事不宜迟，我这就出发。”

事实上，做这个决定是需要一些勇气的。这意味着福格可能会彻底破产。因为一旦有所耽搁，他就没法如期赶到纽约，自然也就没法坐上横跨大西洋的轮船，最后迎接他的就是赌局失败的结果。不过，这些如今都不再是他考虑的因素，他的头脑只有一个信念：“一定要营救万事通！”在关键时刻，他没有丝毫犹豫。

在科尔尼堡驻扎着100多位士兵，带领他们的是一位上尉。这会儿这些士兵荷枪实弹，随时防备西乌人的再次来犯。

“先生，您好！”福格向上尉打招呼道，“我们有3位乘客失踪了。”

“是死了吗？”上尉问。

“不清楚，”福格答道，“可能是死了，也有可能是被刚才那伙西乌人给劫走了。所以，当务之急是弄明白情况。您现在准备去追击他们吗？”

“这可不好办，先生。”上尉说，“那些西乌人恐怕这时已经逃到阿肯色州了。我还要防守我的驻防地区，没办法抛下这里去找那些歹徒。”

“但是先生，”福格恳求道，“现在有3个乘客命悬一线！”

“这也只是一种猜测而已，没准儿他们已经死了呢。再说，你总不能让我拿着50个士兵的性命去救那个3个人吧？”

“我知道这样不妥，但我还是觉得您应该这么做！”

“对不起，先生，”上尉有些生气了，“轮不到你来教我该怎么做！”

“好！”福格觉得多说无益，“我一个人去！”

“啊？福格先生，”菲克斯喊住他，“您要一个人去营救万事通吗？”

“我不能眼睁睁看着这个优秀的小伙子遇难而袖手旁观，要知道，这一车的人都是他一个人救下来的。我已经打定主意了。”

“不行！您不能这么做！”上尉被福格的真诚和勇敢打动了，“您让我很感动……我可以帮您募集30个志愿者。”说完，他转头问那些士兵有没有愿意做志愿者的。

附近的士兵无一例外地涌了过来，他们都愿意接受这份光荣的任务。上尉从中选出30名，并指定其中一名年长的士兵负责领队。

“非常感谢您，先生！”福格向上尉致谢。

“我可以跟您一起去吗？”菲克斯问福格。

“当然可以，如果您愿意去的话。不过，我希望您能留在阿妩达夫人身边，这就是对我最大的帮助了。一旦我有个三长两短……”福格没再说下去。

菲克斯明白福格是什么意思，他的脸一下子因为紧张而变得煞白。这个人是他从伦敦一路跟踪而来的，难道这是他们永诀的时刻吗？要知道，福格说得不错，深入蛮荒腹地可能遇到各种危险。虽然他对福格一直存有戒心，虽然直到现在他还认为福格就是那个银行窃贼，但这一刻菲克斯也被福格的英雄气概打动了，他决定接受福格的请求，留下来照顾阿妩达。

“好的，我留下来。您要多保重！”菲克斯叮嘱道。

紧接着福格与悲伤的阿妩达握手道别，并把自己的旅行袋交给她保管。过了一会儿，他就和30名志愿者一起出发了。

临行前，他对这些士兵郑重许诺：“各位朋友，如果这次我们能把人营救回来，我会支付你们1000英镑。”

此时已经12点多了。

阿妩达抱着旅行袋走到车站的房间里，静静地坐下来等候福格的归来。福格既是个慷慨、伟大的绅士，也是个冷静、无畏的勇士。他不惜舍弃一切财产，不惜冒着生命危险去营救一个仆人。在福格看来，这是他的责任，他没有其他选择，必须去营救万事通。在阿妩达的眼中，福格是个名副其实的英雄。

菲克斯可不这么想，因为他觉得自己上当了。起初他还激动不已，无法冷静下来，以至于在站台上来回踱步。突然，一个念头闯进他的脑海——福格是不是想要潜逃？福格就是趁着这个机会，假意要去营救万事通，实际上是想摆脱他而远走高飞。菲克斯对这个判断确信不疑，他痛恨自己怎么会愚蠢地放走了福格。他绕了地球一圈来追踪福格，可是怎么会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一时糊涂，放跑了这个可恶的逃犯。该死，该死！菲克斯连连咒骂，恨不得给自己几个耳光。

“我怎么会犯这么幼稚的错误呢？”菲克斯完全无法释怀，“一定是万事通把我的身份透露给了福格，他才发觉了我的计划，便策划了此次逃跑计划。他这一走，根本别指望还能回来！这下可坏了，我上哪儿去找他呢？他是怎么骗到我的呢？菲克斯！菲克斯！你真是个超级大笨蛋！我的口袋可是一直揣着逮捕证，但到最后也没能派上用场！”

菲克斯翻来覆去地思索这个问题，他不知道该采取什么补救措施，便越发觉得度日如年。有几次，他都差点儿要去告诉阿妩达他对整件事情的判断。但稍一冷静他也就知道，和这个女人说这些有什么用呢。到底该怎么补救？菲克斯头疼不已，他也不是没有想过要去追福格。要追上他并不是没有一点儿可能，要知道他们的脚印还留在这片广阔平原的雪地上。可是纷纷扬扬的雪片很快就让他打消了这个念头，因为那些脚印很快就要被盖住了。

菲克斯无计可施，郁闷至极。他甚至开始考虑，是不是应该选

择放弃继续跟踪福格？放弃福格，放弃这段多灾多难的追踪之旅。恰好这个时候，适时地出现了一个可以让他下定决心的契机。

情况是这样的。下午2点左右，天空正飘着鹅毛大雪。这时从东边传来一串长长的火车汽笛声。过了一会儿，站台上的人们看到一个巨大的黑影带着强烈的灯光朝这边驶来。在雾气的弥漫映衬下，黑影显得无比高大。

刚开始人们都在纳闷怎么还会有火车从东边过来，因为虽然求救电报已经发出去了，但是从奥马哈派出的救援车辆最早也得到明天才能到。不过，很快大家就搞清楚是怎么回事了。原来这个喷吐着黑烟、一路鸣笛的大块头，正是那个摆脱了车厢的火车头。它与车厢脱离后一路向东狂奔，直到后来燃料消耗尽了，才慢慢停止下来，此时它距离科尔尼堡有大概20英里。

而火车的司机和机械师没有死，只是晕过去而已。后来他们逐渐恢复了神智，发现只有火车头，车厢不知道在哪儿，才猜到在他们昏迷过程中发生的事。但是他们实在不理解，是谁，又是用什么手段拔出连接车厢与车头的铁栓的。有一点倒是可以确定，车厢肯定还在他们的后面一动不动地趴着。

机械师这时面临一个选择：一是选择向东走，把车开到奥马哈，那将意味着他们摆脱危险了；二是倒回去寻找车厢，这是很冒险的。因为他并不清楚西乌人是否还在车厢上。思考片刻后，机械师作出了大胆的决定：回去！于是，他和司机赶紧往炉子里添加煤和柴火，然后点燃机车，加大蒸汽压力，开着火车头一路往西寻找。在接近下午2点的时候，他们终于来到科尔尼堡车站，在风雪中以一个奇怪的身姿出现在大家面前。

机械师和司机很快就把车头和车厢连接起来，引发了在场乘客们的鼓掌欢呼，因为他们可以尽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继续完成这

一趟充满风险的旅行了。

在看到整装待发的火车时，阿妩达有些惊讶，她询问司机：“您这是准备发车吗？”

“是的，夫人，马上就要开车了。”

“可是那些被抓走的人怎么办？那些可怜的同伴……”

“抱歉，夫人，我不能在这里一直等着，”司机向她解释道，“因为这次西乌人的抢劫，我们已经被耽搁3个小时了。”

“那从旧金山开来的下一趟火车什么时间到？”

“应该在明天晚上。”

“啊？明天晚上？太晚了。请问您能不能再等一下……”

“很遗憾，我们无法做到这一点，”司机显得无能为力，“您要走的话，请赶快上车吧。”

“我现在不走，我还要留在这里等人。”阿妩达丝毫没有动摇。

菲克斯听到了他们的谈话。刚才在没有任何交通工具的情况下，他已经决定要赶紧离开这个鬼地方了，可真的出现这个机会时，他又犹豫了。火车马上就要开了，他需要尽快做出决定，一旦登上车，他这么多天来的辛苦与努力就彻底化为泡影，可是留在这里似乎又是徒劳的，因为福格八成一去不复返了。菲克斯始终在进行着激烈的思想斗争，最终他下定决心留在这里，因为他不愿接受失败的结局，他必须亲眼看到这个结果。

乘客们七手八脚地把受伤较重的普克托上校和其他伤员一起抬上火车，之后他们也上了火车。火车的炉火熊熊燃烧，发出噼噼啪啪的声音，一股股蒸汽也从气门突突地喷出来。机械师拉响汽笛，火车缓缓驶出车站，接着吱嘎吱嘎地加速前进，很快便在飞舞的雪片和漫天的大雾中消失了。

菲克斯留在站台上，无言地看着火车离开。

几个钟头过去了，还没有新的情况出现。天气越发恶劣，凛冽的寒风呼呼地吹着。菲克斯全然没有感受到寒冷，一动不动地端坐在站台前的长凳上，有如老僧入定一般。阿妩达在屋里坐不住，隔一会儿就走出来，一直走到站台尽头，伸着脖子往前看，试图透过层层浓雾和风雪，找到福格归来的身影。但每一次她都失望不已，只好拖着冻僵的身体回到房间，可她并不死心，过一会儿又会出来查看。

已经是晚上，福格和那些士兵还没有回来。福格这会儿到底在哪儿呢？会不会已经找到那些逃窜的西乌人了？是不是已经和他们交火了？或许已经成功救回人质了吧？他们该不会在暴风雪中迷路吧？和阿妩达一样，上尉也焦急万分，不过从表情上并不能看出来。

天完全黑了，雪也小了，但天气变得更加寒冷了。看到这黑沉沉的夜，想必再勇敢的人也会不寒而栗吧。辽阔的旷野上没有一点儿声响，也没有任何动静，甚至看不到一只飞鸟或一只走兽，四周充满了死亡般寂静的味道。

一整宿，阿妩达都心事重重，总担心会有什么意外发生。她的心绪一会儿飞到苍茫的旷野中，一会儿又回到和福格第一次见面时的场景。过往的画面一幕幕出现在眼前，各种心情混杂交织在一起，来来回回地折磨着阿妩达，让她根本无法安心入睡。这一夜注定无眠。

菲克斯还是一动不动地端坐在长椅上，同样没有合眼。其间有人来跟他打招呼，好像说了些什么，他摇摇头，把那人打发走了。

难熬的黑夜总会过去，天终于快亮了。拂晓时分，惨淡的朝阳穿过天际尽头弥漫的大雾冉冉升起，照亮了整个大地。人们的视线扩展到了2英里之内。昨天福格他们是往南方追踪西乌人的，这会儿南方空无一人。

上尉抬眼看看时间，已经是上午7点了，他犹豫着下一步该怎么办。要不要派出第二队人马去营救福格他们呢？要不要派出更多

的人马去营救那3个被掳走的乘客呢？想了一会儿，他给一个中尉打了手势，意思是让中尉去侦察一下情况。就在这时，几声枪响传了过来。难道是福格他们发出的信号？所有的士兵从营房中一涌而出，很快就看到不远处出现了一小队人马。

走在前面的正是福格，后面紧跟着刚从西乌人手中救回来的万事通等3人。

原来，他们昨晚在距离科尔尼堡10英里的地方追上了西乌人，马上就发起进攻。其实在他们出现之前，万事通和其他两个俘虏就和看押他们的西乌人厮打在一起了。等到福格他们赶到时，英勇的万事通已经撂倒了3个西乌人。

众人看到福格他们带着解救出来的3位乘客平安归来，不约而同地鼓掌欢呼起来。福格没有食言，立马给士兵们支付了1000英镑的奖金。万事通心里一阵感动，喃喃自语道：“看来我尊敬的主人已经在我身上花了不少钱了！”这话可不是虚言。

菲克斯一言不发，只是目不转睛盯着福格看。没人可以搞清楚他这会儿在想些什么。阿妩达简直高兴极了，她激动地把福格的双手捧在手心，不肯放开。她无法用言语表达此刻的心情，唯有幸福的泪水在不停地流淌。

安定下来后，万事通马上寻找火车。他觉得，为了追回主人耽搁掉的时间，必须尽快登上火车。下一站就是奥马哈了。然而，他找了一圈，连火车的影子也没有找到，便焦急万分地问道：“火车呢？火车呢？”

“走了。”菲克斯回应。

“哦。下一班什么时候开来？”福格没有万事通那么惊讶，淡淡地问道。

“据列车员讲，是在今天晚上。”

“噢！”福格不动声色，依旧惜字如金。

第三十一章 菲克斯帮了福格一把

福格耽搁了20个小时。万事通为此感到很失落，他虽不是有意而为之，但这段时间毕竟是因他而耽搁的。他最担心主人会因此而输掉。

与此同时，菲克斯走到福格身边，问他：“先生，您真的急着启程吗？请您真诚地告诉我。”

“不瞒你说，真的很着急。”福格向他说道。

“我很好奇，”菲克斯说，“在开向利物浦的邮轮出发前，您难道一定要到达纽约吗？也就是到达纽约的时间不能超过11日晚上的9点钟，您一定要这样做吗？”

“这是一定的。”

“按照您的计划，您到纽约的时间应该是11日的早上。但这次因为火车被印第安人袭击，您的计划被打乱了，是这样吗？”

“您说得对，我原定的计划是在邮轮离港前12小时到达。”

“可是，如今已经有20个小时被耽误了，20小时减去12小时还差8个小时。为把这段耽误的时间赶上，您计划怎么做呢？”

“走路可以吗？”福格问道。

“走路倒不必，我们可以坐雪橇去，”菲克斯继续说道，“曾经有人向我推荐带帆的雪橇。”

菲克斯提到的雪橇主人，就是昨天晚上和他说话的那个人，当

时菲克斯一口回绝了他。看到福格沉默不语，菲克斯便指着昨晚找他的那个人给福格看。那是个美国人，因无所事事，在火车站前驾着雪橇闲溜达。福格走向了雪橇主。不久，这个名叫麦吉的人就和福格一起走了，他们俩走进了一间小茅草屋中，那座小屋就在科尔尼堡下面。

走进茅草屋中，映入福格眼帘的是一辆车。在福格看来，那辆车真是与众不同。事实上，那是一辆雪橇。总体看来，这辆雪橇像是从没有轮子的拖车上卸下来的底板架子，因为这辆雪橇的做工实在太简单了，只是把一个木框钉在两根长木头上。不同的是，这辆雪橇的头部稍微向上翘了一些角度。这辆雪橇可以供五六个人同时乘坐。雪橇上有一根桅杆，高高竖立在雪橇前方1/3的地方，桅杆上挂着方帆，那是一张很大的帆，因为要支撑这张巨大的方帆，所以就把几条铁索牢固地绑在桅杆的下方。为稳妥起见，在桅杆上方，也有铁柱在支撑着。为了使雪橇更好地把握前进的方向，雪橇的后边还装着用作木舵的单橹。

福格进屋后所看到的车辆，就是这辆单桅船式的雪橇。冬天，当冰雪覆盖着平原大地时，当大雪阻挡着火车前行时，雪橇就成了行人最佳的交通工具，它可以帮助行人快速地从前一站行进到下一站。这种雪橇最大的优势就是那张大帆，如果这种大帆挂在那种竞赛的快船上，船一定会在水上翻个筋斗。雪橇的速度更是让人惊讶，当被冰雪覆盖的草原上有一辆雪橇在前进时，如果正好又有从背后刮来助力的风，它的速度即便比不上特别快的车，也一定和普通快车的速度相当。

不一会儿，福格就和这位雪橇主讲好了租赁雪橇的价格。此时正是出发的最佳时机，因为地面全都结了冰，而且已看不见落雪，助力的风也正合适，正是紧刮着的西风。麦吉顺利把福格送到奥马

哈车站，根本用不了几个小时。福格要到芝加哥或纽约，因为那里的车站拥有众多的列车班次，往来频繁，畅行无阻。虽然此举多少带有一些侥幸心理，但为了弥补损失的时间，现如今只能这样做了。

对于阿妩达也要在这荒郊野外进行旅行，福格多少有些于心不忍，因为这种旅行实在太艰苦了。雪橇的滑行速度飞快，再加上天气这么寒冷，福格担心阿妩达会受不了，他希望阿妩达由万事通陪着，在科尔尼堡留下来等候火车。万事通这个老实的小伙子可以把阿妩达顺顺利利地送回欧洲。

但这个建议没有被阿妩达采纳，因为她实在不愿意和福格分开。万事通听了阿妩达的话很开心，他很赞成阿妩达的决定。最关键的是，他的主人还被菲克斯跟着，无论怎样他是不愿远离主人的。

而现在心情最复杂的就是这位警探了。他的信心会不会随着福格的归来而有些动摇了呢？此时的菲克斯是否还坚信福格是个诡诈的流氓，想在环游地球一周，回到祖国后就彻底逍遥自在呢？或许现在菲克斯已经改变了对福格的认识。但他还是要履行自己的职责，让福格一行尽早回到英国去。

当所有人坐到雪橇上准备启程时，已是早上8点钟。这些乘客们——姑且这么称呼他们吧——用旅行毯严密地将自己包裹起来，坐在雪橇上。雪橇奔驰的速度是每小时40英里，这么快的速度完全得益于那两只大方帆和得力的风力。

福格一行人的这段行程是“蜂蜜飞行的距离”——这是美国人的叫法——因为始于科尔尼堡、止于奥马哈的这段直线路程最多只有200英里。假若风向稳定，没有什么变化，这段行程只需要5个小时就可以完成。下午1点之前到达奥马哈也不无可能，要是旅途中一切顺利的话。

可这哪算是旅行啊！坐在雪橇上的几个人，不但连话也不能说上一句，还要牢牢地互相靠在一起。雪橇的快速奔驰，让每个人都感觉更加寒冷，冷得连张嘴说话都无比困难。滑行中的雪橇像是一条小船，只是真正的小船是在水面上划行，而雪橇是在雪后的原野上滑行的。不过它比小船更轻盈、更稳定，因为水面上的小船在划行时多少会有些波动。有时雪橇像是从地面上跃起后飞行在空中，那是因为有凛冽的寒风呼啸着从地面上刮过，雪橇上巨大的方帆像两只巨翼一般，把雪橇带动起来。此时的麦吉要使雪橇能按照直线前行，只能用力握着舵把。当雪橇要歪到另一边时，麦吉会急忙旋转尾舵，雪橇会很快恢复原样，重新按照航向笔直地前进。因为大方帆阻挡不了雪橇的风向，所以挂起来的还有前角帆。顶桅也加在了大帆之上，用来兜风的顶尖帆也被张了起来，这样雪橇的整个帆面就增大了很多，也促使风的推动力加大了。虽然雪橇此时的速度还不能通过科学的方法计算出来，但就眼前来看，它此时滑行的速度最起码达到每小时40英里。

“假如没有什么意外，”麦吉说道，“我们肯定会照原计划到达的！”

最希望能照原计划到达奥马哈的人莫过于麦吉，因为福格已经依照先例向麦吉许诺了一笔数额不小的奖金。

雪橇行进在这片大平原上，宽阔的平原像是一片风平浪静的大海，又像是一个结了冰的大池塘。这里有一条铁路从西南向西北延展，途中经过格兰德艾兰、哥伦布斯——内布拉斯加州的重要城镇、舒列尔、弗里蒙特，最终一站就是奥马哈。这条铁路的延伸线一直紧靠着普拉特河的右边，所以自然形成了一条弧线。现如今，这辆雪橇却是沿直线行进，大大缩短了行程。麦吉选择的行进路线是从弗里蒙特出发，因为那里有条直路可以行走。至于普拉特河会

不会阻挡他们的前行，麦吉是完全没有这种担心的，因为此时厚厚的冰层早已覆盖在普拉特河上。面对被冰雪覆盖的平坦道路，麦吉相信他们的行程一定会畅通无阻。但如今却有两件事萦绕在福格的心头，使他较为担心：一是雪橇在行进中会出故障；二是风力突然减弱，或是风向突变。

幸运的是，风力不但没有丝毫减弱，反而还把桅杆吹弯了，那桅杆可是用钢索非常牢固地绑在雪橇上的。那些捆绑桅杆的钢索此时像是被弓拉着的琴弦，这张弓虽然无形，但它那巨大的张力使铁索发出萧萧声响，在空中回荡着。这声音犹如乐曲声，虽然和谐，却又如泣如诉，使人置身于一种紧张的氛围中。雪橇就在这声音中飞快地奔驰着。

“钢索振动发出的声音，是乐曲中的五度音程和八度音程。”福格说道。

在这段行程中，这是他说过的唯一一句话。阿妩达在旅程中得到了同伴们的悉心照顾，此时的她正被皮衣、旅行毯牢牢地包裹着，以减轻所受风寒之苦。

此时的万事通，却像一轮薄雾怀抱中的夕阳，因为他圆圆的脸蛋被冻得通红。尽管寒风凛冽刺骨，却使他恢复了天生的自信，也让他重新萌生了获得成功的信念。原计划早上到达纽约，现在被推迟到了晚上，还好，有希望赶上开往利物浦的轮船。

万事通此时更想做的，是和菲克斯握一握手，以表达对这位同行者的谢意。他很明白，这辆带有帆的雪橇就是他找到的。要准时到达奥马哈也确实得乘坐这辆雪橇。虽然万事通有此冲动，但他怕说不清缘由，或许是直觉使然，万事通并没有向菲克斯伸出手，他依然沉默地坐在雪橇上。无论如何，有一件事情始终让万事通铭刻在心。那就是他被福格奋不顾身地从西乌人手里救了出来，福格表

现出的牺牲自我的精神让万事通感动不已。为了万事通，福格进行了冒险，他用以冒险的代价是他的所有财产和他的性命。万事通一定会牢记这件事情的！一定会铭记于心！

雪橇在向前奔驰着，在这一眼望不到边的、被雪覆盖的田野上飞快地奔驰着。雪橇上的旅客心事重重，各有所思。雪橇时而是从小布鲁河的支流抑或其他小河中穿行而过，但并没能引起这些旅客的注意。因为在雪橇下看到的只有雪白的平原，它是清一色的白色，田野和河流已经毫无差别，因为它们都是白茫茫的一片。除此之外，大地上已别无他物。这里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大雪岛，也是一块不毛之地。联合太平洋铁路从科尔尼堡通向圣-约瑟的支线之间的所有地区也都处在这片原野之上。在这里，既看不到村庄、车站，也看不到任何要塞。时而会有几株在冷风中摇曳的野树出现在旅客的视野中，但都一闪而过，它们看起来就像死人的骨架，因为树枝上挂满了冰雪，所有的树木都是雪白雪白的。有的时候，雪橇在经过某地时，成群受惊的野鸟会猛然齐刷刷地飞向天空。有的时候，雪橇会被成群的饿狼发狂地追赶着，它们已经瘦得皮包骨头，在捕食欲望的强烈趋势下奋力追赶着雪橇。对于离雪橇最近的饿狼，万事通双手紧紧握着猎枪，做好了随时射击的准备。因为饿狼疯狂的追赶，假如此时出现意外，例如雪橇出现故障，这些旅客就会丧生于此。幸运的是，雪橇没用多少时间就跑到了前边，因为它行进得非常顺利。很快，那群饿狼就被远远地甩掉了，依稀能听到它们远远传来的发狂的叫声。

当麦吉看到冰雪覆盖的普拉特河时，大约是在中午的12点，他通过一些明显的标识认出了这条河流。他知道，奥马哈车站距离此地只有20英里了，不过他并没有对旅客们说什么。

在离开普拉特河还不到1个小时的时候，麦吉把舵把放下了，然

后快速而熟练地收起了白帆，并将它卷成一团，看来这位经验丰富的驾驶员对这些步骤再熟悉不过了。此时雪橇虽然没有张帆，却并没有减慢滑行的速度，仍一如既往地前行进着。滑行了半英里后，它终于停了下来。麦吉指着一片房顶说：“到目的地了。”此时，厚厚的白雪覆盖在那片房顶上。

终于到目的地奥马哈车站了——这个每天都会把许多辆火车送向美国东部的车站。

最先从雪橇上下来的是万事通和菲克斯，他们的手脚早已被冻麻木了，他们下来之后赶快活动了一下四肢。随后福格和阿妮达也在他们二人的帮助下离开了雪橇。麦吉从慷慨大方的福格手中领取了雪橇租赁费和额外的奖金。万事通在分别时和麦吉握了握手，像对待相识已久的老朋友那样。紧接着，所有的人向奥马哈车站快速走去。

在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是一个重要的城市。太平洋铁路一直延伸到这里才结束。密西西比盆地和大西洋交通的中枢城市也是这里。“芝加哥-罗克艾兰铁路”就是从奥马哈通往芝加哥的，有超过50个车站分布在这条东行的直线铁路线上。

此时，正有一辆火车即将驶离车站，这是一辆直达车。虽然时间稍显紧张，但是福格和他的旅伴都赶上了车。对于刚刚到达的奥马哈，它究竟是个怎样的城市，他们都没能来得及一睹它的风采。不过，万事通对此一点儿都不觉得遗憾，因为要不要去参观奥马哈并不是眼下最重要的事。

火车以飞快的速度行驶着。途中路过的地方有康斯尔布拉夫斯、得梅因和艾奥瓦。这天晚上，火车经过了密西西比河。火车又途经罗克艾兰，随后又来到伊利诺斯州。翌日，也就是12月10日，下午4点钟，火车到达了目的地芝加哥。在美丽的密歇根湖岸上，耸

立着芝加哥城。芝加哥曾经历过一场大火，一度变成了废墟，现在已经被重新修建起来。如今的芝加哥较以往更加雄伟壮观。

芝加哥距离纽约有900英里。在芝加哥，通向纽约的火车非常多。福格他们从直达车上下来，就赶快坐上了下一辆火车。这辆车是轻快机车，隶属匹兹堡-韦恩堡-芝加哥铁路公司。这辆拖着列车的轻快机车从车站离开后，就以最快的速度前行，仿佛它知道福格已经不能再耽搁时间了。印第安纳州、俄亥俄州、宾夕法尼亚州和新泽西州都被这辆闪电般飞奔的机车甩在了身后。途中有些城市的房屋还没有建造起来，只能看见马路和电车。火车进站前，哈德逊河出现在旅客们的眼前。随后，火车到站了。车站位于英国和北美皇家邮轮公司的码头前。此时是12月11日的夜里11点15分。

但不幸的是，开往利物浦的“中国”号邮轮早在45分钟前就已经启程了。

第三十二章 福格不惧恶劣天气

福格仅存的一线希望似乎被“中国”号邮轮带走了。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只要是欧美两洲直接往来的船只，如今都无法帮助福格顺利实现旅行愿望，这其中包括法国大西洋公司的客船、“白星线”的客船、伊曼公司的轮船、汉堡线轮船和其他客货轮船。

比如法国大西洋公司的“珀勒尔”号。按照常理，只要是属于这个公司的船只应该都很不错。论速度，它不比其他任何公司的船只慢；论舒适度，任何船只都比不上它。可是这艘船启程的时间在3天后——也就是12月14日。另外，虽然有从汉堡线驶向勒阿弗尔的船只，却无法直接抵达利物浦或伦敦。如果把由勒阿弗尔至南安普顿行驶的这一段时间算上，那么福格无论如何努力，最终也是无济于事。

伊曼公司的船只呢？更不会在考虑的范围之中。因为在第二天，伊曼公司的一条“巴黎”号轮船才会从港口驶出。而且运送移民才是这个公司的主要生意。最关键的一点是，“巴黎”号的机器要比别的船只小很多马力，它的航行需要机器和船帆合作才能完成，所以速度很慢。如果从纽约到英国选择乘坐这样的船只，那它花费的时间会远远超过福格眼前为赢得赌局所余下的时间。

福格对此心知肚明，因为《大陆火车轮船运行总指南》正被他

捏在手中，里面详细记载着每天往来于大西洋之间的船只情况。

万事通沮丧不已。他们来迟了一步，本来他们只需要提前45分钟就可以坐上驶向利物浦的航船了，这真是要了他的命。万事通认为这个失误是他造成的，而且是他一个人造成的。他的职责原本是帮助主人完成计划，可是他却在途中连连闯祸，给主人带来了各种各样的麻烦。回想起途中的一幕幕情景，想到他一个人花掉的钱，想到数额巨大的赌金，还想到高昂的旅行费用，万事通不禁担心一切都将化为乌有，主人也会倾家荡产。种种思绪萦绕脑海，万事通无比悔恨，他在内心无数次地咒骂自己。

福格却没有流露出任何责怪的神情。从大西洋公司的码头离开时，他只说了一句话：“走吧，这件事我们明天再想办法。”

福格一行人乘坐泽西市的轮渡过了哈德逊河，随后又乘坐一辆马车来到圣尼古拉旅馆，这座旅馆位于百老汇大街上。进入旅馆，订好了房间，一夜就这样度过了。福格觉得这一夜过得很快，他睡得不错。而阿妩达和其余两位旅伴却心事重重，他们翻来覆去无法入睡。对他们来说，这一夜是那么的漫长。

翌日，也就是12月12日，从上午7时到21日下午8点45分，仅剩下9天零13个小时45分钟的时间了。假如昨天夜里福格坐上了“中国”号轮船——居纳尔公司那条最好的船，他就可以到达利物浦，并能按时回到伦敦了。

福格一个人从旅馆离开了，离开前他交代万事通在饭店等候，并要他告诉阿妩达要做好随时出发的准备。

没多久，福格出现在了哈德逊河的岸边。在码头上及河中心，有一些停靠着的船只，他在用心搜寻着将要离开港口的船。有不少船只悬挂了信号旗，用以说明此船即将出发，只要等到上午的涨潮，就可以出海了。这个纽约港口，不仅面积很大，而且设备相当

完善，每日从这里都会有100条左右的船只驶向世界各地。只是这些大多是帆船，不太符合福格此时的需要。

依目前的情形看来，虽然福格做好了最后的打算，但好像是要失败了。恰在此时，福格发现炮台的前方停泊了一艘商船——带有机轮装备的那种，距离他不超过0.1海里。这艘商船利落的样子吸引了福格，最重要的是，它即将出海，因为大团大团的黑烟正从船的烟筒里冒出来。

福格便雇了一条舢板，随着船夫快速划动两只桨，坐在上面的福格没用多久就到了商船前。呈现在福格眼前的是“亨利埃塔”号的船梯。这艘商船是铁制壳船，而船面上的部分是由木头构成的。

“亨利埃塔”号的船长就在船上。上了甲板后，福格找人帮他把船长请来。很快，船长就到了。

此人是个老水手，看样子有50岁上下，估计他对于大海的风波再熟悉不过了。但他说话不饶人，想必是个不好相处的人。他的身材很魁梧，长着一头棕红的头发，脸面是青铜色的，眼睛很大，此时睁得很圆，和我们在生活中常常打交道的人一点儿也不一样。

“船长呢？”福格问道。

“我就是。”

“我来自英国伦敦，叫菲利亚·福格。”

“我是安德鲁·斯皮蒂。”

“您的这艘船是不是将要出海了？”

“一个钟头以后开船。”

“这艘船去哪里？”

“波尔多。”

“这艘船此次是运送什么货物？”

“货物倒是没有，只有压舱石放在船底，我们此次是空船返回。”

“有旅客在船上吗？”

“没有，我从来不送客。对我来说，送客不仅是负担，而且很烦人。”

“这艘船行驶得不错吧？”

“时速11~12海里。有谁会不知道？这可是‘亨利埃塔’号。”

“我想到利物浦去，您能送我吗？和我同行的还有3个人。”

“要我送你到利物浦？你怎么不说到中国呢？”

“我只需要到利物浦就可以了。”

“不送！”

“不送？”

“不送。现在我要驶向波尔多，波尔多才是我要到达的目的地。”

“无论多高的价格您也不会答应吗？”

“无论有多少酬金我都不会去。”

船长回答的语气是不容置疑的。

“可是，这条‘亨利埃塔’号的主人……”福格说道。

“我就是这艘船的主人，”船长向福格说道，“这艘船归我所有。”

“我想到利物浦，把您的船租赁给我吧！”

“我的船是不对外租赁的。”

“那我想购买下这艘船。”

“我是不会出售的。”

福格仍旧舒展着眉头，可是此时的情形非常不利。纽约可不比香港，“亨利埃塔”号的主人也不能与“唐卡德尔”号的主人相提并论。每一次的困难都是这位绅士用英镑解决的，所有的障碍都用英镑排除掉了，但这次英镑好像失灵了。

可是，如果想要渡过大西洋，就得想出办法来。现在唯一可行

的就是乘船，因为即使冒着危险乘坐气球，想要飞过大海的可能性也是很小的。

但是，从福格的神情看来，他已是成竹在胸了。他告诉船长：“那好吧，我们就由您带着去波尔多好吗？”

“我是不会载人的，即使你付给我200美元我也不会答应。”

“我要付给您的是2000美元。”

“2000？每一个人都给吗？”

“是，每一个人都给您2000美元。”

“和你同行的还有3个人？”

“对，一共4个。”

这位叫斯皮蒂的船长好像突然头痒了起来，他挠起了头。头皮似乎都快被他挠破了。顺便搭载几个旅客，就会有8000美元的收入。刚刚他对旅客所有的厌恶之情，此时也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只要搭载一名旅客，就可以净赚2000美元，这可算作是最值钱的“货物”了，何乐而不为呢？

“我的船9点出发，”斯皮蒂船长简洁明了地说，“您和您同行的旅客能赶得上吗？”

“我们绝对会在9点一齐来到！”福格回答道，同样简洁明了。

此时是8点半。离开“亨利埃塔”号后，福格坐着车到达圣尼古拉旅馆，然后以最快的速度带着阿妩达、万事通坐上了船。至于警探菲克斯，他是一步也不离开福格的。所以此时，他也被福格邀请坐上了船，而且是免费的。福格用极为平静的心情做好了这一系列工作。无论身处怎样的情形，他这种沉静安详的处事作风从来都不曾改变过。

“亨利埃塔”号驶离港口时，4名旅客早已上船了。

这段行程是此次环游旅程的最后一段。当万事通得知这次航行

的费用时，他的喉咙控制不住地发出了“啊”的一声。这一声拖了很长很长，从一切半音阶上滑过，经历了高音、低音直至哑音，这才停了下来。

至于菲克斯，此时他心里正在想这个案子，即便将来能顺利结案，英国银行势必也要有一些损失的。当他们到达英国之后，即使福格不会再把钱扔到海里，他旅行袋里也已经少了7000多英镑。

第三十三章 福格处变不惊

经过一个小时后，“亨利埃塔”号经过哈德逊河口的灯船，绕过桑迪-胡克，终于驶入大海。整整一天里，这艘船快速向东方行进，只是它要时刻关注着长岛上的警示标志，并且时刻保持特定的距离。

第二天，也就是12月13日的中午，有一个人走上驾驶台的测定方位。你也许会猜测这是斯皮蒂船长。不，他是福格。至于斯皮蒂船长，此时被牢牢锁在船长室，出去不得。他快要被气得疯掉了，正在舱室里大叫大嚷。

这件事再明显不过了。福格的目的地是利物浦，船长不愿意去，福格只好同意去波尔多。船开始行驶后，福格在接下来的30个小时里，充分发挥了英镑的优势。船上的水手、司炉等所有船员，多多少少会有徇私舞弊的想法，并且因为他们一贯与船长不和，如今很顺利地站到福格这一边。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福格正在指挥航行而斯皮蒂船长却被锁在船舱里，以及“亨利埃塔”号目前行进的方向是利物浦这两个问题了。不过，看着福格指挥航行时的一举一动，可以确定他曾经做过海员。

这会造成什么后果呢？后边我们会讲到。现在，阿妩达嘴上虽然没有说什么，其实她担心不已。至于菲克斯，仍然是一头雾水。万事通则认为这事处理得再合适不过了。

斯皮蒂船长曾经说过，“亨利埃塔”号一个小时可以跑11~12海里，现在看来，他所言不虚。

假如——如此多的“假如”都集中到了这一刻——假如天气很好，假如东风没有刮起来，假如船不发生故障，机器没有任何毛病，9天内——从12月12日到21日，“亨利埃塔”号一定能行驶3000海里，也就是从纽约到达利物浦。但是说真的，到了英国后，假如把之前英国银行的失窃案件和劫持“亨利埃塔”号的案件合并在一起，福格一定会吃不了兜着走的。

开始的几天里，“亨利埃塔”号行驶得顺风顺水。风浪很小，西南风不断地吹着，扬起群帆的“亨利埃塔”号真的像是横渡大西洋的客船，这主要借助于前后两张大帆的推动力。万事通兴奋得要命。他激动于主人的这个好办法。至于结局会怎么样，他却一点儿都没有想过。像万事通这样的小伙子，船员们是见都没见过的，因为他总是喜气洋洋、蹦蹦跳跳的。万事通也殷勤地对待水手们，水手们最惊讶的莫过于他那翻筋斗的特技了。他总是对他们说着好听的话，并用上等的酒款待他们。为了答谢万事通的盛情，水手们都很努力地工作，个个都像是绅士。司炉们也不觉得劳累了，工作起来全都像是英雄。大家全都被万事通感染了，因为他的情绪太乐观了。此时的万事通已经忘记了所有的烦恼，连危险也被抛到了九霄云外。因为他的心中只想着一件事，那就是目的地。他时而也会表现得很着急，好像在他内心点燃了“亨利埃塔”号的锅炉。这个不错的小伙子也会来到菲克斯的身边，不断地踱着步子，似乎他的肚子里装满了想和菲克斯说的话，但他只是盯着菲克斯，什么也没有说。尽管他们两个一度还曾是朋友，如今却已经没有任何交情可言了。

菲克斯呢，现在真的是一头雾水了！强夺“亨利埃塔”号、收买

船员，这个福格全然像是一名老练的水手，现在在船上干着活儿。这些奇怪的事情一件接一件地发生，菲克斯完全如坠云里雾里。该如何办呢？他此刻没有一点儿主意！可是，无论怎么样，既然福格这个家伙可以干出盗窃5.5万英镑的事情来，现如今劫持这条船自然也不在话下了。所以，菲克斯坚信福格是绝不可能前往利物浦去的，他拥有“亨利埃塔”号的使用权，是为了到一个地方去。在那个地方，这个盗窃犯将化身成为海盗，也将永久逍遥法外！我们要理解，依照情理，他的分析还是很有道理的。如今，警探后悔莫及，他后悔自己怎么坐上了福格的贼船呢！

在船长室中的斯皮蒂船长还在不断地发着火。万事通负责照顾船长的饮食，尽管他性格倔强，但还是遵照主人的要求，小心谨慎地做着这件事。再来看一下福格，他仿佛已经忘记了还有一名船长在这艘船上。

轮船在行驶中遇到了一段很难前行的地方，就是新地岛附近，那天是12月13日。此地常常有浓重的雾气弥漫在空中，并且风势猛烈，尤其在冬季更甚。昨天晚上，晴雨表的水银柱骤然下降，这预示着天气马上就要发生变化了。在13日晚上，跟预料的一样，气温降得更低了，风向也发生了改变，东南风代替了之前的西北风。

屋漏偏逢连阴雨。为了保持原航线不变，福格只得选择把船帆卷起，并加大马力向前行驶。但因为天气的改变，不管做何努力，船还是放慢了前行的速度。船头不断承受着滔天巨浪的冲击，风浪前后的翻滚也让船身不断晃动，大大降低了前行的速度。越来越猛烈的海风眼看就要成为飓风，“亨利埃塔”号被海浪打击得几乎要翻船了。但是，假若为了避开飓风把船开到别的地方，也可能会遇到无法预料的灾难。

天气变得更加阴暗了，万事通的神情也跟着发生了变化，如今

他感到无比忧愁。这两天来，恐惧一直伴随着这个诚实的年轻人。可是，福格作为一名勇敢的海员确实当之无愧，与大海搏斗是他的强项，他自始至终没有停止对船只的指挥，而且他不情愿让船只慢下来。当有巨浪打来时，显得无力的“亨利埃塔”号向浪峰驶去，然后穿行在巨浪之下，此时海水便会把整个甲板都冲洗一番。不过幸运的是，船依然行驶过去了。有时候，船尾会被像大山一般的巨浪抬得高高的，这时，从水下露出来的螺旋推进器会发生空转——快速而又剧烈，可是船只仍旧毫不停歇地前行着。

实际上，大风要比人们猜测的弱一些。此次刮的飓风速度在每小时90英里以下。它只是一般意义上的强风。可不幸的是，风向没有发生变化，一直从东南刮向西北，而且毫不间断，这样船帆也就派不上用场了。但就目前形势来看，只有船帆才能保证船只的快速前进。

这一天是12月16日。算起来，自打福格从伦敦出发，至今已经是第75天了。总体看来，“亨利埃塔”号至今还没有出现让人放心不下、耽误行程的故障。现在差不多已经行驶了一半行程，最艰难的地方也已经过去了。假若现在是夏季，那就胜利在望了，可如今偏巧是冬季，只能接受这个不好季节的操纵了。万事通虽然沉默不语，可他的内心却充满了希望。他觉得固然没有顺风助力，但机器还是可以帮忙的。但是，当天有人在甲板上找到了福格，那是船上的一名机务员，他和福格谈了一番话，情绪显得无比激动。不知为何，也许是一种直觉，万事通觉得有些莫名的忧虑。他急切希望能听到他们谈话的内容，如果能用一只耳朵集中起两只耳朵的听力就好了。他最终听到了几句，其中有主人说的一句：“你确定刚才说的情况吗？”

“先生，我十分确定，”机务员说道，“您肯定还记得，咱们

开船以来一直把火烧得很旺。从纽约到波尔多，如果始终烧小火的话，这些煤还是足够的。但如果从纽约到利物浦一直烧大火，很明显就不敷使用了。”

“哦，我先想一想。”福格答道。

万事通搞明白了，原来是煤不够使了，这让他担忧不已。

“啊，如果福格先生能把这个问题解决掉，那他简直太神通广大了！”

之后碰到菲克斯，万事通忍不住把这件事说了出来。

“是吗？”菲克斯咬牙切齿地说，“你还相信咱们是要去利物浦吗？”

“肯定啊！”

“笨蛋！”菲克斯耸了耸肩，就离开了。

万事通反复回想着“笨蛋”这个词，不明白菲克斯是什么意思，便猜测他是郁闷到了极点才这么说的吧。要知道，作为一名警探，笨头笨脑地跟着假想的盗窃犯环游地球一周，怎能不叫人懊恼，怎能不让人觉得颜面尽失呢？倒霉的菲克斯！想到这儿，万事通不禁乐了。

如今福格会采取什么样的办法呢？这就难以预料了。但是，就目前的情形，这个做事沉着的绅士已经有了好主意。当晚司机被找了过来，福格对他说道：“把火烧得旺些，让马力开到最大，继续前行。煤被烧尽后，我们再想办法。”

片刻后，一股股浓烟重新从“亨利埃塔”号的烟囱里冒了出来。

轮船仍旧向前行进着，以目前所能达到最快的速度。可是，与机务员预料的一模一样，经过2天后，12月18日，福格得到了机务员送来的消息，煤快被烧完了，今天晚上就没有烧的了。

“火不要变小，”福格向他说道，“恰恰相反，如今仍然要把火烧到最大，只要还有煤可烧，机器就要继续运作。”

当天，快到正午时，福格找来了万事通。之前他刚把水的深度测量了一下，并确定了船的方位。现在，他让万事通去请斯皮蒂船长过来。这个年轻人接到了命令，感觉自己此刻仿佛是要去给一只老虎打开铁笼。到了后舱，他在思索：“我猜想，那老头儿一定会大动肝火的！”

与预料的一样，几分钟后，有个人大喊大叫、骂骂咧咧地蹦到了后舱的甲板上，甲板上顿时像是丢下了一个炸弹。这个人就是斯皮蒂船长。很明显，他的爆炸就在一瞬间。

“我们现在在什么地方？”斯皮蒂船长歇斯底里地喊着。这是他开口说的第一句话。实事求是地说，这么一个实诚的人假如现在一不小心中风昏厥过去，并且是心中怀着这股气愤劲儿，那他一定永远醒不过来了。

“我们现在在什么地方？”他又重复了一遍，气得面部都变成了紫色。

“还有770海里就到利物浦了。”福格无比冷静地说道。

“海盗！”斯皮蒂叫嚷着。

“船长，我请您来……”

“你就是个海盗！”

“我请您来，”福格继续说道，“是想买下这艘船，希望您能同意。”

“我不同意，哪儿凉快你哪儿待着去，我绝不出售！”

“因为我将要烧掉这艘船。”

“你说什么？烧掉这艘船？”

“对，船上的煤已经被烧完了，现在最起码要烧船上的设备。”

“天哪！你要把我的船烧了？”斯皮蒂船长大声嚷叫，他现在已经说不出话了，因为他太生气了。“5万美元也买不来我的这艘船！”

“给，这6万美元给你！”福格说道，并且拿着一大沓钱给了船长。福格的这个计策所起的作用是神奇的，至少斯皮蒂的表现就体现了这一点。这6万美元让任何一个美国人看了都会心动。刹那间，斯皮蒂多日来的愤怒消弭于无形，他似乎忘记了自己这几天被软禁的事，忘记了对福格的一腔仇怨。要知道，这桩买卖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艘船他在20年前就开始使用了。斯皮蒂这颗“炸弹”彻底熄灭了，因为他的引线已经被福格取掉了。

“请您把铁船壳留给我吧。”船长说道，语气相当柔和。

“我不但会给您留下铁船壳，还会留下船上所有的机器。船长，那咱们这个买卖就成交了？”

“成交了。”

那一沓钱被斯皮蒂船长抓了起来，他清点了一下数额，然后放进了袋子里。

看到此情此景，万事通的脸都白了，他是被吓到了。菲克斯也即将昏倒了。到如今，将近2万英镑已经被福格挥霍掉了。这还不算，铁船壳和机器还被他无偿赠送给了斯皮蒂，这相当于斯皮蒂又白白获得了一艘船的所有费用！当然，这个家伙完全不放在心上，因为银行那5.5万英镑都已被他盗走了！看着斯皮蒂装好那沓钱，福格又说道：“先生，希望您能理解我的举动。我需要在12月21日夜8点45分到达伦敦，否则我将白白失去2万英镑。我在纽约没能按时坐上船，而您又不愿意帮助我去往利物浦……”

“这桩买卖让我心满意足，”斯皮蒂提高嗓门说，“被关上几天，最起码我能挣4万美元。”

然后，他继续说道：“我对您说，如今我有个感觉……啊，我不记得了，船长，请问您姓什么？”

“福格。”

“知道了，福格船长，我最大的感觉就是‘美国佬’的派头在您身上表现得很明显。”

斯皮蒂认为这些话是在有意奉承，便如此这般对福格说了，随后他便离开了。可是，福格仍然追问了一句：“那我现在就是这艘船的主人了？”

“那是自然，说话算话，从顶端到底部，一切‘木料’都是属于您的！”

“行，我要烧炉火，麻烦您去安排，船舱里的一切门窗以及家具，我希望统统能被劈碎。”

很快，船员们依照机器马力所需要的量，把这些木柴都烧了起来。一天下来，尾楼、工作室、客舱、船员宿舍、下甲板都被烧得干干净净。

第二天，12月19日，桅杆、桅架以及船上的备用木材统统被烧光了。帆架也被放下来，用斧头劈碎了。船员们全都卖力地干着，那场面让人叹为观止。万事通一个顶十个地干着活儿，他不是用刀来劈，就是拿斧来砍，或者是用锯来锯。这场破坏活动简直达到了疯狂的状态。

12月20日，船几乎被烧光了，被烧掉的有舷木、挡板、水面以上的木头设备以及超过一半的甲板。“亨利埃塔”号已经成了一副空壳。

当天，船上的人们可以远远看见爱尔兰海岸和法斯奈特的灯塔了。可是，直到夜里10点，“亨利埃塔”号才从昆斯敦驶过。如今，离福格计划要到伦敦的时间，仅仅剩下一天一夜了。眼下，

“亨利埃塔”号急切要做的，是用最快的速度驶向利物浦。可是，这位胆子够大的绅士的愿望却得不到满足，因为锅炉里的蒸汽太少了。

“福格先生，”斯皮蒂情不自禁地替福格担心起来，他走过来对福格说道，“我很为您着急啊！照现在的情形，一切情况都很不利！这才刚到昆斯敦的外海。”

“啊！”福格说道，“昆斯敦的位置就是前面我们能看见灯光的地方吗？”

“对。”

“咱们能进港吗？”

“还有3个小时，这还是最快的时间，我们要进港只能等涨潮时。”

“那就等等吧！”福格以极平静的语气说道。此时此刻，他将克服一切困难，不过他没在脸上显露出一丝与以往不同的神情。

在爱尔兰海岸，昆斯敦是其中的一个港口。由美国驶出，途经大西洋，最终到达欧洲的船只，来到这里后就把邮件卸下。这些邮件通过搭快车的方式被运到都柏林，然后再搭快船被运往利物浦。照此行程，与海运公司相比，就能提前将近12个钟头到达。

采用这样的办法就让来自美洲的邮件快了12个钟头，福格也打算使用这个办法。原本“亨利埃塔”号只能等到明天夜里到达利物浦，如今他明天中午就能赶到了。所以，他到达伦敦的时间就不会晚于明天夜里8点45分了。

凌晨1点时，“亨利埃塔”号迎着满潮驶进了昆斯敦港口。斯皮蒂满心喜悦地与福格握手告别。福格给他留下了一艘光秃秃的铁壳船，而事实上这艘船的价值依然不少于3万美元。

大家很快下了船。此时菲克斯有个冲动，那就是将福格绳之

以法，但是他克制住了！他似乎在反复思索着什么。难道他是想成为福格这一边的一分子吗？或许是他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无论如何，菲克斯是不会对福格置之不理的。1点半时，菲克斯跟随福格一行人在昆斯敦坐上了火车。天刚开始亮，他们就来到了都柏林，然后及时坐上了轮渡汽船。此地的渡船行驶速度非常快，犹如钢梭一般，因为这种船上全都是机械装备。在浪头上飞奔起来的渡轮轻轻松松地跨过爱尔兰海峡时，船身无比轻盈、平稳。

12月21日，在利物浦码头，福格终于上岸了，此时是11点40分。从这里出发到伦敦，只需要6个小时。

就在这时，菲克斯来到了福格身边，他一只手按住福格的肩膀，另一只手出示了逮捕证。

“您是菲利亚·福格先生吗？”他问道。

“我是，先生。”

“现在，我以女王陛下的名义正式通知您，您被捕了！”

第三十四章 万事通抓到了讥讽菲克斯的机会

福格被关押在利物浦海关大楼的一个房间里。在这里待上一宿之后，他将被押往伦敦。

福格被警探逮捕的一刹那，万事通试图拼上去阻拦。不过，有几个警察过来拉开了他。阿妩达当时就被吓蒙了，她一头雾水，不明白突然而至的暴行是怎么一回事。万事通对她讲述了事情的缘由。她的救命恩人是多么正直和善良，如今却被误认为是窃贼而抓了起来。阿妩达认为这些纯属诬陷，她的心里恼怒到了极点。可是她又感到束手无策，眼泪止不住地流淌。

菲克斯则认为抓捕福格是自己的职责，于他本人而言，没有其他的选择。至于福格有罪与否，则要看法院的最终裁判。

万事通正在懊恼不已，突然一个念头猛然跳入他的脑海，让他觉得找到了造成眼前局面的导火索！我错就错在没有把菲克斯的真实身份透露给福格。既然菲克斯曾经告诉过我他是警探以及他的任务，我为什么没让主人知道呢？如果福格先生知道了，他肯定会用有力的证据证明自己的清白，让对方知道这是误会。如此一来，福格就不用替他垫付旅行费，那么这个警探也不可能随行了。我猜，菲克斯一路上想的都是到达英国后马上实施逮捕。他就是个害人精！意识到自己犯下了大错，万事通追悔莫及，也开始跟着阿妩达一起流泪。他甚至痛不欲生，恨不能一头撞死！

万事通和阿妩达冒着严寒守在海关大楼外面，久久不愿离开，只求能与福格再见上一面。

那么福格现在是什么状态呢？不消说，他肯定绝望透顶，要知道，这是一种功败垂成的绝望。他都已经看到黎明的曙光了，却横遭失败。这一次，他输得片甲不留，已经没有办法弥补这个损失了。他是12月21日11时40分到达利物浦的，距离他计划到达改良俱乐部的时间仍有足足9个小时15分钟，而乘坐火车前往伦敦仅6个小时就够了。

在海关大楼的一个房间里，福格纹丝不动坐在一张长条凳上，这是任何一个走进这间房屋的人都能看到的情景。福格安静的神情让我们感觉他似乎并不惊慌。是不是他如今仍能操控局面，一定会获得成功呢？我们不得而知。可是现在从容坐在那里等候的，确实是福格啊！还有什么事需要他等候吗？他还心存侥幸吗？在他被投入这个房间的那一刻，他是否仍坚信自己能圆满完成这趟环游计划呢？

我们无法探究福格的心理活动，只能看到他把自己的钟表稳妥地摆放在桌上，然后目不转睛盯着走动的指针。福格始终一言不发，只是静静地看着表。

不管怎样，这一次真的是糟糕到了极点。尽管没人能说得清福格到底在想些什么，我们却可以断定：假若福格是位正派人物，他就真的被搞垮了；假若福格就是个窃贼，他已经被绳之以法了。

他是不是还在想着怎么逃出去呢？他是不是要把这个想法付诸行动呢？或许我们会作出这样的猜测，因为他此刻正在屋里来回转悠。可是，窗户上焊着牢固的铁栏杆，门也被锁得很严实。最终，他重新回到了长条凳上。一张环游地球的计划表还在他的皮夹里，他将它拿了出来，看到计划表最后记着：

到达利物浦时间：12月21号，周六。

他又写了点东西，顺着“周六”的下边，他写道：

上午11点48分，第80天。

然后，他就继续等着。

1点的钟声敲响了，是海关大楼的大钟发出的。福格校对了一下时间，发现自己的表快了2分钟。

2点的钟声响了！如果此时他能坐上车，当然是快车，他就能按计划于8点45分前抵达改良俱乐部！他的眉头微微皱了一下……

屋外出现一片吵嚷声，然后是开门的声音，此时是2点33分。接着，万事通、菲克斯说话的声音陆续传进了福格的耳中。他的双眼忽闪了一下，可以看出他的情绪有了变化。

房门打开了，福格看到有人向他跑了过来，是阿妩达、万事通和菲克斯3个人。菲克斯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头发像麻线一般乱蓬蓬的，看起来狼狈不堪，话也说得不利索。

“先生，”他磕磕巴巴地说，“先生……您……您要宽恕我……就是因为那个窃贼长得和您太相像了……3天前那个贼已经被抓住了……您……您可以走了！”

福格自由了！他走到菲克斯跟前，双眼直勾勾地盯着这个警探，然后出其不意给了菲克斯一拳。

“打得棒！”万事通喊道，然后他又讲了一句调皮的刻薄话，真是法国人的做法。他说：“嗨，瞧啊！这才是正宗的英国拳术啊！”

挨了一拳后，菲克斯倒在了地上。他一声不吭，这是他自食其果。从海关离开后，福格与阿妩达、万事通迅速坐上了一辆马车。没多久，他们就来到了利物浦车站。

福格下了车，马上去咨询还有没有开往伦敦的快车……现在的时间是2点40分……快车在35分前已离开车站了。

福格只能寻求专车了。

车站倒是有几辆快车，然而一时半会儿却走不了，因为铁路方面明文规定，专车只能在3点钟之后使用。

好不容易熬到了3点，福格和司机沟通了一番，并承诺了一笔奖金。随后，福格和阿妩达、万事通坐上了快速驶向伦敦的火车。火车要在5个半小时内从利物浦赶到伦敦，前提是途中不出任何意外，否则就会晚点。结果火车真的在途中出现了几次耽误，所以，当他们到达终点时，伦敦市的所有钟表都指向了8点50分。

他失败了！

第三十五章 万事通迅速去执行福格的指令

第二天，塞维尔街的左邻右舍没人知道福格已经回来了，因为他的房子没有丝毫动静，门窗照常紧闭着。事实上，离开车站后，福格安排万事通去买些食物，然后就带着阿妩达回了家。

直到现在，福格还保持着镇定与从容，尽管他已经输掉了整个赌局。他全输了！要不是那个该死的菲克斯警探，他未必会输！要知道，从伦敦出发开始，福格就始终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他小心谨慎地清除了无数障碍，有惊无险地克服了不少困难，并且还挤出时间，在途中做了些善事。可是，在离成功仅一步之遥的时候，祸事却突然而至，让他功亏一篑。他无法收拾眼前的残局，似乎将一蹶不振。这真是一个无法想象的结果！犹记得80天前出发时，有那么多的钱带在他的身上；而现在，他身上剩下的钱则少得可怜。在巴林兄弟银行里，他还存着2万英镑。不过，这2万英镑也即将归那些改良俱乐部的会友所有了。就这次打赌而言，即便福格最终成功了，他也不会多少盈利，因为他在旅途中花费了很多钱。很明显，福格愿意打赌是为了荣誉，而不是为了从中得到多少钱；可如果他输了，就注定会倾家荡产。况且，如今的形势已经很明朗，他已经输了。福格明白接下来该去做什么。

阿妩达在福格家里住了下来，福格为她找了一个房间。从福格的话里话外，阿妩达感觉到福格正在筹划着一个让人难过的方案，

这让她伤心不已。

事实上，谁都明白，这个孤僻的英国人一旦钻起牛角尖来，难保不会选择一种极端的方式作为自己的出路。因此，万事通尽管表面上不动声色，却暗中关注着他的主人。不过，这个年轻人做的第一件事，是先回自己的房间，关上已默默工作了80天的煤气龙头。因为在信箱里，他看到了煤气公司寄来的缴费通知书。

一夜无话。福格一如既往地睡了，但没人知道他到底有没有睡着。阿妩达则一晚上都不曾睡着。至于万事通，他犹如一条忠实的家犬一样守在福格的房门口，以防有什么意外发生。

第二天，万事通去为阿妩达准备午餐，并为福格准备了一杯茶和一片烤面包，这是主人交代给他的事情。福格的全部精力都要用来解决事情，因此他没有办法陪阿妩达吃午餐和晚餐了。阿妩达对此很能理解，并没有丝毫的抱怨。福格打算在楼上待上一整天，晚上再和阿妩达谈一谈。

主人已经布置好了一天的安排，万事通需要做的就是去认真执行。望着依旧面无表情的主人，万事通不愿意从这个房间退出去。他承受着内心的煎熬和良心的谴责，因为在他看来，铸成如今无法挽回后果的根源就在于他。万事通始终认为，是自己的疏忽大意导致了福格的失败。难道不是吗？如果他能及时把菲克斯的身份揭穿，福格就不会带着菲克斯一起前往利物浦，当然也就不会出现……

万事通伤心得要命。

“主人啊！我的福格先生！”他痛苦地说道，“这些是我犯下的错！您责骂我吧……”

“我谁也不埋怨，”福格说话的语气很平静，“你出去吧。”

从主人的屋里走出后，万事通来到了阿妩达的房间。传达完主人的吩咐，他继续说道：“夫人，我如今感到束手无策！我没法缓

解他的心情，或许您可以……”

“他怎么会因为我而有什么改变呢？”阿妩达回答道，“我是丝毫不可能让福格先生有任何改变的！我对他有一万分的感激之情，他了解吗？他明白我的心中所想吗？亲爱的朋友啊，请你立刻回到福格先生的身边，守在那儿，别离开他。他说今晚想和我谈一谈。”

“是的，夫人，我猜是要谈论您将来在英国居住的事情。”

“那好，我晚上去找他。”阿妩达回答道。很显然，她也在认真考虑着什么。

这个周日的一整天，塞维尔街上福格的居所始终静悄悄的，犹如没有人住在这里。国会大厦的钟楼敲响11点半的钟声时，改良俱乐部里没有出现福格的身影，因为他压根儿就没有去。从他搬进这个房子算起，这种情况还是破天荒第一次出现。

对这位绅士来说，再次回到改良俱乐部还有什么意义呢？这会儿，那里应该没有等候他出现的会友了吧。因为昨天，也就是12月21日，在决定他命运的晚上8点45分，他本该出现在改良俱乐部的大厅里，然而他没有，这已经足以证明他输掉了打赌。至于存放在巴林兄弟银行的2万英镑，他也没有必要再去取了。跟他打赌的那些人只需要拿着他开具的支票，到巴林兄弟银行办理一个简单的过户手续，2万英镑就会转到他们的户头上。

如今，福格因为没有出门的理由，索性就待在了家里。他一直在自己的房间里整理自己的物品。在位于塞维尔街的这所房子里，唯一楼上楼下奔跑、忙碌着的，是忠实的万事通。他希望时间过得快一些，赶紧到晚上。他时不时会来到主人的房间门口，仔细听里边的动静。万事通要求自己时刻保持警惕，不能有丝毫的马虎大意。并且他认为自己的职责就是通过门锁的小孔，悄悄观察房间里

的情况。在担心之余，他偶尔也会想起那个菲克斯警探。不过，他会很快回过神来，集中精力保护好主人，因为菲克斯不值得他再记恨。他明白，一切出于误会，对福格产生误会的不但有菲克斯，还有其他的人。至于菲克斯一路跟踪抓捕福格，他只是在尽自己的职责而已，但我万事通又干了什么呢？这种想法让他痛不欲生。他认定自己就是罪魁祸首。

最终，因为觉得自己内心太受煎熬，万事通来到了阿妩达的房门口，敲响了房门。进屋后，他便看见了一脸愁容的阿妩达，万事通一言不发地坐在墙角，呆呆地看着阿妩达。

接近晚上7点半时，万事通得到了主人的吩咐，去问阿妩达此时是否有时间和福格见上一面。没多久，阿妩达就出现在了福格的房间门口。

壁炉旁边有两把椅子，福格和阿妩达面对面坐了下来。福格脸上的表情还是无比平静。环游地球一周后的福格，依旧保持着他的安详与宁静，一如之前从伦敦离开时的样子。

足足有5分钟的时间里，他只是坐着，没有开口。最终，他艰难地仰起了脸，看着阿妩达说道：“夫人，我想请求您的原谅，因为是我把您带到了英国。”

“福格先生，我……”阿妩达的心在猛烈地跳动。

“我想要告诉您的是，”福格继续说，“当时您的处境很危险，我当时手里还有些钱，所以我作出了把您带走的决定。因为当时我有一个想法，就是分给您一些我自己的财产。如果那样，您就可以非常悠闲、幸福地生活了。但如今，我已经一无所有了。”

“福格先生，我清楚这些，”阿妩达说，“我特别想问您一句话，请您一定要告诉我。也许只有上帝知道，我在旅途中是您的累赘。或许正是因为这样，您的时间才被耽误了，从而导致了您如今

的破产。我想请求您的原谅，可以吗？”

“夫人，印度不是您的容身之地。只要您待在那里，那些宗教极端分子一定会再次抓走您的，只有选择离开，您才会安全。”

“福格先生，是您将我从让人恐惧的死神手中救了出来，但是您仍觉得不够，您还想让我在这里过安定的生活。”

“是的，夫人，”福格回答道，“不过这只是我的一厢情愿，事情的发展和我的计划完全背道而驰。现在我的财产已经少得可怜，我想送给您，请您一定要同意，这点财产可以供您以后生活时使用。”

“那您怎么办呢？福格先生，将来您怎么生活呢？”阿妩达问道。

“夫人，不必考虑我，”这位绅士平静地回答，“我不需要这些钱财。”

“那么，先生，您怎么应付眼前的困局呢？”

“该怎么着就怎么着吧。”福格说。

“但是，”阿妩达继续说道，“像您这样的绅士是不会山穷水尽的。或许，您的朋友……”

“夫人，我没有朋友，一个都没有。”

“那别的亲人呢？也没有吗？”

“没有，我也没有一个亲人。”

“福格先生，我真是为您伤心，我知道孤独是多么令人痛苦。这么说，因为没有任何亲人和朋友，您的痛苦就只由您一人来承担了？人们常说，一份痛苦让两个人分担，就成了半份痛苦。”

“夫人，您说得对，是有这样的话。”

“福格先生，”阿妩达离开座位，向福格伸出手，说道，“您是否愿意接纳一位朋友和亲人？我想做您的妻子，你同意吗？”

阿妩达的话刚落音，福格也离开了椅子。一种与往常不同的光亮闪现在他的眼里，他的嘴唇不由自主地颤动起来。阿妩达凝视着

福格，她的眼睛妩媚迷人，从中流露出诚恳、直率、坚定、温柔的情感。之前为了营救她，面前的这位绅士历尽艰险。现在为了他，她无所畏惧，什么事情都愿意做。阿妩达含情脉脉地看着福格。刚开始，福格感到有些突然，随后他的心便被阿妩达的目光浸透了，因为阿妩达的目光太美丽了。有那么一会儿，好像是为了躲避，福格闭上了自己的双眼，以阻止阿妩达的眼神把他的内心看透……然而，当他重新睁开眼睛时，他掷地有声地说道：“我爱你！真的，说真心话，当着上帝的面，我愿意起誓：我爱你，我的整个身心都是属于你的！”

“啊！……”阿妩达激动地说，仿佛她的心脏要跳出来似的。

福格在房间里打铃叫万事通。很快，万事通就来了。当看到阿妩达的手紧紧握在福格的手心里，万事通便了然于胸了。因为太高兴，他的那张大脸此时显得又圆又红又亮，仿佛是热带地区地平线上的夕阳，大放光彩。

万事通听到主人询问他现在是不是太晚了，因为他想让万事通现在去趟马利-勒坡纳教堂，邀请萨缪尔·威尔逊神父为他和阿妩达主持婚礼。

万事通笑得合不拢嘴，这个消息太令人兴奋了。

“一点儿都不晚！”他回答道。这会儿刚8点零1分。

“不过，要举办婚礼的话，得等到明天，明天是星期一。”万事通补充道。

“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选择在明天举办婚礼，可以吗？”福格问阿妩达。

“没问题，就选择明天吧！”阿妩达毫不介意。

随后，万事通就飞奔着出了门。

第三十六章 福格股票止跌大涨

12月17日那天，一个名叫詹姆斯·斯特朗的人在爱丁堡被逮捕了。他是个名副其实的窃贼，英国国家银行丢失的5.5万英镑就是被他偷走的。这件事在当时英国的舆论引起了怎样的波动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了解一下吧。

就在3天前，福格还作为盗窃案件的嫌疑犯受到警察当局的努力追捕。现如今，人们已经一致认为他是个正派人物，一位用80天完成环球旅行的绅士。

现在，各大报纸对此众说纷纭。曾经有人用福格环游地球的成败作为赌注，他们早已把此事忘得一干二净，但是如今他们又开始行动了，个个都像是走火入魔似的。曾经打赌时的契约全都重新生效了，值得一提的是，现在的这场赌博较之前的那场更甚。在股票市场，菲利亚·福格又成了最热门的名字。

3天来，福格的5位改良俱乐部牌友都忧心忡忡。他们似乎已经忘了还有福格这个人，可如今他们不得不起了他！现今的福格呢？他会在什么地方呢？一直到12月17日——警察拘留詹姆斯·斯特朗的日子，从福格离开伦敦算起，他已经走了76天，如今却毫无消息！他已丧命了吗？还是他自认失败了？抑或是他仍在按照计划的线路进行环游地球？或许，在12月21日——也就是星期六——晚上8点45分，他会如一尊“精确之神”，出现在改良俱乐部大厅门前吗？

在这3天中，英国上流社会的人都是无比忧虑的。如果想要准确地在笔下体现出来，那完全是办不到的。为了获知福格的落脚处，他们把电报发向美洲和亚洲；一天到晚，福格在塞维尔街的房子被人严密地监视着……遗憾的是，他们一无所获。那位倒霉的警探菲克斯如今也失去了踪影，就连警察局也没有他的消息。可是，虽然还没有福格的任何消息，丝毫不影响那些打赌的人，他们仍然用福格的成败来赌输赢。并且，打赌的范围一天比一天加大，犹如在跑马场，福格就是那匹快马，他与终点的距离近在咫尺。曾经牌价是100：1的“菲利亚·福格”股票如今在不断地上涨，先是20：1，此后是10：1，最后是5：1了。半身不遂的阿尔比马老伯爵更是疯狂，他买下这种股票的价格竟然是1：1，但他心甘情愿。

就在星期六，也就是12月21日的晚上，帕尔-马尔大街上挤满了人，就连它附近的几条大街也是如此。那些股票经纪人挤在改良俱乐部附近，仿佛已经在此地扎下了根。这里的交通完全堵塞了。争论声和喊叫着“菲利亚·福格”股票牌价的声音此起彼伏，一如其他英国股票在买卖时的场景。公众秩序一片混乱，就连警察也无法控制了。人们的情绪越来越兴奋，也越来越激动，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距离福格计划返回俱乐部的时间越来越近了。

当天从上午9点开始，5个人便齐刷刷地坐在改良俱乐部的大厅里。他们便是福格的5位赌友：银行家约翰·叙利旺和塞缪尔·法伦丹，工程师安德鲁·斯图尔特，英国银行董事会董事戈捷·拉尔夫，啤酒批发商托马斯·弗拉纳根。他们坐在座位上，每个人的脸上都挂着焦虑。

首先站起来的是安德鲁·斯图尔特。大厅里的挂钟已经显示此时是8点25分了，他说道：“各位先生，20分钟后，就到福格先生和我们约定的时间了。”

“最后一班从利物浦的车到达的时间是几点？”托马斯·弗拉纳根询问道。

“7点23分，”戈捷·拉尔夫回应道，“直到深夜12点10分下一班车才能到。”

“先生们，是这样的，”安德鲁·斯图尔特接着说，“假如7点23分那班车上有菲利亚·福格的话，在这之前他就会到达俱乐部了。所以，我们现在可以认定他绝对是输了。”

“别急，别急，现在就下论断还为时过早，”塞缪尔·法伦丹接着话茬儿说，“你们都了解，福格先生是个奇怪的人。所有的人都知道，他做事的风格一贯是既稳妥又准时。无论要到什么地方去，最早和最晚的都不会是他，他到达的时间总是恰如其分。今晚，就是他在我们约定期限的前一分钟到达，我都会认为很正常。”

“但是，我不同意，”安德鲁·斯图尔特一贯都神经兮兮的，他说，“我怎么也不相信他能准时回来。但是最终会是什么结果，我会拭目以待的。”

“说真心话，”托马斯·弗拉纳根接着说，“菲利亚·福格是个不自量力的人，从他和我们打的这个赌就可以看出来。无论他聪明到何种地步，一定会出现一些耽搁行程的困难，那将是他始料不及和无法阻挡的。假若出现两三天被耽搁的情况，他这次环游地球的计划就一定会一败涂地的。”

“另外，我还有一点需要特别指出，”约翰·叙利旺继续说，“电报局遍布在菲利亚·福格环游地球的旅途中，但是有关他的消息，我们却一无所知。”

“先生们，他失败了，”安德鲁·斯图尔特说道，“他百分之百失败了！何况你们也是知道的，要从纽约准时准点抵达利物浦，只有‘中国’号这艘邮船供福格搭乘。但是，昨天这艘船就已经到

港了。看，这些旅客名单里根本没有出现‘菲利亚·福格’这个名字，这是《航运报》公布的。假使福格先生拥有好运，如今他能到达的地方最多也只是美洲！根据我的推算，他一定不能按时返回。他能回来的时间最少也是在20天之后，至于那个阿尔比马老伯爵嘛，他的5000英镑也会输掉的！”

“什么都不用说了，”戈捷·拉尔夫回应道，“明天我们就拿着福格先生的支票到巴林兄弟银行去，到时候就可以直接把钱取出来。”

此时，大厅里的钟表又走到了一个新的时间——8点40分。

“只剩下5分钟了。”安德鲁·斯图尔特说道。从他们的举动就可以看出，这几位先生的心率此时一定比平时加快了许多，因为他们一个个都不时地拿眼去瞟其余的会友。无论如何，即使是经常出入赌场的人，也会有这样的感觉，毕竟这次打赌的胜负意义重大！不过，这些绅士都努力让自己表现得泰然自若。塞缪尔·法伦丹提出打牌的建议，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同意，很快他们都在一张牌桌前坐了下来。

安德鲁·斯图尔特边坐边说：“赌注中属于我的那一份，无论如何我都不会出让的，哪怕给我3999英镑，我也不会出让4000英镑的赌份儿！”

此时大钟的时间是8点42分。这些绅士虽然手中拿着牌，但双眼却没有离开过大钟。即使他们已经有八九分的胜算，可是这短短的几分钟，却让他们感到无比漫长！

“已经8点43分了，”托马斯·弗拉纳根一边说着，一边把牌倒了一下，那牌已经被戈捷·拉尔夫洗过了。

然后，大厅安静了下来。在俱乐部的大厅里，好似一切都静止了，毫无声响。但是，俱乐部外边就不同了，人声嘈杂，时而还

有尖锐的喊声夹杂其间。和任何时候一样，时钟一秒一秒、嘀嗒嘀嗒、准确无误地走动着。他们的耳膜被震动着，每一个人都能数出大钟每一秒的嘀嗒声。

“8点44分了！”约翰·叙利旺大声说道，一种激动的情绪从他的话语中透露出来。只要再过1分钟，他们就胜利了。安德鲁·斯图尔特和他的会友们把手里的牌甩到桌上，开始数钟声了，一秒一秒地数着！

第40秒安然无事地度过了！第50秒钟到了，仍旧不见人影！

第55秒钟时，俱乐部的外边突然沸腾起来，而且声音越来越大，此起彼落，连续不绝，有如雷鸣般的声音，有掌声和欢呼声，甚至其中还有咒骂声。

这5位绅士全部离开自己的座位，站了起来。

第57秒的时候，大厅的门被打开了。还没等第60下的钟摆敲响，菲利亚·福格就进入了大厅，他是被一群热情过度的群众簇拥着进来的。

福格用他那平静的声音说道：“我回来了，先生们。”

第三十七章 福格虽然没有赢得金钱，却收获了幸福

完全没错！菲利亚·福格回来了。大家也许不曾忘记，在晚上8点5分之际，也就是福格他们抵达伦敦将近25个小时后，万事通按照主人的安排去教堂找萨缪尔·威尔逊神父，邀请他第二天来主持福格的婚礼。

那时，万事通兴奋地离开了家。一路上，他连走带跑。到了神父那里，他发现神父不在教堂。他只好在那里等候，可是20分钟过去了，神父还没有出现。最终，万事通在8点35分离开了教堂，向主人家里走去。从教堂出来时，他是什么形象呢？帽子不知去了何方，头发也乱了，仿佛是一堆凌乱的稻草。他飞奔着，飞奔着，奔跑的速度简直是无人可及。在人行道上，凡是跑过的地方，就像是刮过了一阵风，来来往往的路人被撞倒的，不知道有多少个。

仅仅用了3分钟的时间，万事通就像箭一样射进了福格塞维尔街的居所。他气喘吁吁，一句话也说不出。

“发生什么事了？”福格问道。

“主人……”万事通上气不接下气地说，“结婚……办不到。”

“办不到？”

“明天……办不到。”

“原因呢？”

“原因就是……明天……是星期日。”

“明天是星期一。”福格纠正道。

“错了……今天……是星期六。”

“星期六？不是的！”

“是的，星期六，就是星期六！”万事通高声嚷道，“您把日子算错了，差了一天，之前的24个小时是我们提前到的时间……如今只有10分钟时间就到期限了！”

万事通一边说着话，一边提起福格的衣领，拉起主人就跑了起来。

福格被万事通从房里拖了出来，又出了大门，他连思考的时间都没有。他们快速来到一辆马车上，福格承诺会奖励车夫100英镑，让他尽快赶往改良俱乐部。途中有两只狗被马车压死了，另有5辆马车也被他们撞坏了。

当福格出现在俱乐部的大厅时，大钟的指针正指向8点45分……在80天的时间里，福格真正做到了围绕地球环游一周！

菲利亚·福格成功了，他也成功地获得了2万英镑！

此时大家就奇怪了，福格怎么会算错时间呢？他可是个精明之人。在12月20日，也就是星期五，他已经抵达伦敦了，从他离开伦敦到他返回伦敦，他历经了79天，但他怎么会把时间算成是12月21日星期六夜里呢？

答案很明了，他把时间算错的原因就是：

在这次旅行中，福格“无意中”占了一天的便宜，也就是24个小时。因为他安排的旅行方向是自西向东，如果他走的是相反方向，那他就会吃亏24小时。现实是福格在旅行途中一直向东，所以他每时每刻都是在迎着太阳前进。每经过一条经线时，他看到太阳升起的时间就提前了4分钟。我们知道，地球被分作 360° ， 360 乘以4分钟，得数恰好是1440分钟，即24个小时。福格“无意中”占得一天便宜，就是这样来的。也就是说，在向东的旅行中，假如福格看到了80次的日出，住在伦敦的他的那些同僚看到的日出次数会比他少

一次。如此一来，今天是星期六，而非福格认为的星期天；也正是星期六，在改良俱乐部里，他的那些同伴才会等候着他。

接下来要说万事通的那只大银表了，它可是立了大功。因为万事通的固执，这个银表始终保持着伦敦时间，而它不仅能准确地指出几点几分，还能精确地显示日期和星期几！

的确，2万英镑的赌注归福格先生所有了。但在这次旅行中，他的花费也将近1.9万英镑，如果从利益方面考虑，他获得的简直少得可怜。但是，我们在前边就已清楚，这位奇怪的绅士之所以愿意打赌，纯粹是为了争得荣誉，并没有想从中获得多少利益。最终他也把剩余的1000英镑送给了他忠实的仆人——万事通和那个倒霉的非克斯。至于这位警探，福格先生肯定是不记恨他的。不过，按照福格先生的办事原则，他依然扣除了万事通由于疏忽而白白烧掉的1920小时的煤气费。

当天夜里，福格如以往一样沉着冷静，他对阿妩达说：“夫人，对于我们的婚事，您如今有没有别的想法？”说话时，福格依旧是喜怒不形于色。

“福格先生，”阿妩达回应道，“这个问题其实应该由我来问，您昨天一无所有，但如今又富有了……”

“夫人，您不要说了，如今您就是这些财产的主人。结婚的事情是您向我建议的，就因为这样，万事通才去找了萨缪尔·威尔逊神父，我才被告知算错了时间，因此……”

“我亲爱的福格……”阿妩达说道。

“亲爱的阿妩达……”福格回应说。

此后发生的事就没有说下去的必要了。48小时后，福格和阿妩达举行了婚礼。万事通欢呼雀跃地担任了阿妩达的证婚人，此时的他神采奕奕、红光满面。他有资格获此荣耀，要知道当初为了救下阿妩达，他可是奋不顾身的。

但是，第二天一早，黎明还没有完全到来之时，福格的房门就被他的仆人敲开了。

房门打开了，福格依旧面无表情。

“万事通，发生什么事了？”

“先生，是这样，刚刚我才想到……”

“想到了什么？”

“其实只需要78天，我们就能绕着地球环游一周了。”

“的确是这样，”福格继续说，“不过，前提是我们不经过印度。但如果不经印度，我们也就不会去解救阿妩达，那么现在她也成不了我的妻子……”

说到这里，福格就轻轻地关上了房门。

菲利亚·福格赢了赌局。在80天的时间里，他真正做到了绕着地球环游一周！回想福格这一路的旅行，轮船、火车、马车、游艇、大象、雪橇和商船都是他所乘坐过的交通工具，真是五花八门，样样都有啊！在这次环游地球的旅行中，这位奇怪的绅士表现出了异于常人的沉着冷静和准确判断事情发展的才能。最终的结局呢？经过了这次千里迢迢的远行，他有收获吗？是什么呢？

他什么也没有赢到，可以这样说吗？或许吧，假如不把那位美貌动人的阿妩达计算在内的话。而正是由于阿妩达，福格才确信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大胆猜想一下，将来人们没准儿可以用更少的时间来完成环球旅行吧？

感谢

本书在翻译过程中，得到了侯焯、包芬芬、王媛媛、沈巍、李娟、马丽、尹丹、张洁、李贝林、董良敏、樊猛、徐明皓等人的帮助，在此对他们表示由衷的感谢！

心灵成长经典伴读

第二辑

- | | |
|------------|-------------|
| 《安徒生童话》 | 《神秘岛》 |
| 《格列佛游记》 | 《地心游记》 |
| 《格林童话》 | 《八十天环游地球》 |
| 《伊索寓言》 | 《小鹿斑比》 |
| 《一千零一夜》 | 《秘密花园》 |
| 《木偶奇遇记》 | 《水孩子》 |
| 《爱丽丝漫游奇境》 | 《青鸟》 |
| 《金银岛》 | 《长腿叔叔》 |
| 《吹牛大王历险记》 | 《草原上的小木屋》 |
| 《格兰特船长的儿女》 | 《西顿野生动物故事集》 |

第一辑

- | | |
|------------|------------|
| 《小王子》 | 《鲁滨孙漂流记》 |
| 《爱的教育》 | 《老人与海》 |
| 《简·爱》 | 《昆虫记》 |
| 《绿野仙踪》 | 《汤姆·索亚历险记》 |
|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 | 《海底两万里》 |
| 《傲慢与偏见》 |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
| 《安妮日记》 | 《童年》 |
| 《小妇人》 | 《名人传》 |

 中国妇女出版社

- 网址：www.womenbooks.com.cn
- 全国妇联主办的中央级综合性出版社
- 核心产品：亲子家教、孕产养育、大众生活、女性读物
- 屡获“中国图书奖”等国家荣誉
- 不懈追求一流出版物之卓越品质

责任编辑：门莹

封面设计： 尚世视觉



上架建议：经典名著/青少年读物

ISBN 978-7-5127-1099-3



9 787512 710993 >

定价：26.00元